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20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約翰・温達哈姆著/葉振聲譯



國語注音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20

THE DAY OF THE TRIFFIDS

J. WYND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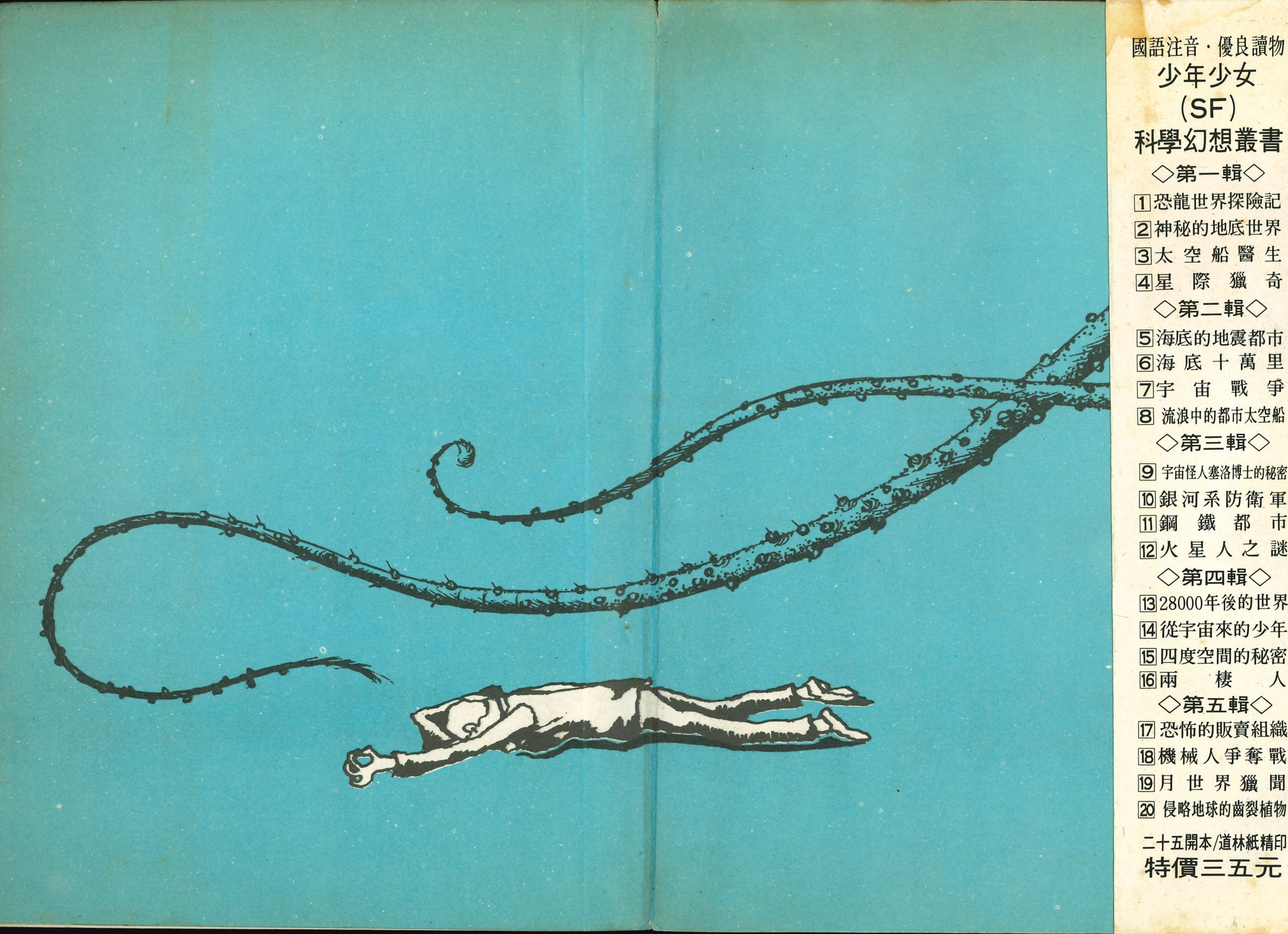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　大衆書局　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　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　發行者　大衆書局　發行人　王餘德　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　印刷者　美光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塩埕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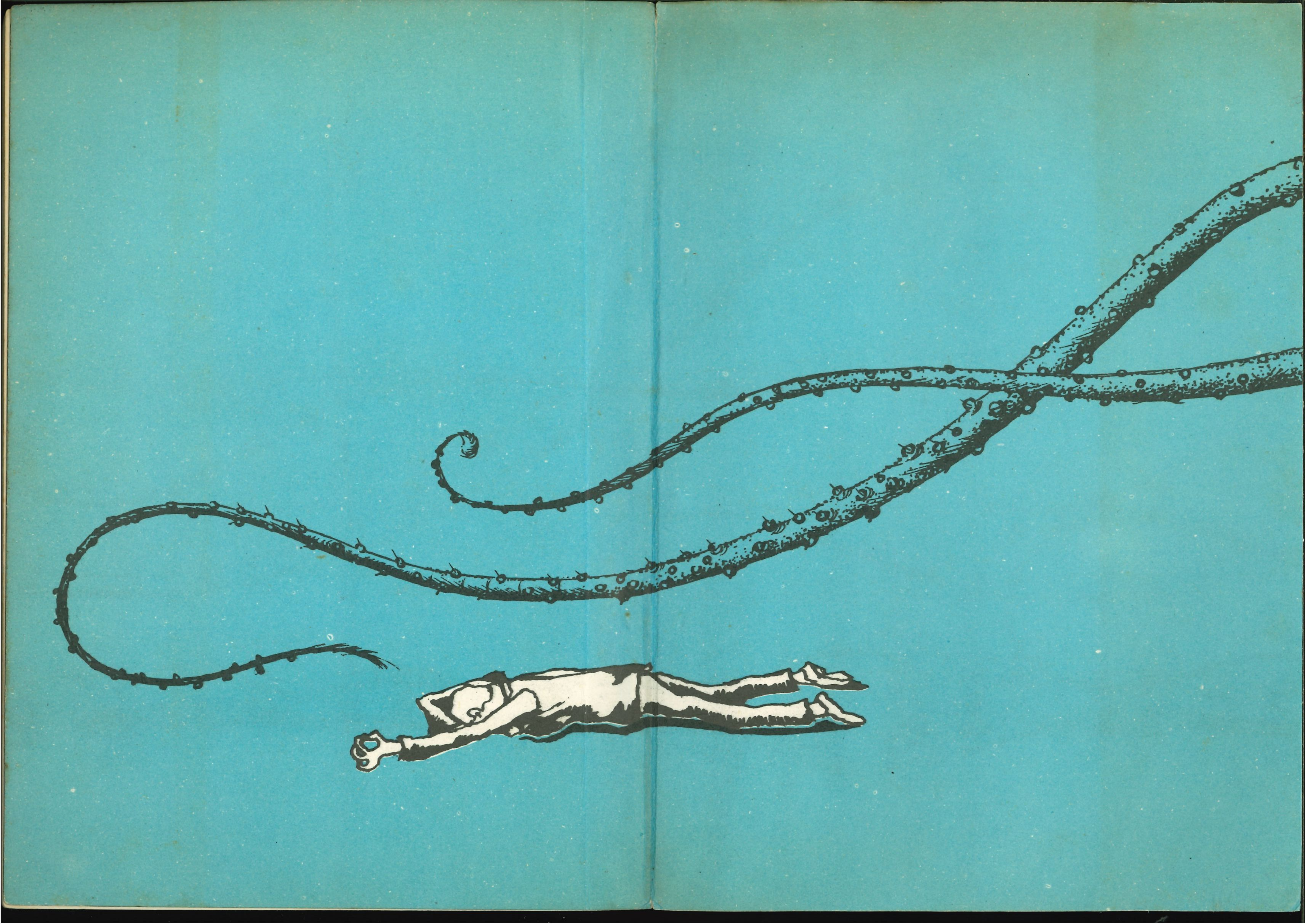
67. 7 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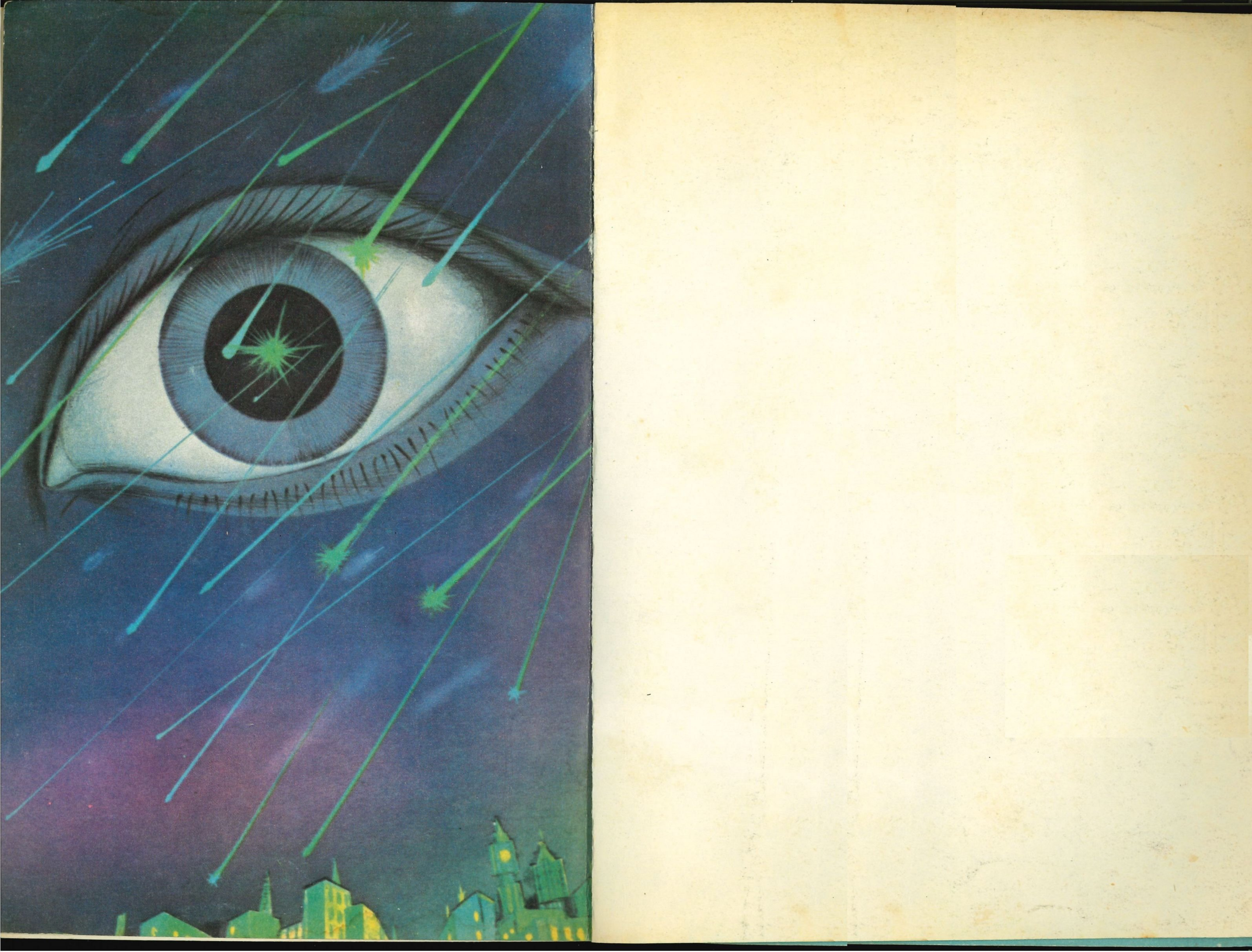
譯者：葉振聲

特價三十五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第一輯◇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船醫生
4 星際獵奇
◇第二輯◇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第三輯◇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11 鋼鐵都市
12 火星人之謎
◇第四輯◇
13 28000年後的世界
14 從宇宙來的少年
15 四度空間的秘密
16 兩棲人
◇第五輯◇
17 恐怖的販賣組織
18 機械人爭奪戰
19 月世界獵聞
20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二十五開本/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前言

我們一直相信，人類自古所辛苦創造而來的文明社會，是不致於突然破滅的；同時也認為科學技術的發達，將能帶給人類美妙的未來。

然而，我們已經感覺到，由於核子武器的出現以及公害問題的發生，科學技術的發達將有把人類趕進滅亡途徑之憂。

人類並非機器人，而是與自然共同生存的一種生物罷了；倘若自然環境遭受破壞，或是肉體上產生缺陷，它將無法繼續生存。

例如，基於某些原因，全世界的人類絕大多數都變成瞎子的話，怎麼辦呢？如果眼睛看不見，人類是無法支撐這個文明社會的；不僅如此，甚至想生存下去都很困難呢！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乃是描寫人類在一夜之間變成瞎子，而齒裂的食肉植物則乘機侵襲人類，這是一種充滿夢般之世界性科學幻想小說。

原作者 *John Wyndham*

約翰・威恩達姆於一九〇三年出生在英格蘭沃利庫夏州的米加姆。在從事過農業、法律、商業美術、政府、軍隊等工作之後，開始編寫小說，而於一九五一年以『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三尖裂之日）首次躍上文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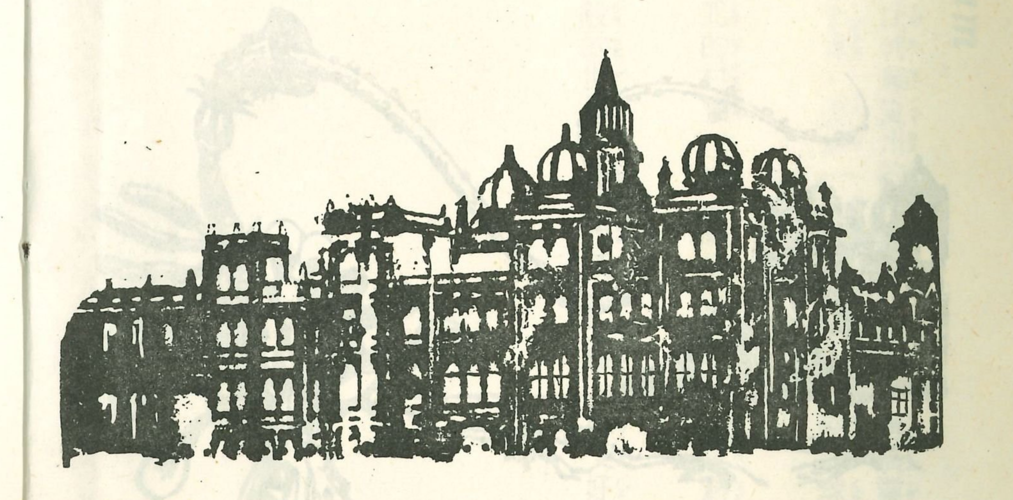
此後又繼續發表了『海魔的甦醒』、『被詛咒的村鎮』、『時光之祕密』等等科學奇幻小說；於一九六九年三月逝世。

其作品大多以富於逼真的筆調，來描寫惡夢般的世界；在現代英國文學中深受好評。

目錄

侵略地球的齒裂植物

THE DAY OF THE TRIFFIDS





幼年版

希頓動物故事

描寫生長在大自然中的動物機智和冒險的名著

(英)安尼斯托普遜・希頓著

(共八冊) 每冊二十元四冊盒裝八〇元

大衆書局印行

作品介紹

「希頓動物故事」對自然的觀察非常敏銳，充滿着趣味性，全篇洋溢着對動物的喜愛之情。在科學教育和情操教育並重的幼年期，本書確是值得一讀的好作品。

國語注音・彩色插圖

1. 灰熊的一生 林壽祿譯
   附：野猫奇弟／烏雅大將銀星
2. 狼王羅伯 林壽祿譯
   附：少年與大山猫／鋸齒耳的兎子
3. 銀狐狸的故事 郭一淞譯
   附：野馬巴斯塔克／麻雀南蒂
4. 旗尾松鼠的冒險 郭一淞譯
   附：答拉克山的大熊／小軍馬
5. 山峰之王克拉克 張彥勳譯
   附：奇爾達河的洗滌熊／獵熊犬彼利
6. 信鴿阿爾諾 張彥勳譯
   附：小泡泡／小野鴨歷險記
7. 名犬比果 葉振聲譯
   附：小熊喬尼／聰明的克尤特
8. 沙漠山丘的雄鹿 葉振聲譯
   附：咚谷的圍巾雷鳥／奔馳原野的狐狸



風靡世界・幼年讀物

流星之夜

五月七日星期二，地球通過慧星尾部。

那一天，在倫敦的上空，從黃昏開始即看到綠色的閃光。

收音機的播音員，在六點的新聞報導上報導流星群的消息。

「不久，夜空上將被無數的流星雨所覆蓋；這是非常漂亮的景緻，各位決不要錯過這難得的宇宙奇景。由於流星群的影響，長距離的短波接收可能會受到干擾奇景，所幸對於本新聞所播送的中波卻沒有影響。

然而，各位在收音機的實況報導中，將無法充分觀賞流星群的奇妙美景，請各位務必去到外面，或是從屋頂、窗口仰望夜空，欣賞這地球上最偉大的火花大會吧！」

其實，並無需這麼樣勸誘；倫敦裡的所有人們，早已抬頭仰望天空了。

即使在辦公街的聖瑪利醫院裡，醫生、護士自不待言，連病患們也都從病房的窗口，欣賞著流星之雨。

雖然如此，可是，卻只有我不得不專心聆聽收音機的解說；因爲我兩眼包了繃帶之故。

我的名字叫做比爾梅遜。

年齡三十歲。

職業是歐洲食用油公司的植物研究員。

一星期以前，我在公司的食用植物栽培場中，被齒裂植物的毒液碰上眼睛，而被抬進醫院來。

齒裂植物是可做爲食用油原料的植物，其葉柄前端形成長長的鞭狀形，上面長滿了有毒的利毛。

齒裂植物的毒性非常劇烈；進入眼睛會失明，進入體內有時亦會喪失生命。

所幸，我自幼時常被齒裂的毒鞭子所刺，因此已具某種程度的免疫性。

而且，由於急救得快，可免於失明。

「在第八天拿掉繃帶時，眼睛將能像原來那樣看得清清楚楚才對。」

醫生說。

然而，就在第七天的晚上──明天終於能取掉繃帶的晚上，流星雨卻出現了。

我限於一日之差，而錯過了觀賞奇妙宇宙現象的機會。

沒辦法，我只好在個別室的病床上，聽取收音機的解說。

這時候，護士小姐端來晚餐，並告訴我流星雨的情形。

「現在，天空佈滿了流星；其綠色亮光，使得每個人的臉色看起來都有點帶青呢！此時大家都正在外面觀賞。時而會有刺痛眼睛那種光亮，而且體積又大的東西，把附近變得像白晝一般。

大家都說，這種情形乃前所未見，的確是奇妙的景緻；那種情形無法看到，實在可惜呀！」

「的確很遺憾呀！」

我呻吟地說。

「我們爲了讓病床上的病患們也能看到流星，便把病房裡的窗簾全部打開了；要是沒有敷著繃帶的話，你也能夠從這裡看到美麗的夜空……。」

護士小姐興奮地說。

「外面大概很熱鬧吧！」

「是啊！好幾萬人去到公園或空地上觀賞！在屋頂上也擠滿了人呢！」

「流星還繼續著嗎？」

「嗯，怎麼辦才好呢？不過縱使今天拿掉繃帶，我想醫師們也不會讓你觀看流星的；拿掉繃帶的眼睛，是必須慢慢地使其習慣於光亮的。像剛才那些流星亮度實在太強了…把整個房間都照成綠色一般；不能看到那般景緻，實在是遺憾。」

護士小姐同情一番之後便離去了。

我又繼續傾聽收音機。播音員的解說，只有「美妙的景色」、或「世上奇異的現象」等語的重覆而已。

不久，宇宙火花大會似乎接近尾聲了。

「地球在以後幾小時中，將脫離流星群；尚未看到的人，請趕緊出去看看，否則，錯過這個機會將會終生遺憾。」

播音員一再地強調著。

想看而又無法看到的人，怎麼辦才好呢？

我生氣地關掉收音機的開關。

對眼睛失明的人來說，雖然白天也和夜晚一樣，可是，仍然一到夜晚即想睡覺，而一到天亮便睜開眼睛。

我一面聽取四周的吵雜聲，一面躺在床上，不知不覺地便睡着了。

恐怖的早晨

第二天早晨，當睜開眼睛時正好鬧鐘響了。

鈴…。

八點了。

五月八日星期三的上午八點。

附近靜悄悄，有如星期天一般，寂靜得鴉雀無聲。

我總覺得情形有點奇怪。

要是平常的話，護士小姐總在七點三分就要洗我的臉，整理床舖四周，並端來早餐。

而今天已經八點，卻沒看到任何人。

難道護士小姐們昨晚觀賞流星太過疲倦，還繼續睡着嗎？

我的肚子已餓得咕咕作響了。

再說，今天對我而言可是個重大日子，亦即拿掉繃帶之後，檢查眼睛能否看見的日子。

我摸索地找尋通知護士室的按鈴，足足地連續按了五秒鐘之久。

若在平時，立即會從內線電話機傳來「有何貴事嗎？」的回答。

今天早上不管我怎麼等，竟聽不見護士小姐的聲音。

難道護士室裡一個人也沒有嗎？

我注意傾聽了一會兒。

外面的情況也有些兒奇怪，完全沒有一點聲響。

這家聖瑪利醫院乃是位于辦公街的十字路口，車馬聲從早到晚不絕於耳。尤其在早晨八點左右，幹活人們的脚步聲以及喧嚷聲，在病房裡也能聽見。

今晨這些聲音全然消失，整個城市就像死亡一般，寂靜得鴉雀無聲。

我逐漸害怕起來，正由於眼睛看不見，因而更加擔心不安。

「也許是道路修補，醫院四周禁止通行吧！」

我很想稍微挪一挪眼上的繃帶，唯繃帶從鼻頭上一圈圈地捲至腦後，根本無法輕易挪開。

雖說如此，然而要解開繃帶卻是害怕的！當了一個多禮拜的瞎子，實在拿不出重新嘗試視力的勇氣。

我又再次按鈴，比剛才按得還要久，但仍然沒有回音。

「護士小姐在幹什麼呢！這實在太沒責任了！」

最後我終於忍耐不了，掀開被單走下床，摸索著橫越病房，並把臉從房門伸到走廊叫道：

「喂！麻煩你們準備早餐來呀！四十八號的呀！」

開始時什麼也沒發生，爾後才聽到衆多而又齊聲叫嚷的聲音；到底說些什麼並不太清楚！好像正在播放群衆瘋狂吵嚷的錄音帶似的。

霎那間，我打了一個寒戰。

「這裡是聖瑪利醫院嗎？大概不會是我在睡覺時，被移送到精神醫院來吧！」

我急忙關上房門，又摸索地回到病床上。

這時候，在樓下的道路上發出恐怖的哀叫聲，使人聽了心幾乎要窒息一般，那種聲音連續三次地在空中長繞而去。

我顫抖著身體，汗水滲到繃帶下方。

的確發生了什麼恐怖的事情，再此下去，獨自一人被留在黑暗之中，眞叫人忍受不了。

發生什麼事呢？若不立刻證實，就像要發瘋一般。

「反正繃帶是今天要拿掉的。」

我下定決心。

醫生的做法我大致知道，首先我走下病床，摸索地放下窗戶的百葉窗。

接著取下安全別針，慢慢捲起長繃帶，然後悄悄地睜開眼。

四周微微昏暗，東西的形狀尚可模糊看出來。

「看得見，看得見呀！」

我安心地叫著。此後只要慢慢地使眼睛習慣于白天的亮光便可以了。

我在微暗的病房裡檢查一番，以證實床下，或房間的角落，是否隱藏有可疑的東西。

我把椅背緊靠在房門的把手下面，以防止任何人進來。

在床舖下面的櫃子上，放有一付黑眼鏡；大概是為我準備的。

我一戴上黑眼鏡便走近窗邊。

從百葉窗的空隙可以看見下面的道路，有兩個男人正在走著；兩人均以戰戰兢兢的步伐，一步一步確定之後才慢慢踏下的方式走著。

天空異乎尋常地晴朗，甚至遠處房子的屋頂也清晰可見。其緣由立即可知，因為任何一隻煙囱都沒有煙。

我打開衣櫥一看，我的衣物整齊地掛著；一穿上它，心情便逐漸穩定下來。

接下來我必須知道醫院變得如何。

我打開房門走到走廊上。

遠遠傳來人們的叫嚷聲，同時，好像有腳步聲微微地靠近來。

我走在整列個人病房的走廊上，然後再轉到更為寬廣的走廊。

從陰暗處出現了一個男人，穿著黑色上衣，値條西褲，外面再穿上白衣服；他一定是醫院裡的醫療人員。

他為什麼緊貼著牆壁，摸索地前進呢？

「喂喂！」

我發出了聲音。

白衣男子停住腳，回頭轉向我這邊；他的臉上全無血色，非常胆怯的樣子。

「你是誰呀？」

「我叫比爾梅遜，是四十八室的病人……。由於覺得情形有點奇怪，所以從病房出來……。」

「你眼睛看得見嗎？」

「嗯，和以前一樣看得很清楚，今天本是拿掉繃帶的日子，可是卻沒有人來，於是我就自己動手了。我覺得很順利，我……。」

突然，對方打斷了我的話。

「請帶我到辦公室去，我非立刻打電話不可。」

這句話並未打動我的心弦；難道醫院裡的人還不能獨自在醫院中行走嗎？

「拜託你吧！我的辦公室在五樓的西棟，房門上寫有名字—索姆遜醫師。」

「這裡到底是哪邊呢？」

我詢問道。打從被抬進這間醫院時，我便一直看不見，能看到醫院的內部，今晨還是頭一次。

索姆遜醫師左右擺動著頭，焦躁地說：

「這裡是哪邊你還用問我嗎？你不是長有眼睛嗎？一看也該知道我是個瞎子啊！」

索姆遜醫師的眼睛分明張得大大的，而且一直注視著我這裡。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今天早晨自醒來之後，便盡是一連串不知緣由的事情。

「請等一等。」

我環視著四周，在昇降梯旁的牆壁上寫有大大的「5」字；這裡就是五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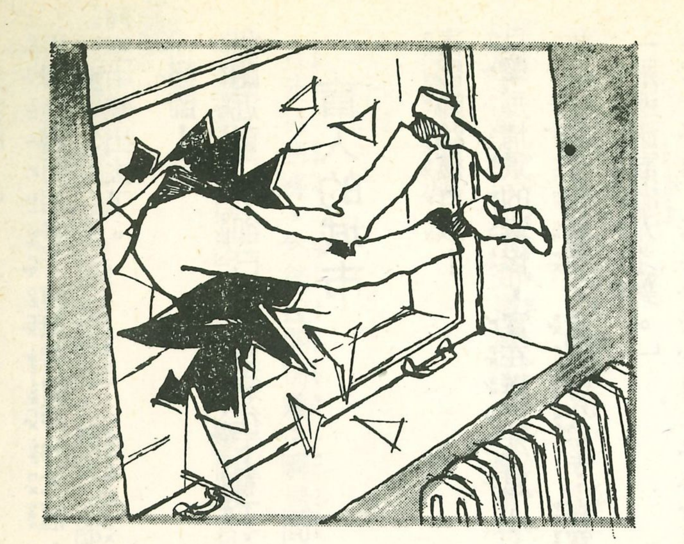
回到索姆遜醫師身邊，我把位置告訴他。

「好，那麼請拉住我的手臂，然後轉向右邊⋯在第二個轉角左轉，到了第三個門就是了。」

「我知道了。」

我按其所說，拉著索姆遜醫師的手臂走了；在找到辦公室之前，沒有碰上任何人。

一走進辦公室，我便把索姆遜醫師帶到桌子旁邊，交給他電話聽筒。



索姆遜將聽筒附在耳邊，沈靜了一會兒；然後焦躁似地按著鍵子。

「沒有用，打不通。」

在其臉上浮現出絕望的臉色。

索姆遜把聽筒放在桌子上，向我問道：

「請問，我現在面向那個方向？窗戶在那邊呢？」

「在你背後。」

我說：

「是嗎？」

索姆遜醫師轉向背後，將雙手伸出慢慢地走著。

「這裡吧！」

索姆遜醫師用雙手摸撫著窗戶的木框，往後退了一步；接著突然撲向窗戶，撞破玻璃，而向空中飛出去了。

「醫師！」

我跑近窗口，卻已沒有勇氣往下看了；因爲這裡是大樓的第五樓。

盲人的城市

盲醫師跳樓自殺！

目擊那情景的淒慘，實在難以平息。

我抑住噁心的感受，走出辦公室；在寬廣的走廊盡頭，可看到病房的房門。

「那邊應該有人才對。」

房門一打開，房間裡微暗著。大概是昨晚流星火花大會完畢之後，便把窗簾拉上的。

房門旁邊的病床上，睡著一個男病患。

我問他說：

「護士小姐呢？」

「不在呀！已經叫了好幾小時，卻一點消息也沒有，對不起，請你打開窗簾好嗎？這麼暗的話，實在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啊！」

男患者說道。

「好的。」

我走近窗邊，然後拉開窗簾；瞬息間五月的驕陽照進整個病房。

這裡是外科病房，約有二十幾個患者；全部都躺著；其大部分都是脚受傷，也有切斷一隻脚的。

「請不要一直玩弄著窗簾，趕快全部打開吧！」

同樣的聲音說道。

我轉過頭看著房門旁邊的床鋪；膚色微黑的男子趴在床鋪上，把臉朝向我這邊…明亮的窗戶方向…

在其他鋪位上的患人，大家也都睜大著眼，目不轉睛地注視我這邊。和索姆遜醫師同樣！大家都變成瞎子了！

我大吃一驚。雖然甚覺可憐，卻也毫無辦法。

「窗簾鉤住了…打不開，我去找會修理的人吧！」

我如此說著，便逃出病房。

電梯不動了。

下了樓梯，走到下一樓。

「這裡或許有正常的人」。

我鼓起勇氣窺探其他的病房。床鋪全都空著，只有兩個穿著睡衣的男人躺在地上。一個口裡吐血，整個臉血跡斑斑的死掉了；另外一人好像腦充血似的，臉上痛苦地抽筋著，也已經斷氣了。

其他患者大概已逃出病房了吧？

我又折回到樓梯，再也不想窺探其他的病房。於是一階一階地下去，在轉角的角落上躺著一個穿睡衣的男人，頭部裂開一個大洞；好像是從樓梯上滾下去的。

好不容易來到前門的大廳。大廳上零亂地散落著拖鞋，到處也可看到血跡。

「對了。」

我想起來了，最初打開四十八號室的房門時所聽見的羣衆吵嚷聲；或許是突然失明的患者們，為了想往外求助而擁擠在這裡的吧！

那一定是渾身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情形。

我覺得有如作了惡夢一般，立刻從正門的入口處走到外面。醫院的庭院上全無人影。門外的巷子裡露出酒家的招牌；那是名叫「雅拉美」的店。

我走進店裡面，客人一個也沒有；忽然，有個男人的聲音從裡面的櫃枱傳過來。

「混蛋，又是杜松子酒！」

接著，喀噹一聲，響起玻璃破碎的聲音。

原來是喝醉酒的男人，打開酒瓶嗅一嗅味道，又丟棄在地面上。

「我想喝一杯……。」

我作聲說道。

「你是誰呀？」

那男子警戒似地問道。

「從醫院來的。」

「醫院的人？沒有聽過這種聲音呀！眼睛看得見嗎？」

「看得見呀！」

「你真幸運。醫師，請到這邊給我找出威士忌的瓶子好嗎？」

「我不是醫生，我是患者啊！」

我一面這麼說：一面從櫃子裡拿出威士忌酒，打開瓶蓋，連同酒杯交給那男人。

「謝謝！」

那男子突然將嘴貼在瓶子上，咕嚕咕嚕地喝起來。

「那樣喝會醉的啊！」

經我一提醒，那男子便自暴自棄地說：

「我想喝到倒下去爲止，你不知道原因嗎？我是個瞎子，是個睜眼瞎子啊！不管哪個人都是睜眼的瞎子，除了你之外！爲什麼你沒變成瞎子呢？」

「這，我也不知道呀！」

「全都是那些流星呀！就是那些綠色流星的傑作，由於它的影響，大家都變成睜眼瞎子。昨天晚上你看過那些流星嗎？」

「沒有。」

「大概是吧！因爲你沒看到那些綠色流星，所以才沒有變成瞎子。其他的人全都看了，以致都變成瞎子。不管怎麼說，都是那些流星害的啊！」

「你說大家都變成睜眼瞎子？」

我一面把白蘭地倒進自己的杯子，一面問道。

「是啊！大概全世界的人都這樣…除了你之外。」

那男子又嘴對瓶地喝著威士忌；從嘴邊流出的威士忌沾濕了襯衫。

我問他說：

「你是這間酒家的老闆嗎？」

「是的。」

「白蘭地三杯多少錢？」

「不要記那些事吧！已經快死的人了，還要錢幹嗎？」

「你身體不是很健康嗎…看起來不像是快要死的人呀！」

「不，喝完這瓶威士忌我就要去死了；變成一個睜眼瞎子，活著有什麼樂趣呢？」

那男子對我嘆了一口帶有酒味的氣，又繼續說：

「內人比我還有胆量，一知道自己和孩子們都變成睜眼瞎子時，便扭開房間的瓦斯開關。我卻沒有與妻子兒女同生死的胆量，而獨自逃到樓下的酒家來。如今由於威士忌的刺激，我也產生了勇氣；等會兒我就要回到太太與孩子們的地方…充

滿瓦斯的房子。」

不久，那男子一手握著威士忌酒瓶，摸索地爬上樓梯，而消失在樓上了。

我並未加以勸阻，即使勸阻，那男子的決心大概也不會改變吧！

喝完了剩餘的白蘭地，我也走出酒家。

我並沒有想到那裏的目標，僅僅想更清楚地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街上毫無人影，一切寂靜得讓人有點心寒；唯有髒穢的報紙，被風吹得發出咔吵的聲響而已。

難道世界上的人，眞的都變成睜眼瞎子了嗎？

倫敦已變成一個盲人之城了嗎？

果眞如此，便是這個世界的末日了。

從倫敦出生，且在倫敦生活，三十年的歲月，又在我心中短暫地復蘇了。

步行的植物

孩童時代，我住在倫敦郊外；父親是個在財政部服務的優良會計師，他希望獨生子的我

也能成爲一個會計師。

然而，我從小學開始，數學的成績便不太理想；說穿了，與其面對書桌讀書，倒不如在院子裡照顧花草要來得快樂些。

有一天，我在樹籬笆的角落，發現到奇異的植物；那植物高約一點二公尺左右，根部分成三節，細長的葉柄筆直地從木質樹幹長出來。

「這是什麼植物呢？」

我用食指與姆指拿著綠色的葉子看看；那是種皮質的短葉子。葉柄的前端形成漏斗似的形狀。

「那裏面究竟長得怎麼樣呢？」

我想窺探看看，卻因個子矮而無法看到。

這時候父親來了，便把我抱起來。

像羊齒新芽一般所捲起的蔓鬚，從圓錐狀的漏斗底下突出約五公分左右，好像有點黏黏的；在漏斗底下，有好幾隻蒼蠅似的小蟲正在掙扎著。

這種不知名而奇怪的植物，已經在全世界中分佈，並且悄然無聲地繼續成長著。



不久之後，這項世上不可思議的消息，也被報紙刊登出來。

「在中南半島上發現有步行的植物；這種植物會自然而然地移出根部而跨步行走。」

最初，此則新聞只被認爲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可疑報導；因爲在報界方面經常爲了使版面生動，而揑造一些世上罕有的消息刊登在海外新聞欄上。

然而，「步行植物」的消息，一一地從斯瑪拉卡，波爾諾，比屬剛果，巴西，以及其他所有的熱帶地方傳開來。

如此一來，再也不能當做「揑造」來處置了。

新聞攝影記者進入熱帶地方，攝取了「步行植物」的眞面目。

有關那種新聞電影，我曾在城裡的電影院裡看過。

超過二公尺高的綠色植物羣，滿滿地映在銀幕上。

「哎喲!?和我在院子裡所看到的植物一樣啊……」

我非常驚訝。院子裡的那些植物，不久也能長過二公尺以上吧！

解說開始了。

「這是在厄瓜多爾所發現的步行植物，現在這些植物們正全部出來遊玩；請觀賞這些鬼

怪植物的行進吧！

當觀看這種情形的時候，我湧起了美好的想法；如果我們將芋頭好好地加以訓練，或許芋頭能夠自然又迅速地從旱田裡走到廚房的鍋子裡去。」

我拼命地望著銀幕。在步行植物的軀幹上有長著像鬚根似的細毛，軀幹下方分成三部，把軀體支撐在離地面約三十公分的地方。

其行走方式就像拿著拐杖走路的人一般；三隻腳當中有兩隻滑向前，剩餘的一隻則再跟進。

長形的葉柄在每隻腳上，激烈地前後搖擺，予人卽將要折斷的感覺；雖然看起來笨拙，但其步行速度卻與人類大致相等。

我忽然想到。

「厄瓜多爾的這種植物若能行走，我家院子裡植物或許也能行走吧！」

新聞電影一結束，我立卽趕回家中觀察院子裡的植物；雖然長得沒那麼高，但的確與厄瓜多爾的那種怪物相同。

我爲了讓家中的奇異植物早日行走，便將其四周的土挖鬆；同時爲了不使其根部受損，

，亦彎下腰去挪開四周的泥土。

沒多久，頭部突然重重地受到一擊，眼睛一陣昏花便當場倒了下去。

當恢復知覺時，我已被安置在床上，旁邊站著父母親及醫生。腦袋痛得即將裂開，全身叫痛不已。

父親發現我倒在院子裡，連忙將我抱起來時，在我頭部的一邊，已變成糜爛的紅腫條紋。

「被誰打到的？」

「用什麼東西打傷的？」

父親和醫生輪流追問著，我根本不知緣由；後來與我同樣傷勢的人另外又出現，最後犯人便抓到了。

那兇手竟然是「步行的植物」。

「步行的植物」是食肉植物，牠不僅捕食昆虫，甚至還有襲擊人類及家畜的特性。

其武器乃是蹺踞在葉柄頂端，像羊齒之新芽一般的蔓鬚；這東西像鞭子般，尖銳而又柔軟地伸向獵物，最大限度可伸出三公尺，並且還帶有強烈的劇毒。

「步行植物」即是利用這種毒鞭襲擊赤裸的皮膚，以奪取人類或動物的生命。

我之所以能幸運地保住這條命，那是因爲擊中我的「步行植物」尚未發育完全，而毒素也較弱之故。

我出院回到家中時，院子裡的「步行植物」已經消失踪影；原來是父親將牠砍倒，放火燒掉的。

另一方面，植物學家們已著手於「步行的食肉植物」之科學性調查研究。首先，他們把這種不可思議的植物命名爲「齒裂植物」；此名稱亦即是「三脚草」的意思。

齒裂植物除南北的極地圈以及沙漠地帶外，幾乎所有的地區均能生長。在熱帶地方，其高度約能長至三公尺左右，歐洲地區則大都爲二公尺至二公尺半左右。

每一棵長成之後，便從地面突出三隻根，開始隨意地步行；並且能夠把根停放在自己所喜愛的地方。

其可怕處乃在於牠的毒鞭；牠襲擊大體積的獵物時，例如當牠瞄準人類時，必定先襲擊頭部，其準確性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齒裂植物一擊倒獵物便移動到旁邊，一直等到屍體腐爛，然後再以毒鞭一點一點地掀下

柔軟的屍肉，裝入葉柄前端的漏斗裡。在漏斗底部有黏黏的消化液，可以吸收動物屍體的腐肉。

起初人們害怕毒鞭，每當發現到齒裂植物時，便將牠打碎或從根部切除，不久，人們知道只要將毒鞭切除，就不會有危險；而被切掉的毒鞭想長得跟原來那樣，得經過二年的時間才行。

因此，在院子裡種植一、兩棵切除毒鞭的齒裂植物便流行起來。每年，只要不忘記切除毒鞭，齒裂植物便是小孩子們的最佳玩伴了。

至於在山區或森林地帶的齒裂植物可就危險了；牠經常會從樹蔭或草叢中，突然的伸出長形的毒鞭將旅客擊倒。

為防備類似此種情形的危險，人們想出許多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是用獵槍把葉柄尖端，連同毒鞭一起射掉。

熱帶森林的土著們，在長而輕的竹竿前端綁上鈎狀的刀子，然後拿著它走路，以預防齒裂植物之攻擊。

然而，無論是拿槍或綁有刀子的竹竿，若不是本身先發現齒裂植物，根本毫無用處。當齒裂突然出現在眼前並伸出毒鞭時，我們已無法使出武器了。

於是，容易使用之彈簧裝置的槍便被設計了；這種槍能發射薄鋼片的旋轉盤，十字型的刀刃以及小型的飛鏢。

每樣裝置均能在二十五公尺之距離內，切斷齒裂的葉柄，惟距離在十二公尺以上時，其命中率較低。

齒裂植物的研究，已被人從各種角度開始實施，關於齒裂植物的奇異性質和習性，以及組織構造等等，也逐漸地明朗化了。

此種研究的最大成果，乃是發現從齒裂之中，能提煉出品質極優的食用油。

同時，新種的奇異植物可以在短期間，分佈到世界各地的謎底，也被解開來。

新型食用油

我出生的時候，大倫敦市的人口已膨脹到二千五百萬；當然，全世界也正迎接此爆發性的人口增加問題，而為糧食不足發愁。

在蘇聯方面，一面開拓北部的凍原帶，進行大規模的糧食增產，一面盡力於新型食用植物的開發；於是發現了齒裂植物。

從鹵裂中能提煉出品質極優的食用油；而且除了極地及沙漠之外，任何地方均能培植，實在可喜可賀。

很快地，蘇聯在國內各地設立鹵裂植物的實驗栽培所，準備鹵裂油的生產設備。大量生產鹵裂植物油，以賣給爲糧食不足而煩惱的世界各國，乃是蘇聯的目標。至此之前，有關鹵裂植物的情報一概被列爲最高的國家機密。

但是，在鹵裂的實驗栽培所裡，其中一位科學家厭倦在蘇聯境內工作，於是便計劃逃亡到歐洲。此計劃即是在逃亡的目的地歐洲裏，販賣蘇聯的國家機密，以期大賺一筆。

那位科學家計劃從實驗栽培所中，偷出一箱鹵裂的種子，然後坐飛機逃出蘇聯。

不幸後來被防空雷達網察覺，而被蘇聯空軍的戰鬥機所追擊；科學家的飛機在太平洋上的溫帶圈裡，受到戰鬥機之引導飛彈攻擊，而打得粉碎不堪。

之後，殘留了一些白雲似的東西，那即是好幾千萬個鹵裂植物的種子。這些極爲輕盈的種子，隨著氣流在空中旅行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後，再降落到世界各個陸地。

此種說法當然亦有人不會相信；然而，對於解開幾乎同時在世界上發現鹵裂植物的謎底，似乎沒有比這個說法更講得通的。

不管怎麼說，重要的乃在於鹵裂能提煉出食用油。

在歐洲食用油公司方面，立刻大規模地栽培鹵裂，逐漸轉向鹵裂油的生產。

鹵裂用途甚廣，連搾出油汁後的油渣子，也頗富營養價值，常被用做家畜的食料。

如此一來，歐洲食用油公司對於歐洲糧食不足的解決，已盡到很大的職務，並進而發展爲世界性的企業。

我在大學裡專攻生物學，畢業之後隨即進入歐洲食用油公司，擔當植物研究員。

打從看過「步行的植物」電影之後，我便變成鹵裂的俘虜了；縱使曾被毒鞭打到頭而差點送掉性命，卻一點也不退縮，仍想去嘗試看看。

我違背父親所希望的「成爲會計師」，終於選擇鹵裂的研究做爲職業。

五年後，父母親因飛機失事同時喪生；自此以後，便只有鹵裂植物成爲我的生存意義了。

這次，在我被抬進醫院的不幸事件發生時，我正和同事沃爾泰拉庫納一起巡視鹵裂栽培所。

我們都戴著鐵絲做成的面罩，以防止毒鞭向我們的頭部攻擊。

齒裂若不切去毒鞭，所提煉的油質必能更佳，在栽培所裡均是不除去毒鞭來培養的。

也因如此，我們必須戴上面罩進入栽培所。

開始成長的齒裂排列在三處田畝上；每一棵齒裂地以鐵鏈縛在鐵樁上；否則牠就會到處亂跑了。

吧嗒吧嗒……。

從田畝的每個地方傳出奇妙的聲音；原來是從葉柄根部所長出之三根柔軟的棒狀突出物，打在葉柄上的聲音。

「齒裂們還在說話呢！」

沃爾泰道。

「哎呀！植物會說話嗎？」

我笑著說。

沃爾泰接著非常認眞地說道：

「齒裂並非眞正的植物，牠能像動物般行走呀！即使是說話也並沒有什麼奇怪啊！當然所謂的話，只是某種通信的意義罷了。」



沃爾泰相信齒裂具有智能的存在，並進行此項研究。

「齒裂植物沒有像動物般的腦髓，其智能是和動物完全不同的種類。」

比爾，你大概知道齒裂襲擊人類時，是以毒鞭瞄準哪裡吧！牠一定是瞄準赤裸的部份—大部份是頭部，其次是手，即使被害者挽回了生命，也大都變成瞎子。

換句話說，齒裂非常瞭解奪取人類活動能力的方法，眼睛失明的人是敵不過齒裂植物的。齒裂沒有眼睛，在本能上卻能知道人類在那裡；反之，人類若眼睛失明，則無法逃避齒裂的攻擊呀！

談到這裡，每個人都能夠明瞭了；但我所

研究的卻是前面的部分。齒裂經常集體行進，對於這點，其相互之間必定是以某種方法來取得連繫；我想那種吧嗒吧嗒的聲音，大概就是通信的一種吧！」

就連沃爾泰本人，也不曉得吧嗒吧嗒的通信內容爲何！

我走在前面，穿梭於齒裂植物的行列間，每一棵都長得比我高，在軀幹的根部上都刻有紋路，那就是取出齒裂油原料之樹液後的痕跡。

齒裂雖被鐵鏈綁住，但爲了提起根部活動，經常會弄歪行列。

「一到八月又要麻煩了。」

我一面望著葉柄的前端，一面說。每到八月的結果期，在漏斗下方的豆芽便膨脹到有二個蘋果那麼大，且發出暗綠色的光芒。

這東西裂開時，會發出「砰」的聲音，其聲音之大在二十公尺以外都能聽見。

接著，許多輕盈的白色種子像蒸氣似地被拋向空中，而開始隨風飄蕩起來。

此時站在田畝旁邊，那「砰、砰、砰！」好像發生槍戰似的吵雜聲，可謂不絕於耳。

除此之外的季節裡，則只有以棒狀突出物打在葉柄上的「吧嗒吧嗒」聲而已。

我想檢查一下齒裂的根部，便將身子彎下去。

「毒鞭！」

隨著沃爾泰的叫喊聲，齒裂咻地從葉柄漏斗中伸出長毒鞭，擊中了我的鐵紗面罩。

其實，這本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偏偏這時候的運氣不好；附著在毒鞭的小毒袋，有幾個破掉了，毒液遂飛散出來進入我的眼睛。

「被打中了！」

我受不了像被火燒灼的痛楚，而倒在地上翻滾著。

「比爾，堅强一點！」

沃爾把我抬進研究所，用解毒劑替我應急醫療；之後又駕車送我進醫院。

大概是沃爾泰的應急治療奏效吧！而且，孩提時代在院子裡被齒裂的毒鞭打中，以及進入歐洲食用油公司後，也經常受到毒鞭攻擊，對於那種毒性，可說已產生了相當的抵抗力。

要是換成別人，可能早就喪命了；或者即使挽回生命，也一定會變成瞎子。

根據酒家老闆所說，好像是昨晚看過綠色流星雨的人，全都變成睜眼瞎子。

難道眞的如此嗎？

如果這種說法是事實的話，實在是個諷刺。

我由於齒裂的毒液滲入眼睛，因而綁上繃帶無法看到流星雨。

換句話說，想讓我變成瞎子的齒裂，反而成爲不讓我眼睛的保護者。

人形蜈蚣

我走到商店街的大街上。

同樣一點聲音都聽不到，平時熱鬧吵雜的街道，顯得空蕩蕩的。

偶而也能看到一些人影，每個人均沿著商店門前，慢吞吞地摸索前進；一看便知道是瞎子的走路方式。

我仰望著天空。

晴朗的五月陽光，好像溜出來似地從藍色的天空不斷洩出。

肉眼雖然無法看見，但是，在天空中一定有著無數的人造衛星飛來飛去；不僅氣象衛星、通信衛星、地球物理觀測衛星等；甚至帶有核子彈頭的核子衛星，裝著放射性物質的放射性衛星，以及裝有濾過性病原體或細菌等等的有毒微生物衛星，也都在環繞地球的軌道上運行。

諸如此類之恐怖衛星武器，反而給地球帶來了和平。因爲任何人都知道只要在地面上按

上一個按鈕，全地球的人類便會滅亡，因此乃互相避免戰爭。

對人類而言，比衛星武器更可怕的，是世界性人口劇增所導致的糧食不足問題。

此一問題從栽培齒裂看來，已相當地明顯了。

「要是每個人都變成瞎子的話，便什麼都完了。」

我在街上走走看看，始知這種異變並非局部性，而是相當廣泛的。

不知是否白蘭地的作用，肚子竟餓起來了。

在餐廳及食品店裡，東西均排列在櫥窗上。

「好像很好吃呀！」

我探頭看看每家商店，發現每家都沒有人在。

「敲破櫥窗的玻璃，把想吃的東西拿出來吧……」

我身上帶著錢。拿了食物之後，將錢放著就不會變成小偷。

過去三十年間，我一直是個善良的市民，過著正常的生活；雖說沒有人看見，但對於敲破櫥窗玻璃這種强盜暴徒似的行爲，卻很難以下手。

我抱著空蕩的肚子，一面斜視著可口的食品，一面走著。

不久，道路被車子擋住了；一輛計程車開到人行道上，把冷却器衝到食品店的前面。

車子的駕駛員，及店裡面的人都不見了。

冷却器的四周沾滿食品。

現在我不用打開櫥窗便能吃到東西，多少總覺得舒服一些；我爬越計程車，將足夠裹腹的食品湊在一起，然後把錢放在無人的櫃台上。

大街的後方有遊樂場所；草坪之間開有碎石路，兩旁樹木的嫩葉很美。

我坐在樹蔭下的長椅上吃午飯。

這是個寂靜的地方；只有偶而幾個人影曳足通過入口的柵欄前面而已。

幾隻麻雀飛到碎石路上，我將麵包渣兒一把撒過去，便活躍地啄食著；好像鳥兒們不會變成瞎子似的。

稍事休息之後，我又走在冷清得令人生懼的大街上，最後來到亥多公園。

這裡也幾乎沒有人影；被丟棄的小汽車或大卡車，到處堵塞著。

一匹馬倒臥在碩大的紀念碑旁邊，大概是氣勢洶洶地跑過來，而把頭撞到紀念碑的吧！

好不容易，人類的身影映入了眼簾；幾個男女沿著柵欄摸索前進，若沒有柵欄便將雙手

伸到前面，像用脚在地上行走一般前進。

草坪上有一、兩隻貓在那邊，其眼睛似乎未受到損害，一面窺伺著四周，一面徬徨著。

我走向西卡第里。

這時候，響起了另外一種聲音。

咯、咯、咯！

一個男人一面用手杖敲著建築物的牆壁，一面走著。

那個人好像聽到我的脚步聲，於是停住脚步，同時警戒似地窺伺我這邊的情形。

「放心吧！請一直向前走。」

我爲使其安心地說道。

對方是個戴黑眼鏡的男子，換言之，即是眞正的瞎子。與今晨變成睜眼睛的人並不相同。

「那麼，請你一直站在那邊好嗎？今天我不知撞到幾個慢吞吞的人了。到底怎麼回事呢？我感到日光的照射，知道應該是白天才對，爲何會像半夜一般寂靜呢？一切都好像發了瘋似的啊！」

「正是如此啊！」

我將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他。

「照你所說，我的同伴可就到處都是了，可是，變成瞎子是非常痛苦的呀！」

這個瞎子苦笑著說；然後又咯咯地敲擊地面，並且挺著胸膛，滿懷自信地走向西邊。

在匹卡第里有許多人；他們一面沿著商店摸索前進，一面到處互相碰撞。

我爲了躲開睜眼瞎子的人們，便穿進被丟在道路的車子中間。

在一家商店的前面，一個年輕男士與一位抱著小女孩的女士，面對面撞上了。

女孩哭著不知向母親說了些什麼；那男士一聽到這些話，立即詢問道：

「令千金眼睛能看得到嗎？」

「是的…可是我卻看不見。」

女士回答說，男的便伸出一根手指摸著櫥窗玻璃，問道：

「小妹妹，在那兒的是什麼呢？」

「我不是小妹妹啊！」

女孩抗議地說。



「哎呀，瑪莉，告訴這位伯伯吧！」

母親催促著小孩。

「許多漂亮的小姐在那邊。」

女孩說道。

其實櫥窗上所擺置的，是穿上最新流行禮服的模特兒。

男士摸索到下一家商店的櫥窗，說：

「那麼，小姐，這裡面是什麼呢？」

「蘋果和無花果。」

「好！」

那男士脫掉一隻鞋子，以鞋跟敲打著玻璃；第一次沒有成功，第二次便敲破了。

喀朗！

玻璃的破碎聲，響徹街道。

那男子又穿上鞋子，然後把一隻手伸進玻璃櫥窗，摸索地抓到二個橘子。

其中一個給母親，另外一個給小女孩。

之後，又再摸索一番，拿了一個橘子，開始剝皮。

女士一面用手指玩弄橘子，一面躊躇著。

「怎麼了？你不喜歡橘子嗎？」

男士問道。

「以這種方法拿人家的東西，實在不太好啊！」

「除此之外，還有能取得食物的方法嗎？請趕快吃吧！」

「是嗎？」

女士終於把孩子放下來，剝著橘子皮。

我還視著四周；廣場上約有一百個左右的男女，他們幾乎都穿著不協調的服裝。

其樣子好像醒來即變成睜眼瞎子，於是摸索到身邊的衣物便穿在身上。

突然，遠方傳來吵雜的聲音，原來是衆多的腳步聲，與走了調的合唱。

即使我死了

也不須儀式

請在骨頭上

撒下些酒精
頭與腳旁邊
請放置酒瓶
如此一來屍體也能永遠長在

其歌聲漸漸靠近，響徹整個廣場。

不久，從巷子裡出現一群男人，大約有三十人左右；他們排成一長列，兩手搭在前面一人的肩上，配合歌聲，拖著疲倦的腳步，像蜈蚣一般地前進。

來到廣場的中央，前頭的領隊大聲喊道：

「中隊立定！」

四周的睜眼瞎子們，個個都呆立不動；他們以看不見的眼睛對著人形蜈蚣的領隊，以便證實發生了什麼事情。

領隊者宛如觀光客的導遊似地，開口說道：

「各位先生，這裡是有名的匹卡第里圓形競技場；亦即倫敦之花，世界的中心—上流社會的紳士們享受歌、酒的地方。」

這個領隊不是瞎子，從其盯盯地環視四周的眼神，便能判斷出來；大概是跟我一樣，偶然地保住雙眼吧！不過，他卻醉得相當厲害；其餘的人也和他一樣。

「我們就在有名的國立酒吧間休息一會兒吧！這家商店裡，凡世界上的飲料應有盡有。」

「那麼，女人呢？」

其中一位男子問道。

「這裡也有啊！」

領隊者走向前，抓住在旁邊的年輕女孩的手臂。

那女孩發出哀叫聲；領隊者將她強拉到男人的身邊。

「雖然是同你一樣的睜眼瞎子，卻是個非常漂亮的人呢……。」

「謝謝呀！」

醉酒的男子摸索地抱住哭叫的女孩。

這時候，第二個男子也吵嚷道：

「領隊，我也拜託你啊！」

「好的。」

領隊者環視四周，然後呆笑地走近在商店面前徬徨的年輕女孩。

這種情形還能原諒嗎？

「等等！」

我快步跑近領隊者身邊，並想予以一擊；孰料對方快了一步；我的下巴重重地挨了一拳，腦袋麻木、眼前一片黑暗。

當清醒過來時，我已躺在道路的正中央。

那群瞎眼盜夥，已經消失不見了。

一位高個子的牧師，在安全地帶喧嚷道：

「……這個世界的末日來臨了！我們若不向神祈禱、懺悔，將為地獄之火所焚毀，在硫黃谷……。」

現在，向神明祈求，又會怎樣呢？

我一面撫摸著疼痛的下巴，一面想著。

以適用於視力正常的道德，來責難那些瞎眼的盜夥，或許是錯誤的。

被強迫帶走的女人們，或許要幸福一些；突然瞎掉眼睛的年輕女孩，絕對無法獨立生存；如果和那群盜夥在一起，至少還能取得食物。

何況，那群人還跟著一個眼睛明亮的領隊呢！

對人類來說，眼睛是多麼重要，人應該多麼慶幸呀！

因此對於我沒有變成瞎子，實在是很難表達出我的謝意的。

雖然與牧師的說教無關，可是，這個世界的末日或許的確來臨了。大多數的人們，在一夜之間變成瞎子；今後該怎麼辦才好呢？連這個眼明的我也不知道。

所幸，雙親均已去逝，而且獨身的我又沒妻沒子；眼前只要擔心自己的事情便夠了。

女奴隸

我在沒有人住的「攝政者宮殿大飯店」的餐廳裡，邊喝白蘭地，邊稍做休憩。

現在，再也不用到櫃枱邊去付帳了，用錢買東西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走出飯店，我便朝向利荷。這地區比起四卡第里圓形競技場要混雜得多。

在狹窄的馬路或人行道上，睜眼瞎子們相互碰撞，互相大聲斥責；商店的櫥窗幾乎已被

敲毀，人們聚集在其前面。

每一個人似乎都不知道在自己面前的商店，究竟是什麼樣子，他們都摸索地到處找尋東西，更有想鑽進商店裡面的。

每個人都是在找尋食物。

撞上了人，對方若抱有什麼東西，便將之搶奪而逃；被搶的人則發出叫聲，揮動拳頭，不管張三李四地胡亂毆打。

有一個男子在我面前，搶走另外一位男士的大罐子逃走了；其實那並非食品罐頭，而是油漆的罐子。

一看到瞎眼同胞那種醜陋、可憐的爭吵模樣時，我的心頭像被刀割般地疼痛。

也許我該帶他們這些人到食品店去；然而，對方卻有幾千人、幾萬人呀！如果稍不謹慎，爲了互相搶奪食物，或許會有人受傷；甚至連女人和小孩也被捲入騷亂之中而被踩死也說不定。

「以我個人的力量，怎樣也無法完成。」

我打算返回廣濶的大路。

這時，從巷子裡傳來一陣尖銳的哀叫聲；那聲音反覆了好幾次，尾音拖得很響。

我急忙跑進巷子裡。

一個高大男子正用細的黃銅棍子，毆打著蹲在地上的女人。女人的背上，衣服破了，同時現出紅腫條紋。

女人想逃走，卻逃不掉。她雙手被綁在背後，繩子的一端則綁在男人的左手腕。

我躡著腳靠過去。正恰那男子要舉起右手；我盡速把棍子搶過來，同時用力打在男子的肩膀上。

「你這混蛋！」

那高個兒以沈重的長靴踢向我這邊，當然，我飛快地躲開，而對方是個瞎子，加以左手腕用繩子與女人連結起來，無法完全自由活動。

徒然落空地踢了二、三次之後，那男子遂大發雷霆起來，用拳頭毆打女子。

「喂！站起來！」

高個兒拉著繩子，想讓女子站立起來。

我揍了那高個兒一巴掌，又趁著對方害怕之際，從口袋中搜出小刀，切斷了連結雙方的繩

子。

然後我輕輕地推那高個兒一把，對方搖搖晃晃地轉了大半個身子，竟不清楚自己的所在位置了。

「把女人還我！」

高個兒突然擊出左手，結果非但未擊中我，還撞到了磚牆。

大概是手指關節受傷之故，高個兒以右手壓著左手指，痛苦似地呻吟著。

趁此空擋，我扶著那女人走出巷子，並解開她雙手的繩子。

「你眼睛看得見嗎？」

「當然啊！」

「啊！太好了。我還以爲只有我一個人看得見呢！」

女人如此說完，眼淚已潸潸落在髒污的臉頰上。

我將她帶進小酒家裡面，讓她坐在椅子上。櫥窗的玻璃已經破損，所幸店裡面並未遭毀壞。

我倒一杯威士忌給那女人以代替鎮定劑，自己也倒了一杯坐在女人旁邊。

喝過一口威士忌之後，女人始漸漸穩定下來。

我一面舐著酒杯，一面偸偸地觀察那女子的模樣。

那女子的衣服雖破爛不堪，卻是相當高級的料子；金色的頭髮和臉頰雖污髒不潔，卻是個非常漂亮的美人。

身高約低我十公分，身體修長而不枯瘦。年齡約在二十四歲左右。

她的手纖細光滑，指甲微長，刷得很乾淨。

「我大概呈現出一付狼狽的樣子吧！」

女人站立起來，走到鏡子旁邊。

「我還是：：請稍候。」

如此說著，便走進店裡頭的化粧室。

過了大約二十分鐘，女人回來了；臉龐及頭髮的汚垢已經洗掉，顯得乾淨俐落。

「你若沒出現，我一定會發瘋的。」

那女人坐到椅子上，開始談論她的身世。

喬吉拉・布雷頓—此即那女人的名字；覺得好似在那裡聽過，竟一時想不出來。

女人的家在第恩羅多。

前天晚上，喬吉拉在某宴會中喝了太多酒。

昨天早上一睜開眼，頭腦便因醉酒而發疼；到了下午仍然覺得難受，於是在四點左右進入寢室，吞下强烈安眠藥蒙頭大睡。

因此之故，她全然不知昨晚流星喧嚷。

今天早上，父親跌跌撞撞地進入寢室，搖醒熟睡中的喬吉拉。

「立刻給我叫梅魯醫生來，我變成瞎子…眼睛完全看不見了。」

「到底怎麼回事呢？」

喬吉拉吃驚地跳下床，急忙更衣。

雖找到了佣人，但他們卻和父親一樣變成瞎子，一點用處也沒有。

電話也打不通了。

最後，除了喬吉拉坐車去接醫生外，已別無他法。

時間已是早晨九點多鐘，大街上幾乎全無人影。

「奇怪啊！」

喬吉拉開了二公里路之後，終於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倫敦的大多數市民，均在一夜之間變成瞎子。

「梅魯醫生可能像我這樣沒受損害也說不定。」

喬吉拉一面懷著不太把握的希望，一面駕著車子；當車子一開進利前多街時，引擎便有點失靈，最後終於停住。

原來汽油用完了。剛才太過匆忙出來，竟忘了看油錶。

「這裡似乎沒有加油站？」

喬吉拉走出車外；這時，一個男人摸索地靠近來。

「喂！請等一等。」

「什麼事呀？」
聽到喬吉拉的回聲，那男子突然停住腳。
「我迷路了呀……不知此地是那裡。」
「這裡是利前多街，你的後面則是新美街館電影院。」
「謝謝妳！小姐。妳能順便告訴我人行道在那裡嗎？」
那男子來到身邊，伸出一隻手摸著喬吉拉的衣袖；之後，突然撲上來，並抓住喬吉拉的雙手。
「你眼睛看得見吧！爲什麼只有你看得見呢？」
喬吉拉實在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忽然，那男子把喬吉拉扭轉過身子，並將她推倒在路上；接著又以膝蓋頂住喬吉拉的背部，從口袋中拿出繩子，將喬吉拉的兩個手腕綁起來。
「這樣夠了。」
男子拉起喬吉拉，讓她站起來。
「從現在起妳就當作我的眼睛，知道嗎？我肚子餓得發慌了，帶我到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去。」
「不要啦！放開手……。」
喬吉拉想要掙逃；臉上卻挨了那男子的一個大巴掌。
「喂，照我的話做吧！找食物去吧！」
如果違抗他的話，不知道要遭到怎樣的毒手；於是，喬吉拉便帶他到餐廳或酒家，並告訴他食物及酒之所在。
雖是突然變成的瞎子，但那男子的直覺力卻很好。
「混蛋！還想再逃啊！」
那男人讓喬吉拉找到牢固的繩子，然後將喬吉拉的手腕和自己的左手綁在一起。
「那種樣子，就像奴隸般地被任意驅使……實在受不了。最後我蹲在巷子裡，才被噼𡃁嘩啦地加以毆打…，如果你沒來，眞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喬吉拉好像要甩掉討厭的回憶似地搖著頭。
「那麼，今後我們怎麼辦呢？」
我說。

「我非回家不可，家裡還有瞎眼的父親。」

喬吉拉已不想找醫生了。

我也決定到喬吉拉的家去。我本身沒有親屬，而且也沒這種打算。

全家皆死的家庭

已經是下午四點以後了。

回到利前多街時，我發現一間賣刀劍的店舖。

「進去拿件武器吧！」

我勸誘喬吉拉走進店裡面。

首先兩人將皮腰帶圍在腰際，然後佩上帶鞘的小刀。

「覺得好像變成海盜了。」

喬吉拉說。

店舖前停著一輛大型跑車。

「汽油夠多的呢！」

我坐在駕駛座，握著方向盤，喬吉拉則坐在我旁邊。

車子朝北行駛，想加快速度不太可能，因為瞎掉眼睛的人一聽到車子的聲音，便呆立在路中央了。為了躲開他們，我們只好彎彎曲曲地成Z字形前進。

途中，我們看到一棟大樓正猛烈地燒著；火災並非只有一處，在距離稍遠的地方，也正冒著黑煙。

我們從奧斯福特街轉進利前多公園；此地沒有摸索徘徊的不幸人們，內心覺得輕鬆不已。

齒裂植物二棵、三棵地，搖搖晃晃走在寬廣的草坪上，直向南前進。

怎麼拔出來的呢？齒裂連同鐵鏈把那麼重的鐵樁子一起拔掉。

「雖說這世界要完了，可是那些傢伙卻生氣蓬勃啊！」

喬吉拉說。

不久，我將車子停在喬吉拉的家門前，這實在是棟相當豪華的房子，從外門一直到大廳門口，都種植灌木花草。

我下車推開門扉，喬吉拉站在前面，兩人走在灌木花草之間。

「啊！彼亞森老伯！」
突然，喬吉拉高叫一聲跑了過去。
碎石路上，一個男人臉朝下倒臥那邊，頸部扭曲露出臉的一邊；上面現出明顯的紅紋。
那是被齒裂的毒鞭擊中的。
「危險啊！」
我大聲叫住喬吉拉，注視著左右兩邊的灌木叢。終於在右手邊的灌木叢間，發現了齒裂植物的頭。
「回到這邊來！快點！」
「為什麼？」
喬吉拉回頭問道。接著她的眼睜得好大，嘴唇嚇得不停哆嗦，同時發出短促的哀叫聲。
「比爾，後面……。」
我迅速回頭一看，在距離不到兩公尺的地方，一棵齒裂好像騎在什麼東西上面似地聳立著。
我本能地以雙手掩住眼睛。

休——！
毒鞭發出休休聲擊來，我絲毫沒感到痛楚；在第二次攻擊來臨之前，我迅即抱住那棵齒裂植物。
我將齒裂絆倒，自己也一起倒了下去，同時雙手抓住葉柄上部，打算把漏斗和毒鞭一起揪下。
牠的葉柄很柔軟，不易一下子折斷；我將力量集中於指尖，將牠撕得粉碎之後，才站立起來。
喬吉拉呆立在同樣的地方。
「請到這邊來，你後面的灌木叢裡還有一棵。」
我一面摒住氣息，一面招手說道。
喬吉拉走了過來，難以相信似地說：
「你被齒裂打到也沒關係嗎？」
的確我是被毒鞭打到了；手背及頸子上微微顯出紅條紋，刺刺癢癢的。
「我對於齒裂的毒性，已產生抵抗力。」

僅管如此，卻非刺癢卽完了的。突然，我想起腰際的小刀，於是，從根部挖出毒鞭仔細觀察。

「的確，毒袋子已完全變空了；這傢伙一撲向人類，便將毒素全部用盡。」

我注視著倒在砂石路上的老人，再也不用把脈；只要看看那張土色的臉，便知道他已斷氣了。

「好可憐…從我小時候開始，他就一直在我家做園丁、駕駛汽車的工作啊！」

喬吉拉的聲音已哽住了。

在彼亞森老伯的屍體旁邊，還有一棵齒裂擋住，誰也無法向大廳門口靠近。

「轉到旁邊的入口吧！」

喬吉拉從灌木的縫隙，走到通往花圃間的狹窄通道；她又在那兒呆立不動。

「看，那個！」

穿著黑色禮服的女孩，半身露在通道上，半身橫倒在花圃上；年輕而充滿朝氣的臉上，現出紅色的腫紋。

「是安妮呀！可憐的安妮！」

喬吉拉哽咽著，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我想他們兩人都不致太痛苦，直接被擊中臉部的話，毒素的散佈是很快的。」

我所以這麼說，是想多少安慰一下喬吉拉。

花圃裡已沒看到齒裂的踪影。

我們從旁邊的入口走進房子裡。

「爸爸、爸爸！」

喬吉拉高聲叫喊，卻始終無人回答，佣人也沒出來；房子裡面寂靜得有點令人毛骨悚然。

「奇怪呀！」

喬吉拉走在前頭，通過走廊，打開通往大廳的房門；那一瞬間，

咻—！

綠色的毒鞭劃破空中，掠過喬吉拉的頭髮，擊中房門的門板。

喬吉拉慌忙地關住房門，仰視著我。

「大廳裡面也有一棵啊！」

如此一來，便無法到內廳或寢室裡面去了。

我們又返回旁邊的入口，走到院子裡，由此沿著草坪繞到可以窺見內廳的地方。

從內廳通到院子的法國窗戶已經打開；一邊的玻璃窗也被打破了。

一種拖著帶有泥土之類的痕跡，從法國窗橫越過內廳的地毯。

只見在房間的正中央有一棵毛茸茸的齒裂站立著；其莖的最頂端幾乎高達天花板，而且微微地搖擺著。

那東西已不再是植物，而是種綠色的怪物了；在其腳邊躺著一具男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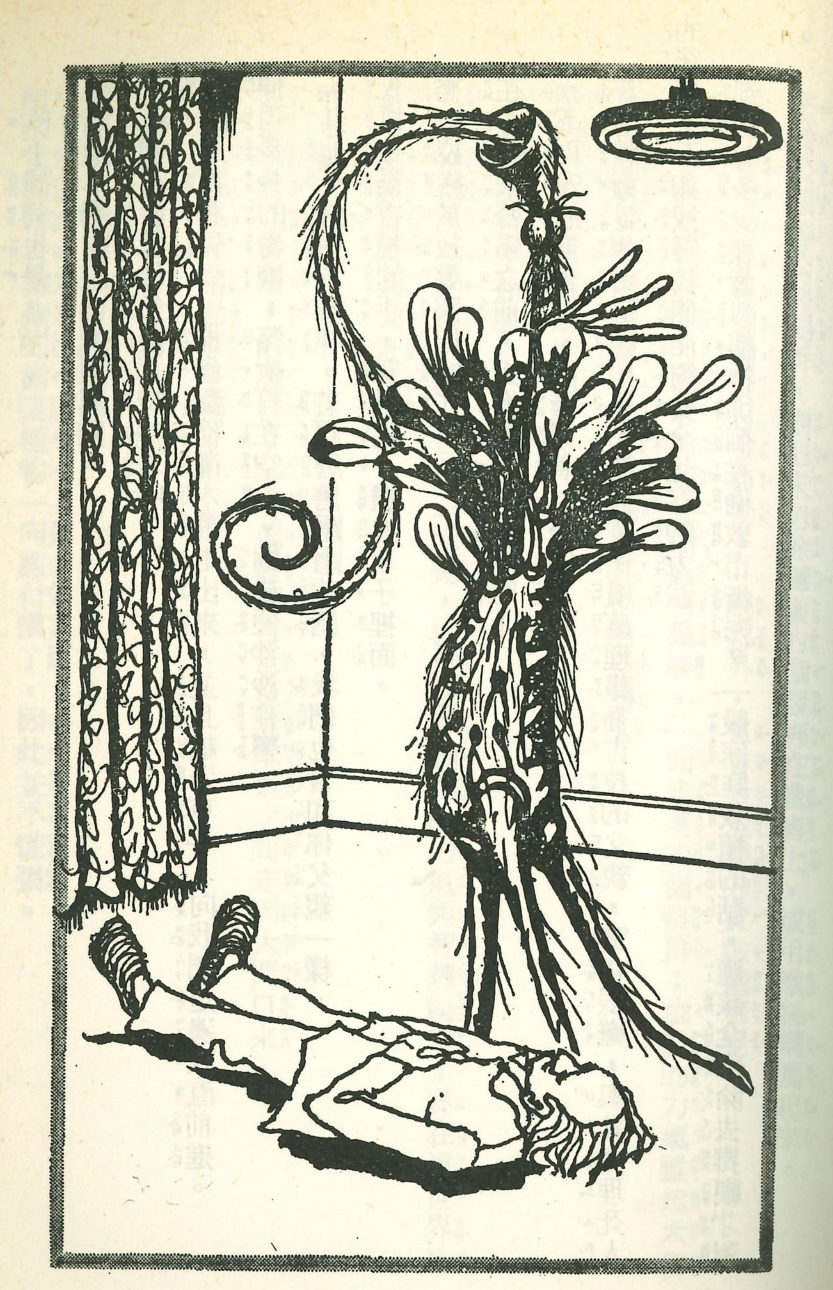
我抓住喬吉拉的一隻手問道：

「那是你父親嗎？」

「是的。」

喬吉拉雙手掩著臉，抽動著肩膀；宛如過份傷心，而哭不出聲來。

「實在可憐…不過，如果我突然變成瞎子，與其在商店街上互相奪取糧食，倒不如像你父親這樣還要好些。」我說。



「唉！說得也是。」

漸漸地，喬吉拉已恢復鎮定。

「我們不能把你父親那樣擺著呀！」

這時，我察覺到一棵齒裂從灌木叢走出來，並且越過草坪，向我們這邊直直前進。

伸得長長的毒鞭，每次打在空中，樹葉便沙沙作響。

「其他不知還有幾棵，若再磨磨蹭蹭的話，我們也會和你父親一樣。」

我抓住喬吉拉的手，穿過院子鑽進車子裡面。

喬吉拉終於放聲哭出來了。

在心裡未舒暢之前，大概哭是最好的吧！

我不再安慰喬吉拉，而考慮著以後的行動。

若想將齒裂趕出這棟房子，然後挖個墳墓埋葬喬吉拉的父親，實在很難，與其處理死人的後事，不如找尋我們能夠安全生存的方法。

到底有多少棵齒裂植物徘徊在倫敦市街呢？一般家庭栽植的話，應該全部除去毒鞭才對。

至於公園等公共場所，則把未切除毒鞭的齒裂綁在鐵樁上，或用鐵絲網圍起來。

何況在市內有幾處齒裂的栽培場，一到郊外，又有大規模的實驗栽培場。

剛才，我在利前多公園，看到一面拖著鐵樁，一面走著的齒裂群；齒裂的力氣雖然大得足以拔出鐵樁，那麼，鐵絲網的柵欄或許也已弄壞了。

突然，我想起沃爾泰的話。

「齒裂植物有智慧！」

人類雖爲萬物之靈，然一旦失去視覺，便無法和齒裂的力氣與智慧競爭；要在這世界生存下去，齒裂反而具備好條件。

喳—喳—喳

發出了踩在砂礫上的聲音；一棵齒裂植物正從灌木叢之間走到大門口來。

「開動車子，開動車子啊！」

喬吉拉驚慌地叫喊著。

「在車子裡面沒有關係。」

由於我對帶有毒鞭的齒裂植物一向應付慣了，因此並不慌張。

齒裂停立在門柱旁邊，好像在側耳傾聽的樣子；我們閉著嘴不發出聲音。

不久，齒裂吧嗒吧嗒敲著葉柄，然後滯澀地跨出步子，走進隔壁的房子。

喬吉拉放心似地吐了一口大氣。

「喂！趁那傢伙返回之前，我們趕快逃離此地吧！」

女作家

我發動了車子。

「到庫拉肯威爾去吧！那兒有優秀的齒裂槍及防護面具的製造店；然後到龐德街，你可以拿些換洗衣物。」

正轉過街角時，驀地看到一群人潮。許多瞎眼的人擠滿整條道路，雙手伸到前面，以不穩定的腳步向這邊跑過來。

前面一個女人絆倒在地，由後而來的人碰到她，便一個一個滾落地上。

女人的哀叫！

男人們的叫罵聲！

到處開始了瞎子們的互鬬。

在那種騷亂場面的對面，三棵綠色細長的齒裂，搖搖晃晃地走過來。

我轉動電動開關，將車子迅速開進巷子裡。

「你看！齒裂正追著那些人呀！」

喬吉拉的聲音顫抖著。

穿過巷子，車子走到大街上；在那邊又有更多的人潮。

我半按著警笛，慢慢地開動車子；誰知車子前後竟被人群圍住了。

「瞎眼的人群想抓住我們的車子，如此下去坐在車子上，可就危險啦！」

我任由引擎發動著，溜出車外，並把喬吉拉拖下車。

這時，後面的瞎子們追上了車子，其中一人發現車門的把手，於是拉開車門在車內摸索；另外一人則打開對面的車門，在駕駛座上摸索著。

「駕駛人不在呀？」

「到那兒去啦？」

瞎眼的人群又開始互相亂抓了。

眞是千鈞一髮，差一點兒我和喬吉拉便被瞎眼的暴徒捉去當做帶路的奴隸。

我拉著喬吉拉的手，裝出睜眼瞎子的樣子，混進人群之中，然後慢慢移動位置，逃到沒人的地方。

約走了一公里半，我們發現另外一輛車子；那是載人載貨兩用的小汽車。

「好在這輛車子可以裝載行李。」

我讓喬吉拉上車之後，便往庫拉肯威爾的工廠駛，那是一家從兩、三百年前，即以製造精巧金屬器具而有名的工廠；以前曾因工作需要，去過好幾次。

工廠裡面沒有半個人影，我搬出幾隻性能優越的齒裂槍，以及數十支造好的鋼鐵製飛鏢，另外還拿了兩具鐵絲圍成的護罩，放進車子裡面。

「其次是衣服。」

我們將車開到龐德街的服裝店，取得所需之衣物；接著從隔壁的食品店，把易於食用的東西，全部搬到車子裡。

接著是找尋住處。

我們將車子置於高級公寓的前面，然後爬上三樓；好像還有人住似的；我逐次地敲著排

列在走廊上的房門，最後終於找到沒有人回答的房間。

這是一間鋪有乳白色地毯的豪華房間；沙發和桌椅也都是奢侈的高級品。

可是，電和瓦斯卻沒有了。

不管打開晶體的電視或和收音機，都只有聽到「嗶！嗶！」的雜音而已。

整個倫敦已完了。

不，或許全世界都完了也說不定。

而在此間眼睛能夠看見的，實在美得難以言喻，反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則是危險的。

「俗語說，〝盲人國中單眼爲王〞；的確，我們是國王了。想要的東西，什麼都能得到，並能隨心所意地生活。

不過，要是被瞎眼的人抓到，卻有被當做奴隸的危險；喬吉拉，尤其妳是女性，勢必更爲危險。今後，絕對不能讓瞎眼的人知道你眼睛看得見啊！」

我說。

「下次，我再也不會這麼笨了…如此狼狽的樣子，我可不敢領教啊！對不起，請讓我打

扮一番。」

喬吉拉抱著剛才拿到的衣服，走進浴室；只有自來水還總算能夠出來一點兒。

夕陽西沈了，市街上到處黑煙裊裊，其下紅熱的火舌若隱若現地浮現在逐漸昏暗的天空。

死去的城市正在燃燒著。

不久，整個城市將化成廢墟，甚至連名字也會被忘記吧！

我不太爽朗地注視著窗外。

後來傳來腳步聲，我回頭一看，喬吉拉正站在那邊。身上穿著淺藍色的絲綢禮服，腳著一雙銀色拖鞋。臉部和頭髮就像剛從美容院出來似地，顯得異常清爽。左右兩耳各戴著鑽石耳環，閃閃發出青白色的亮光。

「啊，好漂亮呀…」

我讚美道。

「謝謝！比爾…可惜這種禮服已成過去世界之物了。」

喬吉拉寂寞地笑了；誠如她所說，愛漂亮乃是眼亮的人所擁有的。

「比爾，我還沒向你道謝呢！那時候你若沒來救我，我不知變成什麼樣子了……。」

「不，我才非得向你致謝不可呢！如果我沒碰上妳，現在一定還在那個酒吧酩酊大醉，低聲哭啼著。」

我們都是眼睛完整無缺的同伴，因此才能相擁有生存下去的希望。

我們一面喝威士忌，吃著簡單的餐食，一面談論各人的身世。

喬吉拉是個出身良好的小姐，幼年時母親就去世了，她完全由父親一手扶養長大。

「十九歲時，我有一個男朋友，後來遭到父親的反對而沒能結婚；於是我便離家出走，住在一位知己的公寓裡。」

然而，總不能一直悠哉悠哉地遊手好閒啊？爲了賺錢我開始着手寫書。」

「什麼性質的呢？」

我問道。

「小說呀！雖然並不是很了不起的作品，不過倒是非常幸運，除版稅之外，連拍成電影的權利金也全部到手了呢！」

「它的題名是什麼呢？」

「〝女性的冒險〞。」

「是嗎？」

我拍拍自己的額頭；「喬吉拉・布雷頓」這個名字我記得曾經聽過啊！〝女性的冒險〞在數年前是最爲暢銷的小說；被拍成電影之後，更是大受歡迎的作品。

「我倒沒察覺妳是個女作家啊！」

我一面說，一面重新望著喬吉拉。

「被稱做女作家實在覺得怪不好意思的。」

喬吉拉嗤嗤地竊笑著。

「這只不過是一時興緻所至所寫成的東西，而偶然地走運罷了；雖然出版社曾託我完成第二部作品，但是，寫到一半便覺得厭煩……最後乾脆放棄了。總之，我是個只有一個作品的作家。

之後，返回家中又和父親共同甜蜜地生活，很不中用吧！我……。」

她寫成了最暢銷的小說，卻沒有女作家的派頭，這一點我實在很欣賞。我覺得我要是她，一定能順利地有所成就才對。

「今後我們非得擬定生存下去的作戰計畫不可了呀！」

我邊喝著威士忌，邊開口說：

「明天我們還是由此地出發較爲妥當，其理由我想妳也知道才對；自來水雖然還流得出來，但那只是水槽所貯存的存量而已；那些若用光的話，我們就完了啊！」

街上到處橫躺著屍體，隨著時間的消逝，其數目是有增無減的；不久之後，屍體將開始腐爛，城裡也將被討厭的臭味所籠罩；同時還會發生傷寒、霍亂那種恐怖的傳染病；換句話說，我們無論如何都得在這些情況形成之前，離開倫敦才好。」

「薩西庫斯的達汶茲如何？……我曉得一座舊農場；空氣新鮮，且在有水井的小山上啊！」

喬吉拉說道。

最後，我們決定明天早上要弄到一部大型卡車，並且編列所要裝載之必需品的目錄。

人爲了生存下去，實在需要許許多多的東西；當長長的目錄完成時，已是三更半夜了。

「好睏啊！」

喬吉拉邊打呵欠邊站起來，接著站在大鏡前，對著打扮美麗的身影說道。

「晚安，過去的幻影小姐。」

然後，浮出黯然的微笑，向我回頭一看便走進裡面的寢室。

我也躺在自己的床上準備就寢。

這時候響起了敲門聲。

「比爾，請過來一下，我看到燈火呀！」

是喬吉拉的聲音。

「什麼燈火呀？」

我急忙起床走進喬吉拉的寢室，靠近一個大窗戶看看。

的確，可以看到燈火；在東北方的方位上，有一道貫穿黑漆漆夜空的燈光；有如探照燈那麼明亮。

「那就是有眼睛看得見的人在那邊的證據呀！」

喬吉拉說。

「大概是吧！」

我點點頭。由於四周一片漆黑，所以看不太清楚；只知道光線好像從高聳的建築物上方射出來。

「天亮之後再到那邊看看吧！」

我用磨指甲的挫刀在窗檻上畫綫，便了解光源的方位。

「今晚，我們還是先好好睡一覺吧！」

我又再次返回自己的床舖，可是卻怎樣也睡不著。

偶而由外面走道傳來歇斯底里似的尖叫聲，抽抽搭搭的哭泣聲，以及狂人似的大笑聲。

突然，響起了手槍的聲音；大概是變成瞎子的人，在絕望之餘結束自己的生命吧！

我捲起被單，掩住雙耳。

大學之門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來，廚房便傳來聲響，喬吉拉正在準備早餐。

我以冷水沖臉，刮妥鬍子，整理身上的裝束；西裝的上衣和褲子早已皺紋累累了。

喬吉拉則換上藍色的滑雪服，腰上圍繞皮帶，皮帶上吊掛著大型狩獵用的獵刀。

「這種裝扮如何啊？」

喬吉拉穿著堅硬的皮鞋，在房間裡喀嗒喀嗒地邊走著，邊說道。

「無懈可擊啊！」

我點頭說。此刻的倫敦，比起猛獸滿佈的原始森林還要危險得多。

因為有瓦斯爐，我們方能享受熱咖啡及烤麵包。

「昨晚的燈火，是從大學之塔射出來的呀！」

吃早飯時，喬吉拉說。

我急忙走進喬吉拉的房間，注視著在窗檻上所刻的方位；那方向的確指著大學之塔。

高聳在早晨天空之塔──其上有兩面旗子飄動著；一定是某種的信號。

「大略準備一下，我們去調查那個塔。」

三十分鐘以後，我們走出公寓；開著乘載兩用的小卡車來到大街上，只見到處人影稀少。

偶而所見的瞎子們，全部都拿著像手杖，或木棒似的東西，咯吱咯吱地敲著路旁的石頭，一面緩慢地前進；這樣不如沿著建築物的牆壁走，反要輕鬆些；或許這種咯吱咯吱的響聲可以減少瞎子之間的碰撞吧！

不久，在道路的盡頭已可看到大學之塔了；這時，喬吉拉說：

「在門那邊，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似的！」

正是如此。大學的門前有一群人。

我急忙把車子轉向右邊，開進巷子約五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住。那些瞎子們我可不願加以理會；我只是想調查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附近我很熟悉呢！」

喬吉拉一下車便走在前面。穿過狹窄的道路，上了小坡路，來到一個小高地。在這裡可以越過群衆的頭，俯視大學之門。

戴著圓形帽的男人，似乎是群衆的頭子；他隔著門格子，向門內的男子不斷地說著。門內側有四個男人，一個在門旁，其餘三人則站在他後面幾公尺的地方。從這四個人的眼神及動作看來，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瞎子。

商談似乎不太順利的樣子，不管領頭的人怎樣喋喋不休地述說，對方那個人僅是搖頭而已。

領頭者的聲音，逐漸增高而又激烈起來。

「好好聽著；在門外的人們，也和你們一樣擁有生存的權利啊！變成瞎子，並非他們的過錯，也不是那一個人的責任。

這些人倘若餓死的話，則是你們的責任了！眼睛看得見，而卻無所作爲的責任啊！」

帶頭那個人的側面，略微能看得清楚；鼻子纖細，略呈方形的的臉龐，頭髮微帶黑色；年齡約在三十左右。

「我也幸運地能看得見，才來告訴這些人，到哪裡能找到食物；唯眼睛看不見的人卻有成千成萬之多，我一個人實在沒有辦法。

無論怎樣，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忙；你們畏首畏尾，難道想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可憐的人餓

死嗎？這實在令人心寒！你們是人嗎？是倫敦市民嗎？」

這時，門裡面的男人不知說了些什麼，我倆絲毫聽不見。

帶頭的男人又更加提高聲音：

「什麼！食物還能支持多久？那我怎麼知道呢？反正，互相幫忙活到最後，就是人的義務啊！也許不久之後，哪邊會有救星出現也說不定。

不用強詞奪理，老實說！你們是害怕將食物所在地告訴這些人吧！這些人若得到食物，你們的份量便減少，是吧？這是眞心話吧！」

在門格子對面的男子說了一些話，那些話我們仍然聽不見。

帶頭的男子以恐怖的臉色瞪視著對方好一會兒。

「好，你們若這樣認爲的話—。」

突然，帶頭的男子從格子中間伸出手抓住對方的手腕，拉到面前扭轉著；然後又拉著在旁邊的瞎子的手，讓他緊緊地壓住那眼亮男人的手腕。

「不要放開啊！」

帶頭的男人一面說，一面跑到門栓邊。

門內側的男人也不再靜止不動；他從格子之間伸出另一隻手，揮了一拳；這一擊，打中了瞎子的臉頰。

「畜生！」

瞎眼的男子發出呻吟聲，更用力地扭轉壓住的手；而帶頭的人則拼命想打開門栓。

吧咻！

一發槍聲響徹大地。子彈打在門的鐵格子上迸飛了。

帶頭的男子大吃一驚，雙手放開門栓。

「殺人啦！」

「卑鄙的傢伙！」

後面的群衆發出咒罵聲。

這時候，門內側的一個男子迅速端起輕機槍。

嗒嗒嗒嗒……。

「危險！」

我把喬吉拉拉過來伏在地上。

雖然知道這只是嚇唬人罷了，可是，槍聲卻令那些人顫抖不已。

當我們抬起頭來的時候，瞎子們已完全潰散，各向各的方向摸索逃掉了。

「喂—等一等！不要這樣四處分散呀！」

帶頭的男子大聲叫喊道，唯已無法集合潰散了的瞎子們；我俯視著那邊的情形，喬吉拉說：

「那個人所說的話很對呀！」

「當然對呀！可是，同時也是錯誤的；那個人一直等待著援兵來臨，我覺得那是絕對不會來的。

將食物的所在地告訴瞎眼的人們，我們也能夠做；只是瞎眼的人實在太多了；而且，過幾個禮拜之後，當食物告罄時……以後怎麼辦呢？不管我們怎樣努力，也無法賑濟那些人，若有，則僅延長這種悲慘的狀態罷了。」

「噢！也許我們眼亮的人，自己選擇自生之道較好也說不定；那些在門內側的正常人，似乎是這麼打算的。」

喬吉拉嘆了一口氣。

瞎眼的人已完全走掉了；我和喬吉拉走下小山坡，然後走近大學之門。裡面的人打開門，讓我們進入校內。

「你們那一夥有幾個人？」

「只有兩人；我們是昨夜看到你們的燈號而來的。」

「好的，請見一見上校。」

那男子帶著我們走過前院的草坪。

被稱為上校的人，是在守衛室的房間裡。他長得圓圓胖胖，是個約五十歲左右的人；半白的頭髮及鬍子，理得很整齊；臉色紅潤，像年輕人一般地容光煥發。

我們進入房間時，上校正在桌前寫東西；聽了接待男子的話後，便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我們。

「你們叫什麼名字？」

上校從我們的身世、興趣，直至政治思想，都詳盡地加以訊問，然後記在檔案之中。

「困煩的事情堆積如山，我們需要人才；畢德利先生會告訴你們要做些什麼事。」

上校莊重地說道。總之，我們似乎已通過加入正常人集團的入會測驗了。



一走出客廳，我們又進入另外一個房間；麥可．畢德利就在這裡。

畢德利是個與上校正好相反的人，個子高而瘠瘦，並有點兒小蛇腰。年齡不太清楚，看起來約三十五左右，但大家都說已經五十歲了。或許是徹夜工作的緣故吧！黑眼珠四周微微地發腫。

畢德利先生爽快地迎接我們，並介紹旁邊的年輕女郎。

「仙杜拉．蒂露夢特小姐。是個記憶術的專家…凡經她記憶過的事物，絕對不會忘記；無論人名、長相……。」

年輕女郎點點頭，以嚴厲的眼光望著喬吉拉。

「我曾見過妳的照片，在〝女性的冒險〞廣告上…。」

「請忘掉那件事吧！我實在不願背負女作家的頭銜來生活。」

喬吉拉說。

「我知道了。」

畢德利點點頭，開始說道：

「現在，我們這個集團共有三十五人，其中二十八名視力正常，其餘的則是這些正常人

的丈夫或小孩—他們的眼睛看不見。目前，我們所需緊急處理的乃是離開倫敦；如果準備妥善了，我們打算明天就移遷到安全的地方。」

畢德利也和我們同樣的擔心。

「我們非得接受傳染病的預防接種不可，亦即需要醫生，以及備齊各種醫療品……不過，麻煩你們可能太過牽强；對了，食物及雜貨如何？如果你們打算跟我們一齊行動的話，請改弄一部卡車，準備好寫在這張目錄上的東西。」

畢德利說罷，便交給我一張紙，上面排滿了許多食物和雜貨的名稱。

「食物請儘可能以罐頭、瓶裝或箱子裝好；與其到小店，不如以批發商或倉庫爲目標較爲妥當；我知道這是很辛苦的工作，但請在天黑以前完成；今晚，從九點半起全體召開集會，以討論今後的種種事宜。」

之後，畢德利睜著大眼，注視著我和喬吉拉腰際所戴的小刀。

「有手槍嗎？」

「沒有。」

我回答道。

「為了預防萬一：還是帶著比較好！只要向空中發射就夠了。」

畢德利從桌子的抽屜裡拿出兩隻手槍，推到我們身邊來。

射擊練習

我和喬吉拉卸下小貨車的行李開始出發了。

城裡的人非常稀少；偶而發現的瞎子們，一聽到引擎的聲音，便會避開到人行道上。

首先，必須取得一部大卡車；我們第一次發現到的卡車，上面已裝滿木箱；我們已無暇卸下那些東西。

其次所找到的是空車，一部還像新車一般五噸裝的卡車。

「正合理想的車子。」

我們丟棄小貨車，改乘大卡車。

在畢德利交給我的目錄單上，寫有幾處食品倉庫的住址，我急忙將卡車開到其中一個地方。

倉庫落下鐵門，所幸用鐵棍子撬開，便能捲上來。寬濶的倉庫裡，排著三輛大卡車；其中一輛裝滿了肉罐頭的箱子。

「你會駕駛這種車子嗎？」

我一問，喬吉拉很輕鬆地說：

「不論是小汽車、大卡車；駕駛的方法還不是一樣。」

「嗯！路上不會太混雜，以你的技術應該不成問題！那麼，我們先檢齊雜貨吧！」

我們將空卡車駛往別的倉庫，把鍋子、爐子、水壺等用具，儘可能地裝上卡車。

倉庫旁邊正好有間小餐館，我們走進裡面，簡單地吃過之後再返回食品倉庫。

「其實我正想駕駛一次卡車看看呢！」

喬吉拉雀躍地跳進裝滿肉罐頭的卡車上。

兩輛卡車前後連接，平安無事地返回大學；目錄上的品名還有一半尚未帶回。

我們又出發前往。約在六點半左右，我們又裝滿另外兩輛卡車的東西，返回學校。

「辛苦、辛苦！」

畢德利出來檢查東西。約有半打左右的箱子，是目錄上所沒有的東西。

「那是什麼呀？」

「齒裂槍以及飛鏢。」

我回答道。

「哈啊！征服齒裂植物的道具啊！」

畢德利顯出驚訝的表情，我於是極力強調道：

「想要到郊外過活，這是絕對必備的啊！」

「哎呀，沒關係啦！反正並不佔多大的空間。」

畢德利勉勉强强地答應下來。

我和喬吉拉走進建築物，在餐廳裡喝茶。

「那些人似乎不知道齒裂植物的恐怖啊！這裡沒有它們嗎？」

喬吉拉奇怪地問道。我以齒裂的專家身份說明道：

「這邊乃是市中心，齒裂不會來啊！齒裂不太喜歡有瀝青、水泥或鋪上石子的地方；拔起鐵椿，或穿過鐵絲網而能自由行動的齒裂植物，總是尋找泥土朝向郊外移動。明天，我們似乎要離開倫敦往郊外去；如此一來，就是不願意也會碰上它們的。對了，

你用過齒裂槍嗎？」

「沒有。」

「現在先練習一下可能好一點。」

一小時後，我換上滑雪衣，一付徒步旅行的裝扮；喬吉拉也換了一件草綠色的滑雪衣。

兩人走到附近的庭院；那邊長出許多灌木的嫩芽。

「射擊齒裂植物時，必須把包括葉柄前端漏斗的毒鞭一起打下來。」

我們以灌木的嫩芽代替毒鞭，反覆不斷地練習。不久，一位年輕女郎從學校那邊走過來；上身穿著紅色短外衣，下身穿著綠色長褲，肩上背著一付照相機。同時，還以相機對著我們拍了二、三次。

「你是新聞系的嗎？」

喬吉拉問道。

「哎呀！那有什麼系呢！這是上校的命令，攝取會員的記錄影片罷了。」

女性記錄員自報姓名，叫做耶魯貝斯•凱莉。

突然傳來一陣呼呼聲；一架直昇旋翼飛機出現在大英博物館的屋頂上，慢慢地朝向大學校園飛來。

「是艾班呀！他去找眼睛沒有失明的同伴；我必須把那着陸的情形拍下來。」

凱莉急忙地回到學校。

不久，直昇機的引擎熄火，附近又回復寂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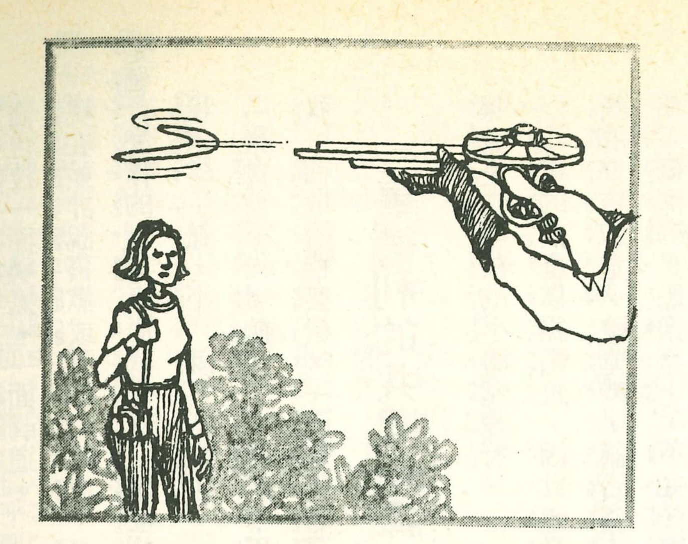
「人類就到此完了嗎？會像興盛於原始時代的恐龍那樣，突然滅亡嗎？一種生物永遠支配著地球，這是多麼不合乎自然啊！」

喬吉拉開始談論這難解的問題。

「人類或許到此完結也說不定；只是我覺得還有生存下去的機會。儘管大部份的人都變成瞎子，然而，像我們這種眼睛看得見的小團體，應該是到處有的。並且，我們可以各自組成團體，打算為重新支配這個世界而奮鬪。

比起我們的祖先，我們更加擁有優越的智慧與工具；只要有眼睛看得見的健壯人類留存下來，應該是有機會的。」

我充滿自信地說。



「是的，沒有希望便生存不了，可是，那麼安全而又確實存在的世界，僅僅一夜之間，竟如此輕易地崩潰掉，這實在是令人震驚啊！」

正如喬吉拉所言，人類所逐漸創造出來的文明，相信是少有動搖的。支配著世界的頭腦，相信是絕對權威的。

然而，仔細想想，人類的頭腦也決非萬能；它祇不過是持有透過由紅至紫之可視光綫，而加以搜集情報，加以利用罷了。以致像現在這種情形，眼睛一看不見，便舉手投降了。

以如此脆弱的能力，人類便一直支配著這個世界…。

「我實在不太喜愛這個被我們遺留下來的

世界啊！」

喬吉拉一面嘆氣，一面說道。

現在並非說喜歡或討厭的時刻；最主要的乃須看清楚這個被我們所遺留下來的世界，是個什麼樣的世界？而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組成。

我望望手錶，不久就要八點了。

「集會前不先塡飽肚子不行啊！否則，被問到什麼話，可都不知道呢！」

我一面收拾齒裂槍，一面催促著喬吉拉。

畢德利的共同組織

集會是在學校的小禮堂舉行。

以汽車的前燈做爲電燈，因此禮堂內部大放光明。

我和喬吉拉進入禮堂時，講台後面已有五個男士與兩個女士不知在談論些什麼。

使人驚愕的是聽衆席上，不知什麼時候從哪裡來的近百個人已排列在那邊；年輕女性較多，約占全體人數的四分之三。

「那些女人幾乎都是瞎子呀！」

喬吉拉未開口之前，我倒沒有看出來。

未幾，麥可．畢德利的高大身影已站立在講台上。

「各位。」

他的聲音溫和，很具誘惑力。

「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刹那之間已告完結；當然，這也不是所有東西全都滅亡。此次的天災雖然大得無以挽救，不過倒還殘餘著生存下去的生路。

各位都知道挪亞方舟的神話吧！聽說在遙遠的古時候，確實發生過極大的水災，那時候，我們的祖先曾絕望過嗎？應該沒有；他們反而振起精神，重新開創未來。

爲期建立新的世界，難道我們不想重新開始嗎？所幸，地球仍然平安無事，並能供給我們食物和原料；利用這些資源，我們自然有生存下去的方法。爲了重建這個世界，我們必須擁有強壯的身心。」

畢德利的演說簡短而中肯，似乎深深帶給人們希望；場內的氣氛已逐漸帶著生氣了。

接著，上校站在講台上，說明實際的狀態。

「在人口密集地帶，恐怕會有傳染病發生；我們必須儘早逃離倫敦；起程的時間是明天正午。

依據各位的工作，維持生活某一程度所必須的物資，幾乎已全部收集完畢；最少在一年之開，我們必須與外部的所有關係斷絕，而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生活；因此，我們決定選擇各地的寄宿學校，或鄉下的大宅院居住。」

上校坐下之後，畢德利又站起來，同時介紹一位年輕女郎。

「各位，這位是芭小姐；在我們這一群人當中，沒有一個富有醫學常識，內心實覺非常困擾；等接到芭小姐時，方始寬下心來。

芭小姐雖不是醫生，但卻是個經驗豐富的護士小姐；從今以後，我打算就委託芭小姐來管理我們的健康吧！」

護士芭小姐一面紅著臉，一面在講台上做簡短的致詞；並且在最後加上了一句：

「現在最為恐怖的，便是傳染病的發生；各位走出禮堂之前，我會為你們注射預防針。

」

接著，一位白髮男士走到講台上來；他是金古史東大學社會學教授保雷斯博士。

「各位，我已即將七十歲了，也許在這個團體中是年紀最大的一位；我從學生時代起大約五十年間，都一直針對人類的社會制度進行研究。人類社會有各式各樣的制度；而每一形式的社會，又因其各個時代的風俗習慣，自然而然產生了不同的特徵。

某種社會對某一個時代而言，在道德上被認為是正確的制度，對另外一個社會，另外一個時代而言，卻被看成難以饒恕的不道德行為，此乃屢見不鮮之事；當然，相反的情形也同樣發生。

舉例來說，請各位想想今天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呢？任意進入別人家裡，而且隨便地拿出別人東西的人，一定很多才對；若在兩天前，像此種行為可能將被處以闖入私宅或竊盜的罪名吧！

然而，我們所一直生活下來的社會，已在兩天前崩潰；我們所認為正確而一直遵循的社會制度，已完全破壞了。換言之，從前被認為犯罪的行為，現在已變成不犯罪了。

現在，我們乃是生存在與兩天前完全不同的社會中；我們必須思考在此種社會裡，怎樣的生活…怎樣的社會制度，最能適應我們方面來著手。我覺得這並不是簡單的事情；可是，若不拿出勇氣來接受的話，我們的未來是無法開展的。

如果各位想加入這個共同體，敬請多加覺悟；男人全部要參加工作，女人則須全部生育孩子。

而且，我們可以扶養眼睛看不見的女性—唯有女性，我們並沒有餘力養活瞎眼的男人；因爲眼睛看不見的女性，可以生出眼睛正常的嬰兒。在我們的新生世界中，眼睛看得見的嬰兒，比什麼都來得重要。」

保雷斯博士一說完，場內靜得鴉雀無聲；不久，到處響起耳語聲，最後一位女人站立起來。

「博士，我有問題。」

「請發問。」

「這個共同體中，男女的比率是一比三，男人即使全部結婚，女人也才只有三分之一能夠結婚；剩餘三分之二的女人，難道說能生小孩嗎？換句話說，我們是否考慮廢止正常的結婚規章呢？」

「男女以一對一來結婚的規章，已在兩天前廢止了；最初的婚姻，並未規定男女必須一對一結合。古時候，所羅門王擁有數百個妻妾；再說，回教徒們甚至被允許娶三個太太。結

婚的規定，乃因其時代，以及社會之不同而有所改變。

對於我們這個共同體，怎麼樣的結婚規章比較合適？等會兒各位仔細考慮之後，必須作決定。

如果不喜歡我們這個共同體規章的人，請到其他地方，參加其他的共同體，我們決不勉强。也許其他的方法也能創立另外一種共同體。」

保雷斯斬釘截鐵地說。

然後，別的發問者又站起來，討論拖得很久。

喬吉拉和我離開座位，走到芭小姐所在的桌子旁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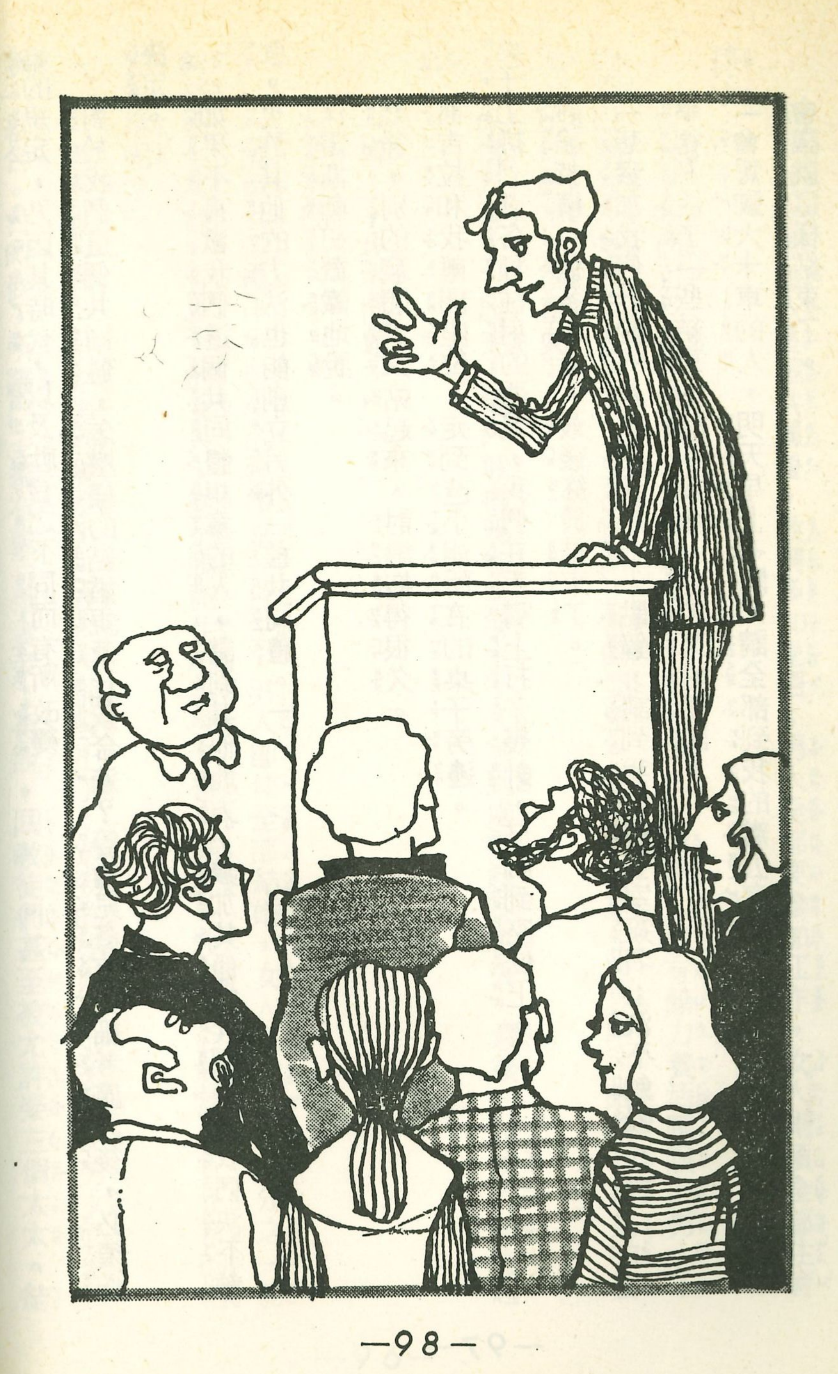
桌子上排列著各種注射的器具，我們在手臂上打了幾針，又回到座位上。

討論持續一個多小時，最後終於結束了。

「想參加我們計劃的人，明天早上十點鐘，請到我的辦公室簽名；決不勉强。」

畢德利說了一些結束的話；接著，上校又附帶說：

「會駕駛大卡車的人，明天早上七點，請全部到我的辦公室來。」



我邀請喬吉拉走到外面。這是個柔和的夜晚；塔上的燈火，跟昨天同樣貫穿整個夜空。

突然，喬吉拉說：

「比爾，瞎眼的女人那麼多；你知道是從那裡來嗎？」

「大概是我們去找尋食物和雜貨時，畢德利的伙伴到街上搜集來的吧！」

「不，若是在街上徘徊的瞎子，決不會那麼鎮定；那些女人可能是從那個盲人機構被帶回來的；由於原本就是瞎子，因此，對於這次〝突然變瞎的意外〞便無需慌張呀！那些女人已習慣瞎眼的生活，而且可能也會工作；這點就是畢德利的目標啊！」

不愧是個女作家，喬吉拉的觀察力確實銳利。

到明天早上，約有九個人參加畢德利的計劃呢？根據喬吉拉的預料，全部的女人可能都會參加。

「特別是瞎眼的女人，更需給予照顧；何況大部分的女性，總是需要嬰兒啊！」

「我也想有個小孩啊！如果那是我和妳的小孩的話……。」

我結結巴巴地說。喬吉拉則安然回答道：

「謝謝您！比爾。我好高興。」

然後現出莊重的表情。

「只有我們兩人，也不能隨心所欲地生活呀！新的婚姻規定已完成了啊！如果我是領導者，一定讓每個男人擁有三個太太，一個是眼睛正常的女人，另外兩個則是瞎了眼睛的。」

「你是說正經的嗎？」

「當然是真的呀！要是你真心愛我，請你也一起接受另外兩個瞎眼的女人；我們是眼睛正常的人，這種幸福也必須分給瞎眼的小姐們啊！

正如保雷斯博士所言，社會是改變了；改變結婚規章乃是理所當然呀！對我們的共同體來說，如果認爲一男與三女結婚的規章是適合的話，應該就會這麼做的。

不要擔心吧！我會爲你選擇兩位性情溫柔的瞎眼小姐的。」

像這樣，對於喬吉拉的勇氣和同情心，我眞不知道要怎樣回答才好。

建築物裡，開始播出音樂；是約翰．史特勞滋的華爾滋；大概有人在放唱片吧！

喬吉拉目光閃閃，拉著我的手。

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開始跳起舞來了。這是穿著滑雪衣，佩帶腰刀之紳士淑女的社交舞。

我們一面緬懷消逝的世界，對難予預計的未來寄以希望，同時一面繼續地舞著。

柯加的共同組織

我夢見我走在寂靜的街上；不知哪個地方響起鐘聲，一個男子叫喊道：

「喂！那個畜生逃掉了呀！小心啊！」

我猛然驚醒過來，鐘聲的確正在響著；卡噹、卡噹，非常吵雜的聲音。

我坐在床鋪上揉著眼睛；那時候，不知誰叫喊道：

「失火啊！」

我跳下床跑出走廊。

昏暗的走廊上，洋溢著煙的味道；房門開關的聲音，再加上人們叫喊聲和跑步聲等等混亂不堪，吵得非常厲害。

「喬吉拉不知怎麼了？」

我向著有女人房間的右側跑過去；走廊盡頭有很高的窗戶。微弱的月光由窗戶射進來。

沿著走廊牆壁，瞎眼的女人摸索地找尋生路。

「喬吉拉！」

我一面高聲叫喊，一面摸索到樓梯邊。

咔嘡！咔嘡！

下面的大廳裡，鐘聲不斷地響著；火煙也從下面吹上來。

我鑽出煙層走下樓梯；當還剩一階的時候，不知絆到什麼東西，竟向前摔倒了。

我後腦受到一陣激烈的震擊，眼前變得一片昏黑。

此後不知過了多少時間？

起初感到一陣頭痛，接著睜開眼睛，又感到十分刺眼；原來是强烈的陽光，從有點兒髒的窗戶照射進來。

不知何時，我已躺在從未見過之房間的床鋪上。

「這裡是什麼地方呢？」

我想爬起來，手卻無法動彈；這也難怪，因爲我的雙手已被綁在一起了。這是非常牢固的綁法；它以軟電線不鬆不緊地繞了好幾圈，打結的地方則綁得無法以牙齒解開的程度。

「混蛋！」

我咋了一下舌頭，環視四周；這是一間狹窄的房間，除我所睡的床外，其他什麼也沒有。

「喂！有人在嗎？」

我一大聲叫喊，房間外面便響起曳足似的聲音。房門打開，一個男人出現了；在那小頭上，戴著一頂帳幕帽；臉上長滿不加梳理的鬍子，膚色略黑，胸前吊著一條皺巴巴的領帶。眼睛睜得很大，卻無法直視到我，而向著床鋪的邊端走來；又是一個睜眼瞎子。

「啊，醒過來了嗎？請躺在那邊不要動，我去給你端茶來好吧！」

男子和藹地說完便離開了。

我並不打算到處活動，其實也沒有那個時間，那男子立刻就回來了，他左手握住茶杯。

「兄弟！你在那裡？」

「就在你的正前方啊！在床上。」

我回答道。

「好的。」

那男人將右手伸向前面，當碰到床緣時，才沿著床緣走到我身邊。

「來，喝一杯吧！這是加上甜酒的咖啡，可以恢復精神呢！」

男子一面說，一面把杯子遞過來。

「謝謝！」

我把杯子夾在被綁住的雙手之間；如此，不要讓對方存有警戒心才是聰明的。

喝了一口咖啡之後，我說：

「我叫比爾，請多多指教。」

「我叫亞魯發。」

言詞雖然粗暴，但卻不像壞人；多少放心一些，我又問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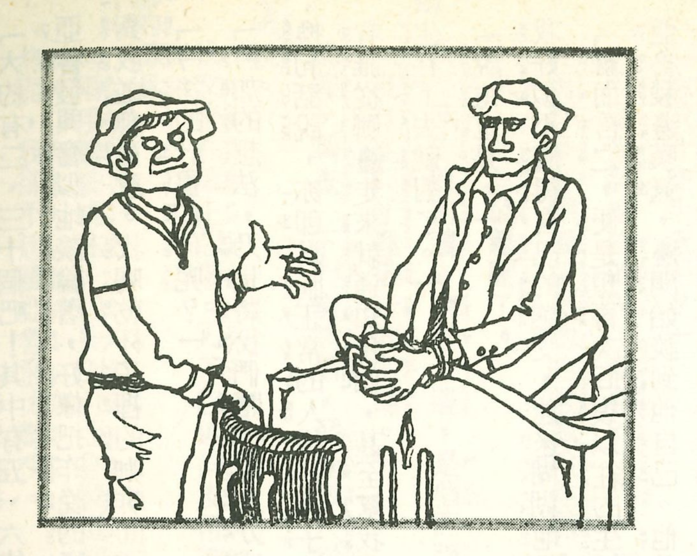
「昨晚的騷擾到底是什麼事情呢？」

「昨天白天，在大學門前有一點兒小糾紛，你大概知道吧！」

「啊，我正在參觀呢！」

「事情結束之後，威爾夫雷特．柯加—那時正在講話的男人—於是決定〝用槍彈攆走前來談判的人，實在不能原諒；我們一定要讓他們得到充分的報復〞。

這時，我們已得到三個在大學裡面的人—眼睛看得見的兩男一女—的協助了；由於他們



的幫忙，才會發生昨晚的騷亂。柯加這傢伙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

「這麼說，就是柯加所計畫的啦…火警也是嗎？」

「火警？別那麼小題大作吧！我們只是在樓梯下面張拉鉤脚的鐵絲，在大廳燃燒紙片和木屑，並咔嗤咔嗤地敲著古鐘罷了！如此一來，我們猜想眼睛看得見的人，一定會最先跑出來。

此次戰略非常成功。眼睛正常的人，一個接一個地走下樓梯，當脚被鐵絲絆住便向前傾倒了。於是，柯加和另外一個眼亮的同伴便將你們擊昏，我們則把你們搬上卡車。」

「那位叫做柯加的男子，似乎是個了不起

的人呀！那麼，設計這個圈套約用了多少人呢？」

「大約有二、三十個吧！其中有五、六位是瞎子呢！」

亞魯發興奮似地談論著，好像把昨晚的騷亂，看作運動一般；至少對我而言，可以確知他們對我並無敵意。我喝乾杯子裡的咖啡問道：

「今後的計畫如何呢？」

「柯加的想法，乃是將我們瞎眼的人分成幾組，然後把你們看得見的人，每組各分配一個；換句話說，亦即眼睛正常的人擔任瞎子的眼睛功能，以當做最好的嚮導者。有誰從哪邊走來就通知我們，甚至幫我們設法解決毫無辦法的情況；亦即你們幫助我們繼續生存下去就對了。」

「說得也是。」

我好似不懂得自己的感受，迷迷糊糊地說。

「總而言之，便是想再次回復以往的生活啊！」

亞魯發邊嘆氣，邊開始談到他自己。他曾到處遊歷做過多種職業，雖然辛苦一些，但是卻滿意地生活著。說完之後，他又問我：

「你做什麼生意呢？」

「照顧齒裂植物的呀！無聊的工作。」

我說許多有關齒裂植物的常識給他聽，亞魯發似乎毫無感覺的樣子。

不久，亞魯發離開了。

我下床走近窗邊；窗子下邊，是個四面被大廈的牆壁所包圍的內院。

「沒有從院子裡逃走的道路。」

接著，調查一下門窗看看，發覺被人從外面鎖住。以目前自己所處的環境看來，可能無法逃脫。

我又坐在床上想著。刀子已連同皮帶被沒收了，環視房間裡面，也找不出一件可做爲武器的傢具。

「兩手雖被綁住，但要對付亞魯發這樣的人還是足夠的。」

然而，我卻不想讓亞魯發太難受。

「那傢伙是個瞎子，而我則看得見；我想不必太急躁，不久也一定會有逃脫的機會出現。」

我自言自語地說道。

一個小時後，亞魯發又出現了。這次端來一盤飯菜和一杯茶，盤子上只放有湯匙而已。

「沒有刀子，也沒有叉子……。」

「哎呀！吃飯用手抓抓也沒什麼關係嘛！」

我一面用手抓著飯吃，一面打聽同時被捉來之同伴的情形。

「你們也捉到眼睛看得見的女人嗎？」

「呀！女人也有啊！」

亞魯發說他並不知道那女人的名字。

等亞魯發回去之後，我躺在床上稍為睡了一覺。雖然是小睡一會，但是當睜開眼時，頭痛已大致痊癒了。

亞魯發又端來飯菜及茶水出現時，柯加也一起來了。他似乎顯得非常疲勞，不像昨天在大學門前發表演說那麼樣精力充沛，其腋下挾著一堆文件。

「你知道我們的計劃吧！」

柯加以刺探的眼光望著我。

「問過亞魯發了。」

我一點頭，柯加便把文件放在床上，打開最上面的一張；那是大倫敦市的市街圖，哈姆斯第多的一部分以及瑞士小屋的區域，全以粗藍綫畫起來。

柯加指著這個區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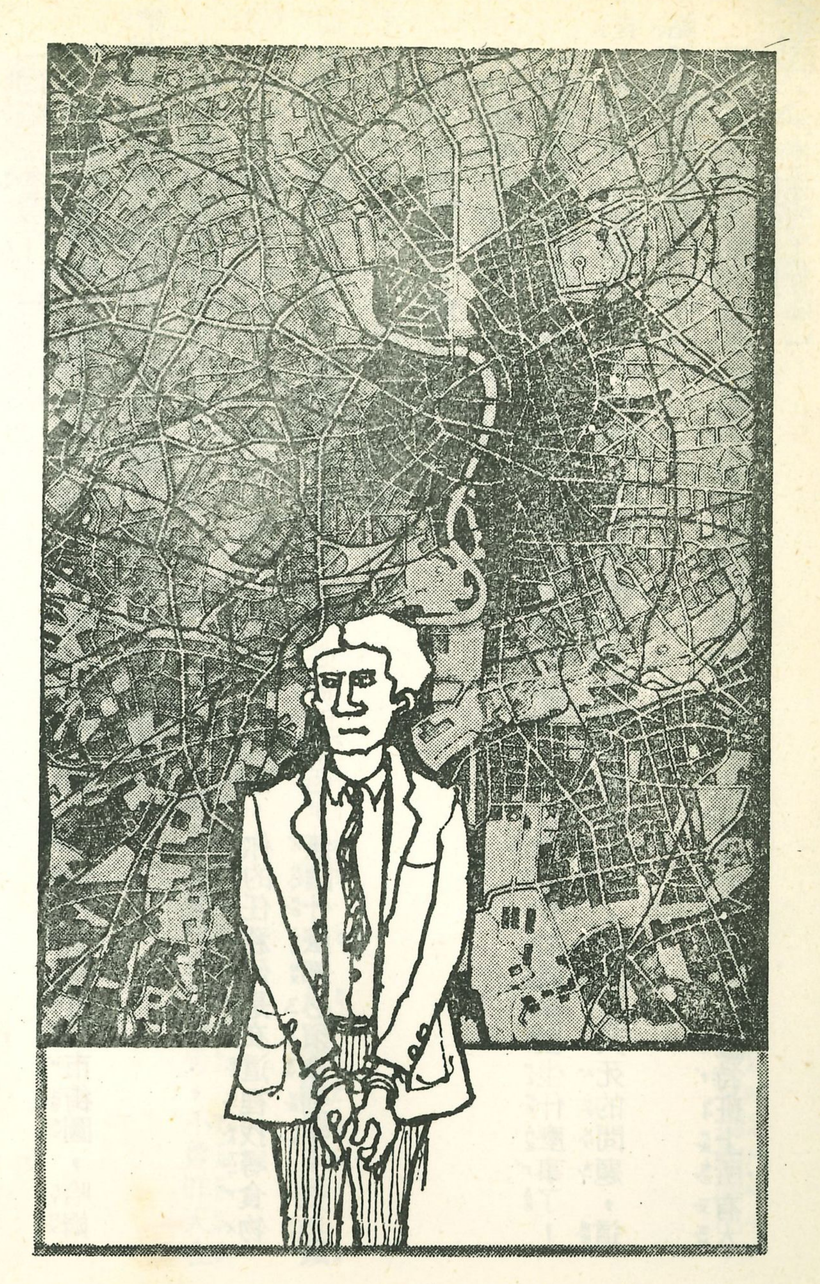
「這部份就是你所負責的，你的一班就在此範圍裡活動；你的任務便是在這裡找尋食物，而給自己那班的人吃。不祇食物，班上的人所必需的東西，無論什麼都必須拿到手，知道嗎？」

「若沒照這麼做，會怎樣呢？」

我企圖詢問看看。

「你如果不盡職責，班上的人便會餓肚子吧？如此一來，我可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畢竟，人群中也有粗暴的人在內呀！大家不能半開完笑地做這件事，此乃生與死的問題，這一點請不要忘記呀！

明天早上，你開卡車把你班上的人送到分配的地區，在援兵未來之前，維持班上所有人之生活，便是你的工作。」



「援兵若不來呢？」

「一定會有援兵到來。總而言之……請你盡你的所能吧！」

柯加想離去了。

我拉住他，問道：

「你是否把一個叫做喬吉拉・布雷頓帶到這裡來呢？」

「噢，你們的名字，我一個也不知道。」

「金頭髮，身高約一六五公分，眼睛略帶灰色的年輕女郎……。」

「這樣的女人倒有一個，不巧卻是個瞎子；對不起，我有事先告辭了。」

柯加說罷便走出房間。

我查看一下地圖，所擔任的區域是住宅區，想找尋食物的話，似乎是個不太理想的地方。

不管怎樣，反正在脫逃的機會未到之前，只好照柯加所說的去行動了。

我拜託亞魯發說：

「若有叫做喬吉拉・布雷頓的女人，請寫信給我好嗎？」

「對不起，這是不行的；我不能破壞規則呀！」

亞魯發搖搖頭；後來，經我百般地拜託，他才答應把我所擔當的地區通知喬吉拉，同時調查喬吉拉所負責的地區後再告訴我。

當自己獨處時，我又悶悶不樂起來。

現在，兩種共同組織已開始活動了；到底那邊的做法才是正確呢？

以我而言，我覺得麥可．畢德利所率領的共同組織，似乎正確一些。

威爾夫雷特．柯加所率領的共同組織，乃指望有援兵前來救助；而當援兵未來之前，儘可能救活更多的瞎子，這是它的目的。

能夠統治現在這種混亂局勢的強大援兵，到底會從哪裡來呢？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似乎是很少。

如此說來，打算救出能力範圍內所及的瞎子之畢德利共同組織，應該比較合乎道理。

我和喬吉拉都堅持加入畢德利的組織，在新規章之下，從事重整社會的工作。

然而，我現在卻不得不在柯加的共同組織下工作。

喬吉拉在哪兒呢？又變得如何呢？

紅髮男子

第二天早晨，亞魯發很早便進來了，後面還跟著一位眼神銳利的高大個兒；那男人不是瞎子，卻很神氣似地玩弄著一把磨得閃閃發亮的切肉菜刀。

「請伸出手來，兄弟。」

亞魯發說著。我伸出了雙手。

「不要動哦！」

亞魯發摸索著我手腕上的鐵絲，並以鐵絲剪子，吧地一聲剪斷；接著，他又拿出手銬。

剎那間我覺得很迷惑，若要逃走，現在就是機會了；然而，即使擺脫掉亞魯發，房門邊卻還有個大個兒；那傢伙將菜刀擺在胸前，細心地注視著我的動作。

我打消念頭，乖順地伸出雙手。亞魯發在手的四周摸索一陣後，「喀嚓」一聲戴上了手銬，如果沒有鑰匙，是絕對拿不掉的。

亞魯發和大個兒一塊出去，不久又立刻端來我的飯菜。

兩小時過後，大個兒走進來，並搖搖著菜刀指向房門的方向，說道：

「過來吧！」

我被人以菜刀頂著背脊，然後走出走廊，步下樓梯，再橫越大廳，來到街道上。在這兒，已有兩輛擠滿了瞎子的大卡車等待著。

大卡車後面，柯加與兩個瞎眼的男子並排站著，並且向我招手。

我走到柯加身邊，他一言不發地在我雙手之間加上鐵鏈；鐵鏈的兩端附有皮繩子，一端連在瞎子的左手腕，另一端則連接在另外一個瞎子的右手腕。

如此，我便被挾在兩個健壯瞎子中間了。

「最好不要做出愚蠢的行為，如果你認真地克盡職守，這些同伴也會真誠對待你。」

柯加向我忠告道。

我和兩個瞎子一起爬上卡車的後座。

卡車在大街上行走了一會兒，終於在瑞士小屋的附近停下來。

我們一跳下卡車，它便掉頭駛向原來的道路。

「把我們拋下就要逃走了嗎？」

「不是人！」

瞎子們向遠離的卡車大聲叫罵著，一個女瞎子也因憤怒而歇斯底里，不停地把頭猛撞在牆壁上。

我轉向瞎子們說：

「首先，你們需要什麼？」

「宿舍。睡的地方必須先安頓下來呀！」

其中一人回答道。

在考慮自己逃脫之前，即使我本身，也希望能替瞎子們找個安身之處。

我數一數瞎子們的人數，總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十四個女人。

要收容這麼多人，且能儲存食物供其生活者，唯有旅社之類的地方才行，我希望盡量能找到不需爬樓梯的地方。

不久，我找到一處最適合瞎眼的人所住的宿舍；那是一棟四間二樓連在一起的公寓。

走進裡面一看，在休息室裡正有六個瞎眼的人，其中有一個老年男人，中年男子，中年婦女以及三個少女。那中年婦女即是公寓的女主人。

我告訴她希望能讓這五十二個瞎子住下來。

「不要！眼睛都看不見了，還能照顧人嗎！請到別的地方去吧！」

女主人以尖銳的聲音叫嚷道。

我總覺得公寓裡似乎藏有貯存的食物，而女主人則像怕被我們搶走似的。

於是我告訴她，我們搜集了大量的物質，女主人的態度才突然改變過來，她算過和我們一起生活是佔便宜的。

我下定決心。

「我儘量在一、兩天內努力工作，以使這個團體能夠自立；之後，我再逃出去和喬吉拉一起生活。」

第二天開始，我帶著瞎子們，一間一間地調查附近的商店；發覺大都已被破壞了；櫥窗被敲毀，半開了的罐頭，以及破裂的包裹，被丟得滿地都是。

不過在商店裡面，還是找到幾樣未動用過的箱子和包裹。

瞎眼的人們把沈重的箱子從商店或倉庫搬出來，放在手推車上帶回公寓；這工作對他們而言，實在很費勁。

要是我不在那邊一一指點的話，什麼事都做不成了。我總是使用五、六個人的作業班，

來實行物資集中；這時，留在公寓裡的瞎子們，則幾乎是什麼都不會做。

如果再有一個眼睛看得見的人，那麼工作可以進展到快二、三倍。

白天，我幾乎忙得無法喘息；夜晚，由於白天的疲勞，一躺下來便立刻睡着了。無論白天或黑夜，我實在沒有餘暇考慮其他的事物。

當然，我並未忘掉逃走的打算。早晨，當我一睜開眼睛時，便自言自語地說：

「明天，大概能完成讓瞎子們自立的準備吧！如此一來，我就可以逃離此地去找喬吉拉了。」

然而，隨著日子的消逝，我發覺逃走愈來愈難以成功了。一部分瞎子們，雖稍微記得一些作業的程序，但是我若不在旁邊，卻連個罐頭也沒法順利打開，因此別說可以逐漸不需我的幫忙，反而愈來愈少不了我存在似的。

每個瞎子對於工作都非常地賣力，並且努力設法生存下去；一看此種情形，我的決心也逐漸動搖了。我一直擔心情形如再繼續下去，最後會變成如何。

第五天早晨，當我帶領作業班的瞎子要出發時，從二樓傳來女人的叫聲：

「比爾，請過來一下！有二個病患情況非常嚴重啊！」

緊跟在我身邊的兩個瞎子，拉著鐵鏈要我走出外面，意思是說不要管什麼病人。

我勃然大怒地叫喊道：

「你們萬一生病了，我也可以裝成若無其事的不管吧！」

那兩個看守的瞎子，似乎覺得太讓我生氣不太妙似地，終於勉強的爬上了二樓的樓梯。

病人是個年輕男子和一個中年男子，兩人均發高燒，並喊著「腸子痛死了。」

到底是什麼病呢？不巧，我又沒有醫學常識，只覺得好像是傳染病似的，於是，我吩咐大家將他們兩人移到空房間，並請那個叫我的女人看護他們。

不幸的事情接二連三的發生。這一天，在我們前往的地方也發生了意外。

約在中午時分，我率領二十個左右的瞎子，前往北方距離公寓約一公里的商店。

當進入商店街時，我急忙要班上的人停下來。

在食品雜貨店門前，正有別隊的人把食物搬進大卡車內。

「發生糾紛可不太好，到別處找吧！」

我打算將自己的隊伍繞道右方，一個紅頭髮的年輕男子從店裡面走出來，很明顯地，他是個眼睛正常的人。

那傢伙飛快地從口袋拿出手槍。

就在那一瞬間，子彈打在我身邊的牆壁，發出了響聲。

我方隊伍和對方隊伍的瞎子們，爲了想弄清楚發生什麼事，便互相呆望著對方的眼睛。

紅頭髮的男子又開槍了，他好像是瞄準我，子彈卻偏向左邊，射中其中一個看守者。

「哎呀！」

那個瞎子慘叫一聲倒了下來。

這不是恐嚇，紅髮男子的確是想殺死我。

我拖著倒下來的瞎子以及另外一個瞎子，躲到陰暗的地方。

「把手銬的鑰匙給我，戴著這種東西什麼事都做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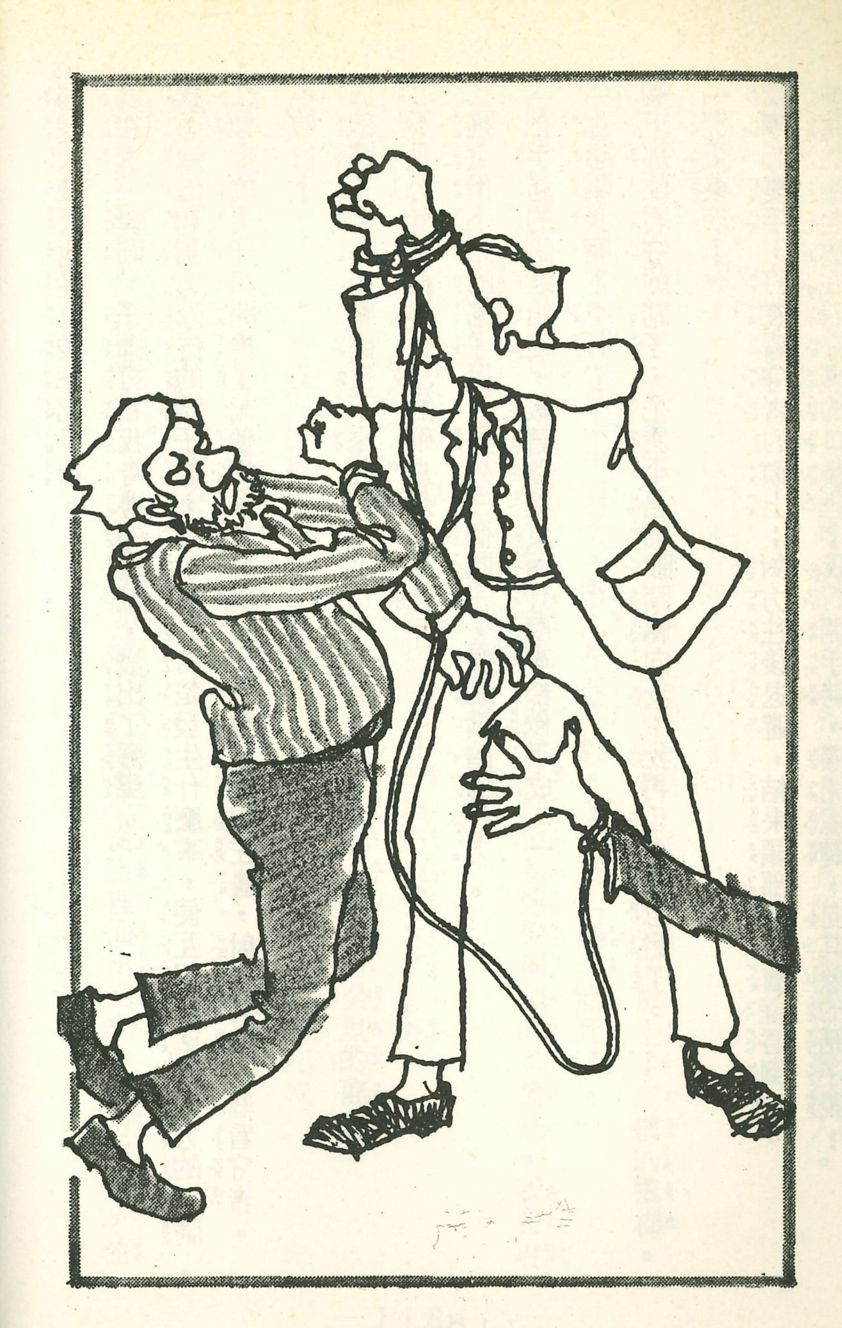
「你想騙我啊！不行！」

剩下那位看守的瞎子，把看不見的眼睛轉向我；我再也無法忍耐了。

「混蛋東西！」

我舉起雙手，打在看守者的頭上；對方往後退避，結果頭部碰到牆壁昏倒了。

手銬的鑰匙放在看守者的口袋裡，我打開手銬，撥開鐵鏈，向其餘的瞎子說：



「大家往右邊直跑，一塊兒走，如果七零八落分散開來，可危險得很呀！」

紅髮男子並沒有立即追趕我們的隊伍，由於我們並未反擊，因此，他大概認爲瞎子們沒有武器，而且以瞎子的行程，反正也無法快速脫逃吧！

我自己一個人留下來，躲在住宅的院子裡，然後從圍牆的空隙注視著紅髮男子。

東西堆積完畢，紅髮男子獨自一人慢慢地追逐我的隊伍。接著他發現陰暗處的那兩個瞎子，由於兩人都以鐵鏈連結在一起，所以，他好像在沈思哪個才是我們的頭領似的。

紅髮男子把手槍收進口袋裡，然後又慢慢地追趕其餘的瞎子們。

突然我恍然察覺到：

「這傢伙跟在瞎子後面，可能是想查出我們的所在地，然後趁機刼掠我們的存糧啊！」

好在瞎子們自己無法找到返回公寓的道路。

我拾起身邊的樹枝走到道上，一面敲打人行道的邊緣，一面走著。這乃爲了讓紅髮男子以爲我是一個獨行的瞎子。

紅髮男子就在我前面約五十公尺的地方，而在他前面五十公尺左右，則是我隊的瞎子們。

瞎子們還是找不到通往公寓的轉角，始終繼續向前直走。

不久，其中一位瞎子落後人群，並停止在街道中央；接著放下手杖，兩手抱著肚子，就這樣倒在路上痛苦地翻滾著。

紅髮男子走近倒在地上的瞎子身邊，目不轉睛地俯視著他；之後，從口袋拿出手槍射穿那瞎子的腦袋。

震耳的槍聲，響徹整條街道。

前面的瞎子站住了，我也停止腳步。

紅髮男子好像已對我的隊伍失去興趣似的，回過頭，開始返回原來的道路上。

我仍舊用樹枝敲著地面向前推進。

當我倆擦身而過時，紅髮男子對我毫不注意，我仍舊裝成瞎子的模樣，同時略微看了一下對方的臉，發現他還是個年輕人，但臉上表情卻冷峻而孤寂。

和那男子相距一段距離之後，我加快腳步，追上自己的隊伍。

瞎子們聽到槍聲後便一直站在那邊，他們互相討論是否繼續前進。走進人群中，我開口說道：

「怎麼樣，我已拿掉手銬和鐵鏈了；今後，我將以我認爲不錯的方法來照顧你們。」

不久，我發現到一輛大卡車；然後載著瞎子們平安無事地返回公寓。

郊外的敵人

公寓裡已有討厭的消息等待著。另外有兩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罹患嚴重的腹痛，聽說已移到另外一棟房子了。

「病人最好不要再增加，但……」

我受到不安的壓迫；目前沒有醫生，即使疾病產生了，也完全不知道它的病名及治療方法。

另外，還有一樣新的擔憂困擾著我；那就是紅髮男子所率領的共同組織。

這個共同組織和柯加的共同組織同樣，是由一個看得見的人照顧許多瞎子的組織；兩者之間有一點不同：柯加是個戰鬪性的男子，不隨便殺人；而紅髮男子則是不同於一般眼瞎或正常人，只要是阻擾到他們，便會遭受到像動物般地予以射殺。

萬一我不再時，紅髮男子的隊伍來襲擊公寓，那該怎麼辦呢？也許他會把東跑西竄的瞎

子，一個一個地殺死，然後奪走貯存的食物揚長而去吧！

我完成了盡可能的防衛準備；決定避開與紅髮男子碰面的地方，而向其他地方出發。

我所擔當的區域是個郊外住宅區；在哈姆斯第多．彼斯公園的公車終站附近，有許多小商店和倉庫等等。

這一帶幾乎尚未被破壞；在最近幾天前，旅客還熱鬧異常，現在卻死寂不堪。

路上躺著幾具屍體，或許多在商店或住宅裡面，還有相當多的人死了也說不定。

在忽然變成瞎子時，人們曾經走到外面，後來隨著日子的消逝，身體轉弱或生病，因此又紛紛回到屋子裡了。

我把卡車停在食品店門前，傾聽了一會兒—聽不到拐杖敲打的聲音，也看不到半點兒人影。

「好，大家下車！」

我要瞎子們從卡車上下來，撬開商店的店門。

店裡面排滿了奶油、乾酪、臘豬肉以及砂糖等等；我把工作分配給他們，現在瞎子們已經了解工作訣竅，只要教予程序，他們自己便能將東西搬上卡車。

利用這段空檔，我去調查裡面的貯藏室及地下室。

地下室裡堆積著大箱子裝的食物；正當檢查箱子時，上面發出了叫喊聲。

「救命啊！」

接著，地板發出碰裂的聲音。

一個男子從蓋板的開口，倒栽洋蔥地掉下來。

「紅髮男子的分隊來襲擊我們了。」

我跨過倒在地上的男子，小心翼翼地爬上階梯。

首先映入眼底的，乃是蓋板那邊一群急急退後之半長筒皮靴的集團。

我立即跳上地面。就在那一刹那間，瞎子們一個接一個地掉進蓋板裡面。

咔噹！

外面的玻璃窗發出響聲破裂了，隨著聲音而來的是，三個男子從外面滾進店裡面來。

綠色的長毒鞭，重重地打在一個即將跌倒的男子身上。

「啊！」

那男子叫了一聲，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其餘兩人爬在佈滿玻璃碎片的地上，接著又因同伴的推擠，兩人也掉進蓋板的洞穴裡。

「對了，這裡是郊外……我差點把齒裂忘掉了。」

我站在箱子上面往外看；外面有三棵齒裂，一棵在馬路上，兩棵在人行道；其旁邊躺著四個男子。

漸漸地，我已察覺出這條街的商店何以未被破壞，爲什麼毫無半點人影了。

我們到此地時，如能仔細檢查一下躺在路上的屍體，應該可以看出被齒裂毒鞭所擊中的痕跡才對。

「大家鎮定，從後面的出口逃走……。」

我一面跳下箱子，一面吼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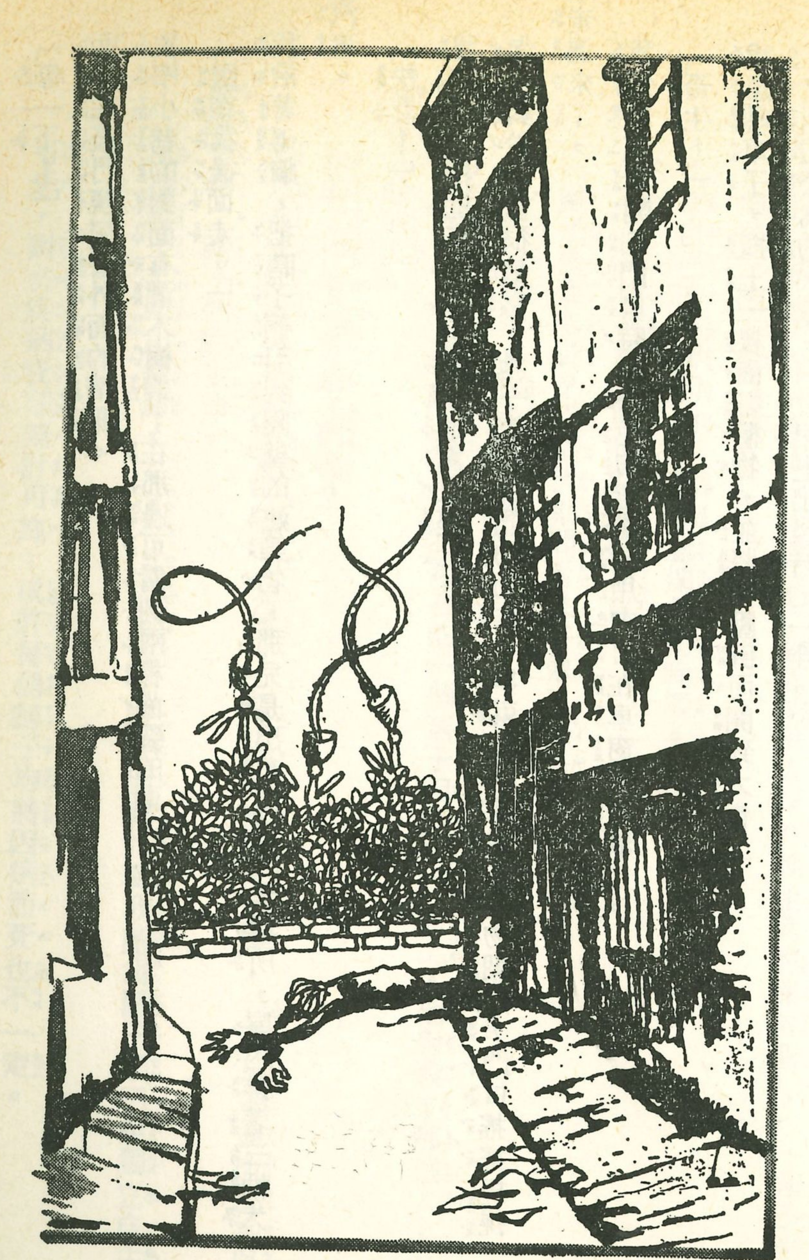
瞎子們摸索地走向後面的出口；有兩個男子從蓋板的洞穴裡爬出來。

這時候，一棵齒裂植物穿過破裂的櫥窗，伸出毒鞭。

「哎啊！」

其中一人慘叫一聲倒了下來。

其餘的瞎子們，害怕得相互推擠摸索到後門。



「等一下！」

我站在後門窺伺著外面的情形。

狹窄小巷的對面有灌木樹叢；在那邊可看到兩棵齒裂的頭。

「跟在我後面走。」

我沿著磚牆，把瞎子們引到隔壁的建築物，那兒是出租汽車的營業所，屋內排著三輛大型汽車。

「快點！」

將瞎子們推進車子後，我鑽進駕駛座上。

齒裂對於聲音很敏感。牠一察覺我們的動作，早就有兩棵齒裂植物朝向大門口搖搖晃晃地走過來了。

我發動汽車開到門口時，綠色的毒雙便用力打在車窗的玻璃上。

「畜生！」

我急轉車子，撞上一棵齒裂植物，並將牠壓倒而開到大街上。

平安返回公寓的人數，只有早上出發時的一半。

再者，當我不在的時候，又增加四個新的病人。昨晚生病的那兩個人，一個已經死了，另外一個也已經奄奄一息。

我在自己的小房間內，點著臘燭用完晚餐。

這時，又傳來增加兩個病人的消息。

「難道是傷寒嗎？從潛伏期間看來好像又不是……。」

即使病名清楚，我也毫無辦法。

紅髮男子也已經害怕疾病；我隊裡的一個瞎子因病倒在路上，他射殺了那個人，且停止追踪其餘的人。

我的工作有益於瞎子們嗎？

雖然遭受紅髮男子所率領之暴力集團，以及齒裂植物的襲擊，我還是竭盡所能地保護自己所管轄之瞎子們的生命。

我擺脫了手銬和鐵鏈，並沒有立刻逃走，我一直幫忙到我認為瞎子們已能獨立自主為止。

可是，對於疾病我卻無計可施；或許每個瞎子均將因病而死也不一定。

我的工作難道不能稍加延長瞎子們的生命嗎？

我不禁想起喬吉拉的一切，也許喬吉拉目前所擔當的班，也發生同樣的事情。

畢竟還是麥可・畢德利的想法比較正確；畢德利共同組織的計劃，乃是幫助極少數自己能夠照顧自己的瞎子們而已。

讓沒有得救希望的人，懷著徒然的希望，反而是殘酷的。

我僥倖保全的這雙眼睛，難道要這樣用於沒有希望的工作嗎？

「明天去找找喬吉拉，然後兩人商量看看。」

我一面回想喬吉拉美麗的臉孔，一面躺在床上。

屍體的臭味

第二天早上，眼睛張開時便聞到一股難聞的味道。

「是屍體腐爛的臭味呀！」

我立刻體會到了。躺在街上的無數屍體，腐爛而散發出的臭味隨風吹送，因此人們到處可聞到這種難聞的臭味。

「終於到非逃離倫敦不可的時候了。」

但我卻無法獨自逃到郊外；現在公寓裡的瞎子們已完全抑賴我了。

「就只帶走健康的人吧！」

如果用卡車來回反覆幾次，應能搬完所搜集的東西吧！

突然，我發覺到了。

建築物裡面，意外地寂靜。

傾耳一聽，可以聽見呻吟的聲音。

我爬下床，急忙換上衣服。

在走廊上我再次注意傾聽；屋內一點腳步聲也沒有。

忽然，我想起流星雨的隔天早上，在醫院所看到的情形，內心充滿不祥的預感。

「喂！有人在嗎？」

我大聲叫喊著。

有幾個聲音回答了。

我打開最近的房門；裡面蹲著兩個男人，一看便知道是生病。

「病情如何？」

儘管我詢問著，他卻似乎說不出話來。

別的房間，有女人叫喊道：

「比爾、比爾……。」

我打開那房間的門，一個年輕女孩躺在床上；最初病人發病時，所叫我的瞎眼女孩；現在自己也患病了。

我一進入房間裡，女孩便說：

「是比爾嗎？」

「是的。」

「請別靠近我身邊……被傳染是不行的。」

「別的人怎麼了？」

「昨晚，我們一個接一個地生起病來，由於叫你一直沒有回音，因此以爲你逃掉了；現在能夠走動的人都已到外面了。」

「我睡得太熟了啊！」

「你能留下來……實在太高興了。」

「要不要我幫妳做什麼呢？」

我問道。

恰巧此時病情發作起來，那女孩皺著眉頭，兩手緊抱自己的身體，渾身扭動。

等發作完了，女孩的額上流下汗水，非常虛弱地說：

「比爾，拜託你……請找一找有什麼東西能讓我結束這種痛苦。」

「我知道；我所能做到的也只有這樣而已。」

我走到外面，從附近的藥房帶回一些毒藥。

「把這個喝下，便能得到解脫了。」

我一面說，一面把裝有水的茶杯交給她，並將毒藥放在她的另一隻手中。

「謝謝你，比爾；你的確照顧我們很多，雖然最後仍屬白費；不過確是幫忙太多了。再見，比爾……請你走吧！」

女孩的眼睛睜得大大地仰望著我。

「再見。」

於是，我便這樣留下自殺了結的女孩，走到外面；這個女孩的一切，我是難以忘懷的；然而，我竟糊塗的連名字都沒問便讓她死了。

我駕著車子開往桑德．捷如茲．央托里特，那兒有幾家大規模的槍隻製造店。

雖然我不太喜歡武器，不過，既有像紅髮男子這種人存在，不帶武器可能無法安心生活。

槍隻店並未遭到破壞，我又再次掛起大型的狩獵刀，把手槍放進口袋裡；另外再將短槍和彈藥箱搬進助手座上。

短槍比來福槍有用，發射時聲音驚人，用來恫嚇暴力集團的瞎子最適用；而且，也能準確地擊落齒裂的毒鞭。

我還來到威斯特米達；一路上皆散佈著被拋棄的汽車，同時還看到三個人影。

兩個是在白廳的人行道上，以拐杖生硬地摸索前進。

第三個則在議會廣場；他坐在林肯銅像旁邊，拚命抓著臘豬肉，用小刀一小片一小片地切下來。

在他頭上，議會的建築物高高地聳立著，大時鐘的指針正停指著六點三分：老早，它已變

成巨大的石飾品罷了。那兒，再也沒有半個訴說拯救祖國危機的議員了。

威斯特米達寺院那壯觀的建築物，現在也只能緬懷它過去的歷史罷了。

我感到孤單一人的恐怖；人類乃是群居的動物，獨自一人孤立時，總會感到置身於危險的不安。

我想見見喬吉拉。

大概喬吉拉也是選擇公寓式房屋或旅館，做爲瞎子們的住家才對。

我開車到比克里亞車站，這附近有許多旅館；我一家一家地窺探著，似乎沒有團體所佔用的樣子。

「找個人問問看吧！」

我到處走動找人。在巴金加姆宮殿大道的轉角上，有個老婦人蹲在那邊；她一面以彎曲的指甲想打開罐頭，一面又叫又罵地哭泣著。

即使眼睛能看得見，也無法以指甲撬開罐頭。

我走進附近的食品店，拿走五、六罐扁豆罐頭，找了一個開罐器回到老婦人身邊。老婦人仍然在罐子外側亂弄著。

「那罐還是丟掉算了吧！那是咖啡啊！」

我如此說著，把開罐器放入老婦人手中，同時遞給她一罐扁豆罐頭。

「對了，阿婆！妳認識一位在這附近照顧瞎眼人們的年輕女郎嗎？是個眼睛看得見的小姐……。」

「認識啊！」

老婦人摸索地開始打開罐頭。

「那位小姐在哪兒？」

我興奮地問道，老婦人卻搖著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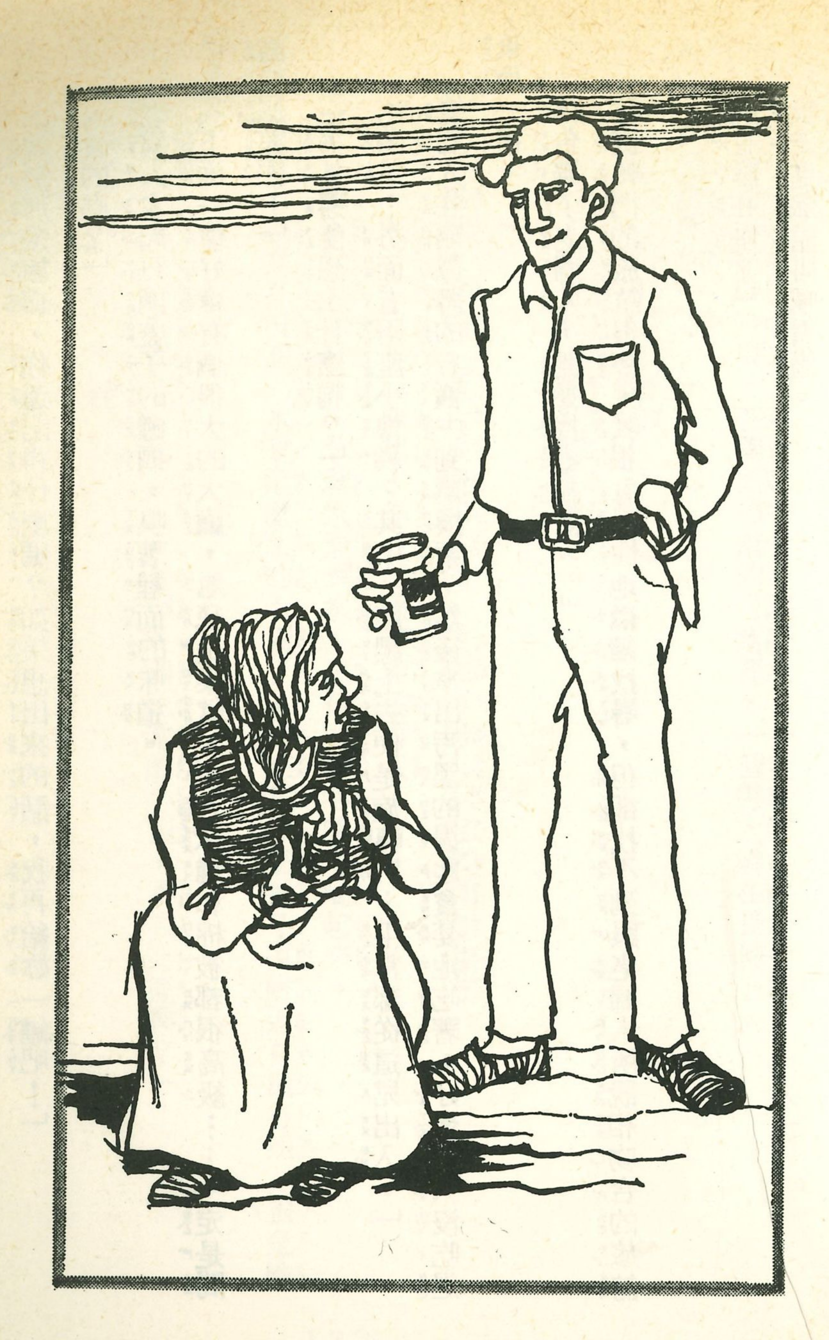
「嗯，到底是哪兒？我曾經有一段日子在那位小姐的組裡，後來卻不幸和他們失散了呀！」

「那一組住在哪裡呢？」

「旅館啊！」

「哪家旅館？」

「不知道哦！對瞎子來說，並無需知道地方的名稱啊！」



「對於那家旅館，你還記得什麼嗎？如果想出來的話，我再給妳一罐吧！」

「真的嗎？」

老婦人拿起打開蓋子的罐頭，嗅著裡面的味道。

「下面一樓好像有個很大的大廳，地毯是柔軟，而且床鋪和棉被都很高級……一定是間高級旅館呢！」

「另外還能想出什麼嗎？」

「對了…外面有兩座小樓梯…其中一座爬上去便是旋轉門…平常都從這兒出入。」

老婦人在略微髒的行囊中到處摸索，然後拿出汚黑的湯匙貪婪地吃著；好像許久沒吃過東西一般。

我告辭了老婦人，開始找尋旅館。

有旋轉門的旅館很多，我很有耐性地繼續找尋，但卻找不到與老婦人所說相吻合的旅館。

「有誰在嗎？」

我走進旅館叫喊看看。

旅館裡面傳來呻吟聲，在對面微暗的角落裡，一個男人躺在長椅上。

「我想請問你一下。」

我一開口，那男人便說道：

「水給我！拜託你，讓我喝點水…。」

「好的。」

我走到餐廳，拿回一瓶大水壺和茶杯，放在那男人手能拿到的地方。

「謝謝，剩下的我自己來吧！你最好儘可能遠離我。」

那男子摸索地抓起杯子，拿著水壺倒水，然後咕咯咕咯地喝起來。

「好甜…我實在沒想到水是這麼甜的；對了，你在找什麼呢？這附近有流行病，很危險呀！」

「我在找尋一位叫喬吉拉的女人，是個眼睛正常的小姐，不在這裡嗎？」

「在啊！只是你已來遲了。」

「來遲了？」

我暗然驚訝不已。那男子急忙說：

「請放心吧！只不過是離開這裡罷了！」

「你知道她到哪裡去嗎？」

「這個嘛，我也不太清楚；不管怎麼說，反正你最好出去吧！如繼續呆在這種地方，就會像我一樣病得無法動彈呀！」

說得也是。我俯視那個男人說道：

「其他還想要什麼嗎？」

「不，已經夠了；我再過不久便什麼都不要了。」

那男子嘆口氣，又加上一句：

「如果找到那位小姐，請代為問好；她是個很善良的女性。那麼…兄弟，再見吧！」

逃出倫敦

喬吉拉的那一班，也和我這班遭受同樣的命運。

我知道喬吉拉平安無事，大為放心。

究竟喬吉拉到那裡去呢？

我想大概也希望知道我的消息吧！她首先想去的地方，會不會是那所大學的建築物呢？

我開著小汽車，駛往大學的方向。

道路上幾乎沒有人影，駕駛起來很輕鬆。

不久，大學之塔已逐漸看到了；塔上仍然掛著信號旗，隨風飄揚在黃昏的天空中。

鐵門已完全打開，前院裡排列有十四、五輛的大卡車；我把車子停在卡車旁邊，先進建築物裡。

「喂！有人在嗎？」

我大聲喊著。聲音一面在大廳迴盪著，一面往樓上消失。其他的房子我也都進去叫看看。

每個地方都寂靜得鴉雀無聲，沒有半點人影。

「沒有人在乃是當然；即使免於柯加他們襲擊的人，也在幾天以前離開倫敦了。

我打算返回時，發現在大門的內側，有用粉筆所寫的幾個大字：

維魯特夏．第拜吉斯．汀夏姆

「汀夏姆莊。」

這也許就是畢德利他們的轉移地點；為了讓分散的同伴能由後追趕，而留下新的住址。

我檢查一下排在前院的大卡車，其中一輛是我最後所開來的，食糧、雜貨以及齒裂的抵抗用具，仍然堆積在上面。

「這些全部由我使用吧！」

我把獵槍的彈葯箱從小汽車上搬下來，移到大卡車的駕駛台上。

再過一個小時左右，天就要黑了；既然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故，也無需開著大卡車趕夜路！再說此地離汀夏姆莊也有一百六十公里呢！

「今晚在此過夜，明晨早點出發才是明智之舉！」

我窺探著前些日子我所睡的房間，裡面仍和以前假火災跑出去時一樣，連香煙盒和打火機，也是我所放置的地方。

距離就寢時間還很早，我提著獵槍走到外面；在走進拉西爾．史庫亞校園之前，我注視著四周的情形。

終於看到一棵齒裂植物了，綠色的頭從灌木叢裡高高地突出來。

我抱著獵槍開始瞄準。

砰！砰！

驚人的槍聲在鴉雀無聲的校園響起。

齒裂植物的頭被打得粉碎。

證實再也沒有其他綠色怪物之後，我才坐在一棵粗樹根上。

夕陽西沈，陰暗已籠罩半個庭院；天黑之前，不回房是不行的，害怕黑暗乃是人類一種原始的感受，我也逐漸體會到了。

忽然間有腳步聲傳過來；那種腳步聲並沒有瞎子的蹣跚樣子，而是以相當快的速度走過來。

我停住腳抱著槍；在朦朧之間，一個男人筆直地靠近來。

「不要開槍呀！」

那男子張開雙手說道。

來到數公尺之前時，好不容易才看出是誰。

「你不是柯加嗎？」

「啊！是你呀！」

柯加似乎也知道我是誰了。

我仍然擺出瞄準的姿勢說：

「你是不是還要我去照料別的班呢？」

「不，我是聽到意外的槍聲，跑出來看時偶然碰上你的；那件工作別再談了，我正打算逃出倫敦呢！」

「我也是啊！」

如此說著，我便放下獵槍。

「你那一班怎樣呢？」

柯加問道。

「被疾病所困啊！」

我詳細說給他聽；柯加點點頭說：

「我這邊也是一樣，其他的班或許也是同樣吧！沒辦法，能做的我們已都做了。」

「可是卻用錯了方法呀！」

「是的。事到如今我也承認你們的想法是正確的；說起來你也許不會相信，直到一星期

前我還不覺得正確呢！」

「哎，算了吧！我們再從頭開始好了。」

「嗯！我贊成！一切都是我判斷錯誤，我原認為若照顧瞎子們的話，一定會有援兵出現；或許歐洲、亞洲、非洲，甚至全世界都和這裡同樣情形啊！否則，美國友人總應該會前來幫忙才對呀！像往前那樣…。」

柯加嘆口氣。

接著，我們談到疾病的問題；柯加似乎也只知道那是一種傳染病而已。

我告訴他，明晨將前往「汀夏姆莊」。

「我也想去，可以嗎？」

柯加說。

「可以啊！今晚就早點休息吧！」

我把柯加帶到房間。

好一段時間，我不曾如此熟睡過。

第二天早晨，當我醒過來時，柯加還在睡覺。

我走到外面，將卡車上的食物和罐頭帶回房間；好不容易，柯加也起床準備行李了。

我們一面吃飯，一面商量；與其兩人一起乘坐一輛卡車，不如每人各駕駛一輛裝滿東西的卡車，或許更受汀夏姆莊的人們所歡迎。

「最好還是先把駕駛台的窗子關起來；倫敦郊外或西部地區，有許多齒裂植物的栽培場。」

我將有關齒裂的危險性，仔細地向柯加說明。

一會兒之後，兩輛大卡車一面發出戰車般的響聲，一面開動了；我所駕駛的三噸裝卡車走在前頭，我們一路往西方前進。

駕駛起來實在費勁；每走二、三十公尺，便有被丟棄的車子，有時候還二、三輛集在一塊，完全堵住了道路。

我們非得好幾次從卡車下來，把擋住的車子推到路旁不可。

損壞的車子很少，也許是駕駛的人雖然變瞎，卻還有把車子安全停住的餘力。

再者，失明的騷亂是在天亮時發生，這還算幸運一些；若情形發生在白天的話，或許主要道路將被大群車子所堵塞，大卡車想穿過去可就困難了。

好不容易才離開倫敦市，這時我們停下卡車。

附近非常寂靜；我們站在道路的正中央側耳傾聽。

忽然，柯加低聲哼唱道：

橫臥於我們面前的

唯有無垠的沙漠⋯⋯

這乃是十七世紀的詩人瑪貝爾詩中的一節。

我們坐在毫無人跡之餐廳櫃台上用餐；我一面把橘子果醬抹在餅乾上，一面同柯加說：

「我對你實在不太了解啊！雖然有時像碼頭工人那般，以粗暴的言語拼命叫罵⋯可是，有時又像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引用瑪貝爾的詩句！你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

「我也不太清楚。」

柯加微微笑著說。

「反正是各種類型所胡亂滲雜而成的人嘛！我的家是個貧困家庭，母親由於有了我，生活更加困苦，她後悔生下我；因此之故，我從孩提時代開始，便養成乖僻的性情。

中學畢業之後，我經常參加集會；如果有任何辯論的集會，無論什麼事情都可擱下不管。

我常和搞政治活動或社會運動的人交往；那些人都是使用難懂的語言議論，偶爾，我也插口說些前後不對的話，而被他們所取笑。

於是我開始上夜校讀書，練習他們那些人的說話和談論內容；我發覺所謂知識份子的說法，乃只通用於知識分子；而和工人們談話時，則非使用工人所用的話來說不可。

由於你是個知識份子，因而我一引用瑪貝爾的詩，你便覺得我是個有教養的人。反之，若對碼頭工人引用瑪貝爾的詩，他們會誇獎嗎？

所謂演講，非得使用適合對方，適合某個場合的話不可；有時候，使用合於時宜的言辭，以使對方驚訝，震憾對方的心靈，這也是很重要的。

基於這些原因，我才會有這種因時制宜的說法；換句話說，已變成一個職業演說家了。

威爾夫雷特·柯加，職業為收受集會演說，無論任何講題都可接受。這種職業非常有趣呢！」

「無論任何講題都會說嗎？」

「當然呀！就像印刷廠以鉛字供給任何詞句一般，我則以口供應任何言語。這些你可以不必相信全是正確的啊！」

柯加以滿不在乎的臉色說道。

姑且就算如此，我又問到別的問題。

「你怎麼沒有變瞎呢？大概不至於那天晚上也住在醫院裡吧？」

「那一天，我正在某個罷工的集會上，發表抗議警察態度的演說。到了傍晚六時左右，警察們趕到現場以解散集會。

我逃進集會場的地下室，躲進堆積如山的鉋花中。警察們似乎毫無撤離之意，加之在鉋花中非常舒服，竟不知不覺地倒下來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張開眼睛去到外面，可以說世界全變了；如此一來，我的生意也就完了，以後再沒人來託我去演講了啊！」

柯加又嘆了一口氣。

用完中餐，我們又發動卡車向西方前進。

碧藍的天空下，綠色的田園美麗地開展著；都城雖死，田園裡卻仍然充滿著生命。

我們在漢加佛德城市，補充食物和燃料；然後又繼續前進；而在第拜吉斯之前，再次停車察看地圖。

從街道轉向右邊的歧路之後，便是汀夏姆村了。

女領導者

汀夏姆莊是座四面被很高圍牆所包圍的宅邸。

我們行至大鐵門之前停車。

門邊站著一個年輕女子，生硬地端著獵槍，看來似乎不太熟習槍的用法。

「此地是汀夏姆莊嗎？」

我這麼問著，那女子卻反問道：

「你們從哪兒來？有幾個人？」

我告訴她只有兩人，及卡車上的東西。那女子好像在找尋什麼似地注視著我們。之後，又繞到卡車後面，從裝載貨物的空間窺視著。

好不容易才認爲我們所說的話不假，那女子終於點頭說：

「請走右邊的道路。」

我們坐入卡車，在榆樹的林蔭路上前進著；在非常寬濶的宅邸裡，也有好幾處庭院。

不久，已逐漸看到房屋了。各式各樣的建築樣式，散佈在邸內各處。

沿著林蔭道路，我們進入最高大的建築物後院，在那邊已停有幾輛車子。

我們一下車，便走進建築物的後門，又通過很長的走廊，走廊盡處是廚房及餐廳，飯菜的香味正漂盪著。

寬濶的餐廳裡，排著兩張長桌子，板凳上已坐有五、六十個男女。一看便知道是瞎眼的同伴。

旁邊的桌子上，有三個眼睛正常的年輕女子，正忙碌地切著雞肉。

我向那邊走過去。

「我們是現在剛到達的……，有什麼需要我們幫忙的嗎？」



「是嗎？那麼一個請分配青菜，另一個分配碟子。」

女子說。

我一邊工作，一邊注視著廚房及餐廳裡的人們，其中並沒有喬吉拉。其中有幾個女子，好像覺得很面熟；也許是畢德利共同組織裡的人吧！

此地的共同組織比起畢德利共同組織，男人的比率要多得太多了；而且，很少有像都市裡的人，大部份都穿著農民的工作服。

男人們全部是瞎子，其中還有一個中年牧師。

眼睛看得見的女人約有六、七位，其大部份是鄉下人，看起來像城裡人的只有一個。

盤子分配完畢，我和柯加也拿著自己的盤子就坐。

由於好一段時間都只吃冰冷的罐頭，因此，才深深感到特意料理過之食物的珍貴。

我們貪婪地吃著。

吃完飯之後，瞎眼牧師站立起來。

「各位，當今天即將平安完了的時候，對於在這種災難中保護我們之主的恩惠，我們應該致以謝忱。

同時祈求上帝我們在此虔誠祈禱，願能憐憫迷失於黑暗中的人們，使其走入正途。由於上帝的幫助，而使我們耐得住磨練，重整更美好的世界。」

牧師低下頭，嘟喃地唸著禱告詞。

「全能的神，恩惠似海，我們的神呀…。」

「阿門。」

唱完讚美歌，瞎子們各自分成四班；然後在四個眼睛正常女子的引導下，走出餐廳。

柯加問我說：

「看到你所要找的女子嗎？」

「不，沒看到。」

我搖搖頭，柯加又說道：

「奇怪呢！我也沒看到和你一起被抓到的人呀！除了剛才要我們分配盤子的女子之外。」

「難怪那個女子才以銳利的眼光瞪視著你呀！」

我點頭時，有一個女子走近來。

「能幫我處理善後嗎？等會兒迪蘭特小姐就要回來了。」

「迪蘭特小姐？」

「是的，此地的領導者就是叫做芙洛蓮絲·迪蘭特的女性，你們最好和她商量一下吧！」

之後約過一個鐘頭左右，附近已昏暗下來，迪蘭特終於回來了。

我們走到女領導者的房間，桌上點著兩根蠟燭。

迪蘭特是個皮膚微黑，嘴唇稍薄的女子；當看到她的臉時，我便想出來了。她就是前些日子在大學禮堂裡，保雷斯博士在演講有關男女問題時，站起來發問的女孩。

迪蘭特以冷峻的表情，注視著柯加。

「聽說你就是指揮襲擊大學的人嗎？」

「嗯，正是。」

柯加點頭說道。

「那麼，在此我要先加說明；在我們的共同組織裡，絕對禁止粗暴的手段。」

柯加微微地笑著；同時以極有修養之中階層言詞說：

「那時候是如何粗暴呢？……這是看法的問題，你能加以斷定嗎？」

迪蘭特默默無言。由於從沒碰到像柯加這種男人，因而似乎不知怎麼處理才好。於是便又轉向我。

「你也想參加盜夥般的共同組織嗎？」

我說明了自己的立場，同時問她說：

「麥可畢德利、上校，以及其他的同伴們，現在如何呢？」

「他們亦曾到此地來，現又到別地去了。我在這裡所建立的共同組織，乃是遵照基督教的教義，而以重建清明、公正的社會為目標。

提出怪誕理論，違反神之旨意，或者企圖製造不道德社會的人，都不准其參加；這裡乃是遵照基督教教義的共同組織。」

迪蘭特挑戰似地瞪視著我們。

「說得也是；因此你們才和畢德利他們分開吧！畢德利他們到哪裡去呢？」

「那些人已離開這裡了，在哪裡或幹什麼都無關緊要；要是他們繼續做出違背神意的事情，每個人都將會下地獄。」

迪蘭特冷冷地回答，同時不許我再多問；接著，她問柯加說：

「你會做什麼事呢？」

「任何事情都會；哪一方面最需要我呢？我甚至可全盤地派用上場。」

對於這個回答，迪蘭特似乎又不知如何回答了。

「那麼請先參觀一下這裡的情形，明天晚上再來商量吧！」

迪蘭特雖想結束會晤，但柯加卻緊逼地不停詢問汀夏姆莊之宅邸寬度，建築物數目，此團體人數，眼睛正常與看不見的比率等問題。

另外，我也打聽有關喬吉拉的事情。

迪蘭特緊鎖眉頭說：

「喬吉拉．布雷頓……啊，那個女作家呀……，我想她是不會贊成我們這種共同組織的。」

這個共同組織若以這個女人為領袖，可能會變成拘於形式，一成不改的團體。

走到走廊之後，柯加微微笑著說：

「那個女人實在沈迷於怪異的誇張和偏見啊！真是個典型的獨裁者。雖然想要我們幫忙，卻又不敢明說呢！」

我們在夕陽殘照的走廊上散步一會兒；從打開著的房門，隱約可以看到微暗的房間裡面，全是男士的寢室。

柯加走進男士們的房間裡。

我獨自返回餐廳；桌子上揷著蠟燭，一個年輕女子利用其燈光正在修補衣服。

「蠟燭光一閃一晃的，眼睛好痛呀！」

那女子焦燥地嘟喃道。

「有蠟燭還算好的啊！」

我說。那女子抬頭望著我。

「你是今天從倫敦來的人吧！」

「是的。」

「那邊很嚴重嗎？」

「這個世界的末日呀！」

我簡單地告訴她倫敦的情形，隨後便問道：

「你也是從倫敦來的嗎？來這裡多久了？」

很幸運地，這個女子是畢德利共同體的人。

柯加的隊伍來襲擊大學時，眼睛正常而沒被抓到的僅有五、六個人；其中兩人便是芙洛蓮絲·迪蘭特和這個女人，其後的詳細經過如下：

事發第二天，迪蘭特雖身爲召集人，但卻無法讓大家照計劃出發。因爲會駕駛大卡車的人只有一個而已。

從第二天下午一直到晚上，麥可畢德利和上校他們回來了；而且在隔天的中午，約糾集了十個會駕駛大卡車的人。

他們知道若再多等幾天，一定還會有人回來，畢德利卻認爲還是立刻出發較爲妥當。目的地匆匆決定爲汀夏姆莊；此乃碰巧上校知道那個地方之故。

到達汀夏姆莊，過了一個晚上之後，便召開集會；情形仍和在大學禮堂所舉行的一樣，意見分爲兩種。

亦即畢德利和上校們的一派，以及芙洛蓮絲·迪蘭特的一派。迪蘭特反對畢德利和上校的新想法，而主張重建基督教式的社會。

支持迪蘭特的有五個眼睛正常的少女，十二、三個瞎眼的少女，以及幾個瞎眼的中年男

女；眼睛看得見的男人竟一個也沒有。

「好吧！各人就創造自己所認爲正確的共同組織，這座汀夏姆莊就委託你們了呀！」

畢德利的一派，又乘上堆著貨物的大卡車，匆匆忙忙地出發了。

之後，迪蘭特他們在莊內外仔細地察看。

首先在宅邸內的農園裡，發現了可怕的東西；一對成年男女以及一個少女，集成一堆地躺在旱田裡，屍體旁邊有兩棵齒裂植物站在那邊等待屍體腐爛。

迪蘭特從械彈室取出獵槍，在眼睛看得見的少女們之幫忙下，把邸內的齒裂全部消滅。雖沒有用槍的經驗，卻拚命不停地掃射綠色的怪物；而被打掉毒鞭的齒裂，竟高達二十六棵之多。

翌日，我們又出發查看村莊；到處都有相當多的齒裂，大部分的村人也變成了毒鞭的犧牲品；運氣較佳而保留性命的，就祗有關在屋子裡的那些人罷了。

迪蘭特把活下來的村人帶回到汀夏姆莊；男女身體都安然無恙，嚴重的是沒有一個人眼睛看得見。

「迪蘭特雖是女人，但卻是個卓越的領導者啊！我想我們一定能順利成功的。」



那女子一面利用燭光修補衣服，一面說道。

關於喬吉拉的事情她一無所知。甚至連喬吉拉・布雷頓的名字都沒聽說過，既使我把長相告訴她，她也想不出來。

突然，餐廳的電燈亮了。

「啊！」

那女子奇怪似地抬頭望著電燈；然後吹熄蠟燭，繼續修補的工作。

約過二、三分鐘，柯加搖搖擺擺地走進來。

我一面以下巴指著電燈，一面說：

「是你幹的吧！」

「是啊！這棟房子裡有自用的發電設備啊，在石油耗盡之前，電燈還可使用。」

柯加注視那女子說：

「你們調查過這棟房子吧！既想要燈光，爲什麼不開動發電機的馬達呢？」

「我們沒發現那種東西呀！再說迪蘭特是個女人，不了解電氣或馬達之類的東西，也是理所當然呀！」

那女子回答說。

「這麼說還是有男女之別吧！在黑暗中若祗是祈禱，是無法長久生存下去的。」

柯加的諷刺是激烈的，那女子心頭火起來，瞪大眼盯視著柯加。

要塞的三人小組

第二天早晨，當我醒來之際，柯加的床鋪已空了，大概已經開始活動了。心想早上的時間，我還是專門打聽喬吉拉的消息吧！

認識喬吉拉的人，沒有半個；只聽說我們到達此地之前，曾有幾個眼睛看得見的女人來過，而又離去了。

「也許那其中之一就是喬吉拉。」

總而言之，我深信喬吉拉一定還活在這世上。

午飯時柯加出現了，卻顯出一付困惑的臉色。

「我已仔細調查過這個共同組織的實態了；家畜數量、農園設備、水源、貯存食物—這些東西若好好利用，似乎能夠有所作爲。

於是，我便去見牧師和迪蘭特，申述我的意見，在這個共同組織裡，看得見的人數很少，必須訓練瞎眼的人也能工作；基此，則必須組成以增加生產爲目的的組織。

可是，牧師這傢伙卻說，要依據上帝的旨意，讓更多更多的瞎子參加這個共同體；而迪蘭特則光瞎扯我的意見不適合這個共同組織。那個女人就是想當這裡的頭子，而一味按著自己的意思去做。

難道依據上帝的引導就眞的能公正不諛嗎—啊，就試試看吧！那個女人如果領導的話，這個共同組織遲早會導致混亂而走上自滅之途。對了，你打算如何呢？」

「我打算追隨麥可．畢德利他們；除此之外，再也沒有找尋喬吉拉下落的方法了。」

我回答道。

「我也一起去吧！曾經一度想摧毀畢德利之共同組織的我，現在卻承認那些人的想法，我想一定對他有益的。」

如此說著，柯加已握住了我的手。

當天下午，我攔住迪蘭特詢問道：

「畢德利他們到哪兒去了呢？」

迪蘭特一時顯得有些僵住了；我明白這個女人的眞正心理，這個共同組織需要眼睛看得見的男人，因此她一定不想失去我和柯加；然而，要她拜託我們留下來，卻又有失她的尊嚴

迪蘭特最後終於告訴我：

「好像到杜西特的比希斯塔附近，以後我就不知道了。」

我立刻告訴柯加：

「好，明晨我們就離開這個討厭的地方吧！」

雖然我這麼說，可是，柯加對於汀夏姆莊卻好像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

第二天早上，我們開著兩輛卡車上路了。

天氣仍然很好，在村落的街道上，屍體腐爛的臭味不停地飄來。

我們一路關著窗戶前進，偶有一、兩次通過灌木叢旁邊時，綠色毒鞭咻地伸過來；那毒鞭打在駕駛座的窗戶，使得玻璃上留著毒液的痕跡。

齒裂對聲音很敏感，似乎依據聲音便知道獵物所在，難道連人坐在卡車的駕駛座上，牠也知道嗎？

我自恃是個專門研究齒裂的生物學者，可是這種綠色怪物本身，卻似乎隱藏著難以了解

的卓越能力。

下午四時半左右，我們的卡車駛進比希斯塔的市中心，城裡看來好像全無畢德利他們存在的跡象。

在繁華的商店街上，祇有兩輛卡車跑著，而人影則完全沒有看見。

當我們在街上走了約二十公尺時，有一個男人從卡車後面出現，並且還帶著來福槍。

砰——！

槍聲振動附近，子彈飛過我們的頭頂。

這是要我們停車的警告。

我停住卡車。拿著來福槍的男人，體格修長；他將槍口指向我們，同時命令我們下車。

我一下卡車便高舉雙手，以表示並未帶任何武器；這時，另外一個男子帶著一個女子出現了。

柯加叫喊道：

「還是把來福槍收起來吧！如果我有那種意念的話，早已在你們三人身上，各開一個孔了啊！」

「正如那個人所說，我們並沒有敵意。」

我說。

那高個兒男子放下來福槍。

柯加乃是從我卡車背面出來，眞是敏捷的傢伙。不知什麼時候已瞞過對方的眼睛，而從自己的卡車下來。

「你們只有二人嗎？」

帶著女人的男子問道：

「正如你所看到的呀！」

柯加一回答，那三人方始安下心來；那高個兒男子說明道：

「我們以爲是城裡的盜夥來搶奪食物。」

「你們不知道大城市變成什麼情形嗎？要是盜匪的話，可不會到這種地方來收集食物啊！」

柯加這一番話，三人小組好像逐漸放下心似的。

我問說：

「你們知道畢德利的隊伍嗎？」

「那是什麼團體呢？」

高個兒反問著，我便覺得非常失望。這三個人連畢德利的名字都未曾聽過，而且也沒碰到數十人的團體。

高個兒男子的名字叫做史蒂芬．布連納魯，是證券交易所的職員；另外一位男子很年輕，是個電氣行的老闆；而那女人則是希望成為電影明星的時裝模特兒。

這三個人也和我們一樣，因為沒見到流星雨，而免除眼睛失明。

我建議道：

「如果找到畢德利的共同組織，你們也要參加嗎？那邊是萬事皆很順利的。」

「好啊！不過請先到我們的要塞去。」

高個兒的史蒂芬點頭道。

我們將四輛卡車前後連接地出發了。

此三人幫所住的房子，真可適稱為要塞；這是一棟以石磚砌成的堅固堡壘，四周還有濠溝環繞；房子的窗戶和屋頂上，總共安置了五艇機關槍。

「因為我們找到一所械彈庫，所以便把這些東西搜集過來。」

高個兒的史蒂芬，讓我們參觀在入口附近的小房間，裡面放了許多來福槍和手槍，甚至也有火焰噴射器。

「這種火焰噴射器，也許有利於齒裂植物的鏟除呀！」

我用手一指，史蒂芬便很得意地笑著說：

「試試看啊！齒裂一被這傢伙的火焰噴到，立刻就會膨脹起來而破裂的。」

然而，要塞附近，似乎沒有齒裂隱藏著的跡象。

我和柯加爬上屋頂。月亮尚未出來，附近一片漆黑。

「也許畢德利仍和在大學時那樣，會發出火光的信號。」

儘管如此期待著，可是，四周各方向卻沒有一絲火光。

第二天我們乘坐卡車到街上，然後各自換乘小汽車，以找尋畢德利的共同組織。

四周小徑上，洋溢著初夏清爽的新綠，到處豎立著道路標誌。路旁的情景仍然像往日一般，開滿了野花；同時也有活潑歌唱的小鳥。

小鳥的眼睛是看得見的；家畜則大都變成瞎子。羊迷失在有刺的灌木叢中，無法生存而呆然站立著；也有些被有刺鐵綫鈎住脖子無法動彈，最後只有活生生等死。

牛的情形和羊一樣。乳牛懸垂著飽滿的乳房，搖搖擺擺地走著；但也有躺在樹根旁邊、已經死了。

有精神的只有齒裂植物而已；我們時常可以見到一面擺動綠色的頭，一面迅速橫越原野而去的軀體。

每當起達小山或高台上，我便將車子停下來，而以望眼鏡環視四周；雖然希望能看到火煙或旗號等信號，可是，卻一點兒也沒有類似這種信號的東西。

有一次，看到遠方小丘的半山腰上，有類似飄動的東西。

「是旗子嗎？」

我的心撲通撲通地，同時拿起望遠鏡看著。

白色的東西乃是羊；五、六頭羊被齒裂植物追趕著，正拼命地到處逃竄。修長的毒鞭，不斷地打在羊的身上，所幸羊背上的毛很長，毒鞭似乎起不了什麼作用。

我一看到齒裂，便不由得火冒三丈，那些傢伙不僅吞食腐爛的肉，甚至還利用人類和家畜們遭受意外災難之際，以壯大自己。

我們到底為了什麼？而在世界各地栽培如此恐怖的怪物呢？人類過去曾以齒裂為食物，

現在齒裂卻想把人類當作食物了。

傍晚時分，我返回卡車所停的地方，接著，柯加與三人幫也陸陸續續地回來了。任何人都沒發現畢德利所在之地。

我們走進沒人的餐廳，喝過威士忌之後，才坐卡車返回要塞。

「明天，我們擴大範圍搜索看看。」

柯加張開地圖，在新地區加上記號。這時候，史蒂芬說：

「今天我們已徹底找遍二十公里見方的區域了，我想找不到，便是表示畢德利他們不在這裡。

也許那些人到比希斯塔來的情報是錯誤的；即使是真的，我想或許也已經到過這裡而往前或其他地方了。要是再以和今天同樣的方法搜查下去，只是浪費時間罷了。」

「其他還有什麼好辦法嗎？」

柯加問道。

「我覺得最好能使用飛機，若從空中偵察，不但可以擴大調查的地區；而且人們聽到飛機聲音，相信都會跑出做一些信號。」

「的確是好辦法。飛機…必須是直昇機；到哪邊去取呢？要由誰駕駛呢？」

考慮現實問題，乃是柯加的拿手本領。

「駕駛的話由我試試看吧！」

開電氣行的男子插口說。

「有經驗嗎？」

「沒有…不過，只要知道訣竅，大概沒什麼問題吧！」

開電氣行的男子，似乎很有自信地說。

聽史蒂芬所說，在距此不遠的地方，有一處英國空軍基地。

翌日清晨，我們到達了空軍基地；正如史蒂芬所料，那邊有軍用的直昇飛機。

電氣行老闆立刻坐進直昇飛機中，只練習

大約三十分鐘就會駕駛了。

此後四天的時間，直昇機逐漸擴展搜索範圍，到處飛行；我和柯加則輪流乘坐，以擔任偵察。

我們總共約發現了十個小團體，人數最多的是七個人；然而卻沒發現畢德利他們，也沒碰上知道喬吉拉去處的人。

利用直昇機的搜索，在第四天便結束了。

「此後怎麼辦？」

我們商量著本身的問題。

「在聖誕節之前，救援隊會從美國趕來。」

時裝模特兒女郎，仍舊說著悠閒的話。

「你真是幸運人兒啊！」

柯加苦笑著，又立刻恢復嚴肅的表情，開始說：

「像我們這般的小集團，實在應該儘量合併，以變成強大的共同組織；雖然小集團各自貯藏一些食物和汽油，可是這些東西若用完，就只有等死了。」

我們如要建立新的社會，永久生存下去，並且生下眼睛正常的小孩，則非組成能夠自給自足的共同組織不可。

換句話說；汀夏姆莊上具備了種種優良條件，那兒有廣濶的農場及優良水源。我們若與之合併，然後除去迪蘭特的偏見，改變其頑固想法，我們便能創造出理想的共同體。當具備了自給自足的情勢時，再去找尋殘喘於各地的醫生、護士、教師等等…。」

「哎呀！你的計畫是很好，可是你想迪蘭特會容納我們嗎？」

我如此一問，柯加便若無其事地說：

「我們若要求她讓我們加入，她可樂壞了啊！也許她正期待這樣呢！」

「你想那女人會故意告訴我們假住址嗎？」

「我可不太清楚；總而言之，我打算返回汀夏姆莊；你們也一起去吧！」

柯加勸誘道。

大約討論一個小時之後，三人幫也決定一起到汀夏姆莊去。

我則猶豫不定。若到汀夏姆莊，或許便無法找尋喬吉拉了。

從過去的情形看來，喬吉拉似乎不會在汀夏姆莊出現；畢德利他們好像又採取了其他行

動。

到底到哪兒去了呢？

我突然想起在倫敦的公寓裡，與喬吉拉商量逃脫地點時的事情。喬吉拉曾說：「薩西庫斯的達汝茲如何？…我曉得一座舊農場！」

我將這件事告訴了柯加。

「好吧！就照你所想做看看吧！如果找到了愛人，請一起來汀夏姆莊吧！」

柯加勉勵我。也許他已知道留不住我了。

翌日早晨，天空下著傾盆大雨。

我送走了柯加，鑽進卡車裡面。

卡車在泥濘的道路上，邊濺出小沫邊跑著。

村中少女

整個上午，都被雨所折騰，首先是化油器進了水，接著發火器又發生故障。

約於午後一點左右。雨停了，太陽露出臉來，卡車才順利地繼續行駛。

當卡車進入新佛烈斯特時，我隔著樹木間隙可看見一架直昇機；不幸的是，道路兩側樹木叢生，從空中一定看不見我的卡車。

我踩足油門加快速度趕到空曠的地方，這時候，直昇機已經變成一個小點飄浮在遙遠的天空中。僅以看到直昇機這項事實，我心中便有所依託了。

又走了數公里，來到一個小村莊。沿著道路兩旁，有好幾間貼著紅色瓷磚的小住宅排列著；庭院裡開滿了各色各樣的花草，有若圖畫一般美麗。

然而，我卻深鎖眉頭；只見花草之間，站立著幾棵令人生懼的齒裂植物。

我停住卡車，環視四周是否有齒裂的蹤影，然後帶著獵槍走下卡車。

忽然前面有一個小人影，是個約十歲左右的可愛小女孩；她身穿藍色棉質連衣裙，腳穿短筒襪子和涼鞋，捲曲的頭髮蓬亂不堪，臉上也被淚水垢汚了。

「叔叔，拜託您，請看一看托密怎麼了…。」

小女孩緊緊拉住我的袖子，好久沒碰到眼睛看得見的小孩，我感到淚水已滲在眼眶裡了。

「哪邊？」

「這邊呀！」

我們牽著手，來到門邊。

「你看，那邊！」

女孩用手指著說。有個約四歲左右的男孩子，躺在花壇間的狹窄草坪上。女孩又說：

「是那傢伙打到托密的啊！我想過去幫忙托密，牠還想打我呢！」

圍牆上，齒裂的頭正伸出來。

「幹掉算了，把手掩住耳朵。」

我舉起獵槍，打落齒裂的頭。

「那傢伙已經死了嗎？」

女孩如此說著之際，齒裂又開始發出聲音。

吧嗒吧嗒……。

牠正以毒鞭敲打葉柄的根部。

我又射擊一發，那棵齒裂植物才完全不動了。

「這次已經死了。」



兩人走到小男孩身邊。在其呈灰白色的臉上，印著一條被毒鞭打到的紅色痕跡。女孩跪在小男孩的身邊，眼眶重又泛現淚水，她仰頭望著我，我問道：

「托密死了嗎？」

「是的。」

我也和少女並列蹲著。

「好可憐的托密，他像小狗一般呻吟著呢！」

「我們把他埋起來吧！」

我挖了小洞。女孩摘下花園裡的花，綁成一團小花束，放在墳墓上。

過了一會兒，我讓女孩坐在卡車裡一同出發。

女孩名叫蘇珊。她低聲哭泣了好一段時間之後，才回答我的問題，並且梨花帶淚地開始說話了。

蘇珊已記不清時日，總而言之，雙親不知爲了何故，兩人眼都瞎掉。

父親爲了外出求救，就這樣沒有回來。

之後，母親出去找父親，結果卻哭著走回來。

第二天，母親交待蘇珊和托密「絕對不能走出家裡啊！」這次便沒回來了。

蘇珊和托密一面吃著家中所現存的食物，一面等待母親的歸來。過幾天，食物吃光了，肚子餓得發慌。

最後，蘇珊終於違背母親的吩咐，走到渥魯頓夫人的食品店去。店雖然打開著，渥魯頓夫人卻不在。蘇珊想以後再給也可以，便帶回了蛋糕和餅乾。

在回家途中，蘇珊曾看到幾棵齒裂到處走動著；其中一棵突然伸出毒鞭，向蘇珊打來。可能是估計錯蘇珊的身高，毒鞭只是從蘇珊頭上掠過。

蘇珊大吃一驚趕緊跑回家中；同時告訴托密要留心齒裂。

托密畢竟還小，某天早晨到外面玩的時候，沒看到躲在與隔壁花園分界之圍牆邊的齒裂。

不久，發出一聲慘叫聲，蘇珊慌忙跑出來時，托密的小軀體已倒在草坪上了。

蘇珊想靠近托密身邊，卻害怕齒裂的頭，而不敢靠過去。

此時，恰巧我經過這裡。

走了約一個小時，我停住卡車；四周已經微黑了，不早點兒決定今晚的住處不行。

「妳在這裡不要亂跑。」

我把蘇珊留在車子裡，檢查了兩、三家附近的房子之後，終於找到合適的地方。

晚餐是以現成的罐頭渡過；蘇珊以令人驚訝的速度猛塡著罐頭肉和乳酪。

「因爲…每天儘是吃些餅乾或蛋糕而已。」

意思是說甜的東西已厭膩了。

晚飯後，我用洗髮精將蘇珊的頭髮梳理乾淨；蘇珊有了談話對象，變得非常活潑，似乎已忘掉恐怖的意外事件。

我讓蘇珊睡在二樓的床鋪上，然後走到樓下；不一會兒竟聽到啜泣聲。

我回到二樓坐在床鋪邊，拉住蘇珊的手說：

「不用擔心嘛！」

「我害怕呀！」

「托密的事嗎？」

「是後來…旁邊沒人時，我就害怕…。」

「就是我獨自一人的時候，也會害怕啊！」

「那麼，現在不怕了吧！」

蘇珊以沾滿淚水的雙眼，仰望著我說：

「是啊！我們必須在一起，而不致再感到害怕呀！」

「是的，這麼一來便不會害怕了。」

蘇珊以認眞的表情點點頭，然後問道：

「我們到哪裡去呢？」

「去找一個女人。」

「那個人在哪裡呢？」

「應該是在薩西庫斯的達汶茲，可是…。」

我的回答模稜兩可。

「那個人漂亮嗎？」

「很漂亮。」

這一點是可以確切回答的。

之後，我一直和蘇珊談到她睡著爲止。

翌日清晨，我們又坐進了卡車。

在這種鄉村中，也碰到許多不願讓小女孩看到的景象；例如橫臥在路旁的家畜屍體，以及一直站在那邊等待屍體腐爛的齒裂植物…。

蘇珊時常問道，而每次我都不加隱瞞地告訴她眞實的情景。

正午時分，天空一片陰暗，接著又下起雨來。

約在黃昏五點左右，我停住卡車；前方有個小山，被雨籠罩得煙雨迷離。

照喬吉拉所說，目的地的農舍應在小山北面的半腰上，小山的東西側狹長地綿延了好幾公里；所幸，雨下一段時間便停了。

「若有人住的話，應該可看到煙霧。」

我們走下卡車，並列坐在低圍牆上，我以望眼鏡，蘇珊則睜開美麗的大眼睛，非常仔細地注視著小山的斜面。

「煙霧一點兒也沒有；在逐漸昏暗起來的小山山麓上，偶而有走動的東西，那是羊和牛。同時也可看到搖搖㨪㨪的齒裂植物，橫越更下面的原野。僅是這些東西而已。」

「從這邊做些信號看看吧！」

我把蘇珊抱進卡車裡，駛進附近的村子。

這裡仍然沒有半點人煙。

我們小心地進入幾間房子。

「啊！好棒呀！」

蘇珊發現一件全紅的絲綢質雨衣，立刻穿在身上；尺寸雖然大一點，但卻最適於防雨。

我找到一輛豪華的羅斯萊斯驕車，便拆下它的前燈返回卡車上。

雨又開始下了；我在雨中將強勁的前燈裝在卡車駕駛台的旁邊；天色完全暗下來時，雨勢也減弱了。

「好，打打燈光信號看看。」

我打開燈的開關；閃閃發亮的光線貫穿黑暗；我將光線照向小山方向，慢慢地左右轉動，而每轉動一次便關掉開關幾秒鐘，以找尋黑暗中是否有回覆的燈光。

約過了一個小時，蘇珊大聲叫道：

「比爾，那邊有燈光啊！」

我關掉燈的開關；在漆黑的山腹，果然朦朧地浮現出微弱的光線。

「好，我們去看看。」

我打開卡車的前燈。

到達小山那邊，必須越過數公里的低窪濕地。由於沒有看守排水水閘的人，所以附近都是一片汪洋；道路埋浸在水裏，甚至完全看不到路在哪裡。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前進著。

好不容易來到小山，接著又是蜿蜒曲折的上坡路；路面非常狹窄，兩側的茂密灌木和有刺灌木，磨擦著卡車兩邊。

每通過一個轉彎，半山腰的燈光便更接近一些，最後，那燈光遂變成了點上燈火的四角形窗子。

在道路前端，另外還有一盞小燈火搖擺著；一定是誰搖動著煤油提燈。那提燈指示了通往房門的轉角後，被放置在地上。

我在煤油提燈前一、二公尺的地方，把卡車停下來；當一打開車門，突然有手電筒的燈光，照在我的臉上。

「啊！比爾，好久不見了呀！」

那個聲音有些兒抖擻。

我跳下車子，眼前站著一位裹著雨衣的女子；那就是喬吉拉。

「啊，比爾…我一直…等著你呀！」

那聲音好像是抑壓著感情爆發，因此顯得斷斷續續的。

我默默地抱住喬吉拉。

這時，從卡車上發出蘇珊的聲音：

「比爾，好笨哦！身體會淋濕呀！爲什麼不進入房子裡擁吻她呢？」

新生命

我和喬吉拉重逢的地方，叫做夏寧谷農場；在黏貼紅色瓷磚的大房子裡，擁有自用的發電設備和水井。

這裡是布南特夫婦所住的，主人戴尼斯及夫人梅亞麗都是喬吉拉的朋友；另外還有個叫裘伊絲的女子，住在這裡給梅亞麗作伴，同時也幫忙家事。

當喬吉拉到達這裡時，戴尼斯、梅亞麗與裘伊斯都已瞎掉眼睛；而且，梅亞麗不久又要生小孩了。

首先，我問喬吉拉說：

「自大學中發生火災騷亂之後，你的情況如何呢？」

「又恢復變成瞎子的奴隸呀！」

喬吉拉遭到了和我一樣的命運—被柯加的同黨所抓，以手銬、鐵鏈被奪去自由，照料一夥瞎眼的人。

跟在喬吉拉左右的看守人，兩個都是瞎子。

「我在頭一天便威脅那兩人說：『如果你們解開手銬和鐵鏈，我便儘力照料你們；反之若想這樣拉著到處跑，我可要拿氰酸鉀讓你們喝啊！』。那兩個看守的女人很聰明，便立刻讓我自由了。」

以後的日子，和我的情形大致相同。大夥兒因疾病解散，喬吉拉就找了一輛車子，到哈姆斯第多來找我。結果並未遇到我們那一隊的殘餘的人，同時，也沒碰上紅髮男子所率領的那一夥人。

一到黃昏，她便開往大學建築物的方向；由於不知誰在等待，於是將車子停在隔著兩條街的地方，然後走近大學。

那時，她聽見了槍聲。

喬吉拉爬上稍高的地方，注視著大學內側；看到一條人影走向診音廣場的庭園；那就是柯加。

喬吉拉決定返回；她不知道當時的槍聲，就是我所開的槍。

「此後到哪兒去呢？」

回到車上，喬吉拉想著。

她所想出的避難所，只有在薩西庫斯之達汶茲的農場。那地方，她曾告訴過我，而且她覺得如果我還活著，一定會到那裡去打聽。

「第二天早上，我便到達這裡了；聽到汽車聲音的戴尼斯從二樓窗子探出頭來，要我注意齒裂植物。的確，正如其所言，房子的四周有五、六棵齒裂…好像正等著有誰從房子裡出來的樣子。

戴尼斯和我大聲交談時，齒裂已沙沙作響，其中一棵更開始走向我這邊；我急忙返回車子裡，突然發動車子撞倒那傢伙。

剩下的齒裂還有很多，我卻只持著刀子而已…和戴尼斯商量之候，他教我一個好方法，那就是把車子的汽油撒在齒裂所經過的路上，然後丟下點燃的火柴棒，便能夠輕易地驅逐他



們，結果正如戴尼斯所說的那樣，以後便經常使用火了。奇怪的是，我們居然沒把房子燒掉呢！」

喬吉拉開始著手整理房子內部的工作，同時邊看食譜邊燒菜。

所幸，食物和燃料的存量非常充足，食用水也不愁。而且所住的那三個人，雖然變成瞎子，亦堅強地掙扎活下去；主人戴尼斯在變成瞎子的那天早上，走到外面便被齒裂所襲，手雖被毒鞭打到，但他一點也不膽怯，翌日，仍然摸索地做成了鐵絲面罩。

夫人梅亞麗則不管如何決心要生下孩子；裘伊絲也鞭策著自己體弱多病的身體，繼續做著家事。

這時，喬吉拉：拯救的女神出現了。喬吉拉為了照料這三個人和家事，整天忙得頭暈目眩。

喬吉拉的能力是有限的；室外的工作她沒辦法，無論如何必須要有一個眼睛看得見的男人幫忙。

喬吉拉整夜點著燈火，一心想等待我的到達。

當前，我的工作是「小偷」；坐著卡車到城裡，以搜集需要的東西。不僅是食物，還有使發電機轉動、驅逐齒裂所用的汽油，梅亞麗生產時所需的醫療用品，母雞及母牛的飼料，此外還得搜集許多不同的雜貨。

另外一項工作，就是消滅齒裂。這地方的齒裂植物比起以前我見過的任何地方要猖獗得多。

剛開始時，我只是將所看得見的齒裂，用獵槍全部消滅；可是到隔天早晨，一定還有一、兩棵新的齒裂隱藏在房子四周。

「如此的話，一不小心就走不出院子啊！」

我在庭院四周築起鐵絲籬巴，齒裂仍然走到籬巴外面到處徘徊。

畢竟我個人的力量是不夠；我便教導年紀尚小的蘇珊，關於齒裂槍的使用方法。

「幹掉托密的仇人吧！」

蘇珊變成一個復仇者了；每天早上，她吃力地拿著沈重的齒裂槍對牆外發射。

有一天，梅亞麗開始發生陣痛，連接生經驗都沒有的喬吉拉，以及年紀尚幼的蘇珊，便非得接生嬰兒不可了，我和戴尼斯、裘伊絲非常擔心，整夜都睡不著。

隔天一大早，喬吉拉極其疲倦似的從二樓下來。

「生下來了，是女孩子，母女都平安。」

如此說完，又帶戴尼斯到二樓。

幾分鐘後，喬吉拉又回來了。

「好在很簡單，我想小孩是看得見的；好可憐呀！梅亞麗說無法看到嬰兒，便哭泣起來。……」

總而言之，這是值得慶賀的事情；我們祝賀眼睛正常的新生命誕生，大家都舉杯同歡，然而，卻不能盡興而歡。

無論是食物或燃料，總有用完的一天；雖然有農場，我又懂農作物的栽培，此後也可以

加以學習，可是耕種田地，種出可供六個人所吃的作物，仍舊很勉强。

「再不與更大的團體合併，是無法繼續生存下去的。」

我將汀夏姆莊的情形告訴大家，他們都贊成與之合併起來。

「那麼，我去跟柯加商量轉移的事情。」

三個禮拜後，我獨自到達汀夏姆莊。我開著普通可以一天來回的車子。

傍晚，我回到夏寧谷農場，喬吉拉出來迎接。

「情形如何？」

「合併的計劃取消了。汀夏姆莊已經完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不太清楚，好像是被傳染病所迫。」

我簡單地告訴她所看到的情形。

「當我到達時，大門已敞開著，廣闊的庭院裡，到處有齒裂植物在走動。一看到那情形，我便有種不祥的預感。

附近完全見不到人影，而且一出車外，就聞到一股噁心的味道；那就是腐爛屍體的臭味。」

我覺得再也無需調查了，後來爲求慎重起見，走進屋子裡，其情形看起來好像活下來的人們，在二週前甚至更早以前已離開似的。

我窺伺了兩間寢室，每間都有開始腐爛的屍體；在融化掉的肉之間，已可見到白骨。看到這種情形，我便沒有再往裡面去了。

在正門上，有用別針釘住的白紙；可能被風吹掉而只剩下一小塊留在門上。我拼命地找尋被吹落的部分，結果並未找到。

後院裡沒有車子的蹤影，貯藏品也不見了。

柯加和迪蘭特他們，到哪兒去呢？

我的話一說完，喬吉拉，便問道：

「那麼，今後我們怎麼辦呢？」

「還是留在這裡呀！以我們自己的能力，學習生存下去的方法。也許不久就會有與大組織合併的機會……。」

「還是別期望太高吧！」

「會有希望的。像我們這樣的小團體，在整個歐洲…不，在全世界中，應該有好幾千個散佈才對；我想將其中幾個合併之後，再著手於重建。」

「那要到什麼時候呢？在我們的時代裡是沒辦法的；也許要好幾代以後吧！除我們自己創造之外，再也別無他法了。我們絕對不能指望別人的援助…。」

喬吉拉啜泣著，以手帕輕輕地擦著眼睛。

「對不起，比爾…能和你在一起已是心滿意足了；如果能夠和你結婚，我可就變成農家婦女了呢！」

突然，喬吉拉吃吃地竊笑起來。

「怎麼啦？」

「你想過出版社、報社或電影公司的情形嗎？要是他們聽到女作家變成農村婦，一定會覺得很好笑。也許你和我的照片，還會刊在報紙上呢！你可能不太高興吧！…。」

「除妳之外，我還可以不接受另外兩個瞎眼女郎的話，那就比什麼都高興了。」

我說。

在這世界瀕臨末日的時刻裏，能與自己心愛的人廝守在一起實在難得。

綠色的大浪

我決定開始寫日記。那是兼用爲工作的進行表，計劃表，貯藏物的清單等。

爲了讓以後之生活自給自足，我們非得收集各種類的東西不可；例如：食物，燃料、衣料、廚房用具、醫療品、雜貨類、農作物的種子、農耕器具、木樁、鐵絲等等；另外書籍也不可缺少。

我每天開著卡車，不斷地在街上到處跑，拚命充當「小偷」的職務；戴尼斯也與我同行，眼睛雖然看不見，可是他的感覺很靈敏，又有力量，所以搬運東西很有用。

對付齒裂植物也是不可疏忽的一項工作；我把房子及院子周圍的柵欄加以强化，而且爲了確保百餘英畝之農地，一面利用自然地形，一面在其四周圍釘上牢固的柵欄，在柵欄的內側，又築了一道簡單的圍牆，以免人和家畜不小心走近外側的柵欄，而被齒裂的毒鞭擊中。

同時，我也開始學習耕作；我發覺耕作，並不像書中所描寫那樣容易。

我所專攻的生物學知識，可以說完全派不上用場。

起初，我打算依賴戴尼斯幫忙，出乎意外地；戴尼斯雖是夏寧谷農場的主人，然農場的工

作，卻完全交給長工們去做。

家畜飼養以及宰殺的方法，也都必須靠獨自學習。

「要變成一個道道地地的農夫，不知要花費幾年時間…。」

我嘆了一口氣，只是目前的情況不容許我放手不做。

整整過了一年之久，有一天我到倫敦去搜集東西。

街道上鴉雀無聲，一點人跡也沒有；被廢棄在谷地的汽車，已經生銹了。

如果再過一年，變化可能會更令人吃驚；每家房子的外面，其灰泥、瓷磚已剝落下來；另外還有些地方的煙囪，也滾落在地上。

排水溝裡雜草叢生，樹葉阻塞通道，妨礙排水；屋頂上或牆壁也都長出雜草和矮樹，房屋變得好像戴上假髮一樣。

房屋內部，天花板搖搖欲墜，壁紙剝落，屋外的陽光使得室內光亮耀眼。

公園或廣場的花園荒蕪不堪；樹根和雜草甚至已蔓延到四周的道路上。水泥地的裂縫，長出了小草；在生滿鐵銹之汽車座位上，竟也可看到茂密的葉子。

「僅僅二年時光，倫敦竟已變成廢墟，眞是…。」

我開著裝滿東西的卡車返回夏寧谷農場，途中深深地感觸到人類文明的短暫。

第二年的十一月，喬吉拉生下一個男孩；我將他命名為第比多。他是個健壯的孩子，當然眼睛也是正常的。

喬吉拉熱心於照顧小孩，似乎忘掉了對於將來的恐懼。

我也當了父親，為維持大家的生活，更是努力地工作。

有一天晚上，喬吉拉說：

「最近齒裂的吧嗒吧嗒聲，好像愈加厲害呀！」

「是嗎？」

我注意傾聽著。

吧嗒吧嗒、吧嗒吧嗒。

柵欄外側傳來微微的響聲。那是齒裂以毒鞭敲打自己葉柄的聲音。

「我覺得沒什麼奇怪呀！」

我說。

「當然沒什麼奇怪，只是次數增加了。」

「哦！那我倒沒注意到。」

因為有著牢固的圍牆，所以，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圍牆內部的農地上。

翌日清晨，我一面更衣，一面注視窗外；正如喬吉拉所說，在柵欄外側已有許多齒裂；即使從窗子所能見到的狹窄範圍之內，似乎就有上百以上。

「為什麼只這裡來得那麼多呢？那些傢伙不可能突然在這裡長出來啊……。」

這時候，蘇珊說了意想不到的話。

「是你帶來的嘛！」

「喂，別胡說呀！」

「不是胡說；你總是發出各種聲音吧！正因為如此，牠們才會來的。」

「真的嗎？」

「是啊！我拿證據給你看吧！」

蘇珊拿來了我的獵槍和望眼鏡。

我們走到院子裡。

在柵欄的遙遠對面，有一株齒裂植物正在蠕動著。

「你看著那邊。」

如此說著，蘇珊便把望眼鏡交給我。

我把望眼鏡貼近眼睛，那棵齒裂約在距離我們一・五公里的地方，搖搖擺擺地向東邊走過去。

「喂，注意看啊！」

蘇珊向空中發射獵槍。

過約五、六秒，齒裂改變方向，向我們這邊走過來。

「你看，往這邊來了吧？這是有了聲音的緣故啊！」

蘇珊一面撫摸因開槍振動所發疼的肩膀，一面說道。

「再開一槍看看。」

我央求著，蘇珊則搖頭道：「不行呀！聽到現在之槍聲的齒裂，此刻全部正往這邊來了。約過十分鐘，牠便會停下來注意傾聽。假若聽不見任何聲響，又會返回原來的方向。如果再發射一槍，那全部的齒裂植物一定會到這邊來；凡來到可以聽見柵欄旁邊所發出之吧嗒聲的齒裂，便不再回頭了。那些吧嗒吧嗒的聲音，我想可能就是呼叫同伴的信號…。」

我對於蘇珊的觀察力，非常欽佩。「那麼，你是要我停止使用獵槍，改用齒裂槍嗎？」

「不僅是槍，所有聲音都不行呀！最不能使用就是拖拉機，不僅聲音大，而且還延續很長，那些傢伙定能立刻找到聲音是從那兒傳來的。

即使發電機的引擎，也傳得相當遠呢！我曾看到好幾次引擎一發動，那些齒裂便轉向這裡走來。」

「的確如此。不過齒裂是種植物，說牠〝聽〞得見聲音這種說法，實在有點兒奇怪啊！」

「那些傢伙就是聽得見啊！」

「哎，算了，反正想想辦法吧！」

我打算利用齒裂那不可思議的能力，設置一個圈套。

第一次的圈套是像風車似的東西，這東西被設置在距離農場柵欄約八百公尺的地方。

風車型的圈套，受風吹送會不斷發出很大的響聲。

嘰嘎咚、嘰嘎咚

受此種聲音所誘，不僅其附近的齒裂，甚至在柵欄旁邊數以百計的齒裂；也都成群結隊而來。

「唔！就是現在！」

我和蘇珊乘著車子，把火焰噴射器的火焰噴到齒裂群上，全部將牠們燒死。

這種方法，在第二次使用時仍舊很順利；可是到了第三次，無論風車怎樣旋轉，牠們也不靠近了。

我又想出另外一種陷阱。

我在農場柵欄的一段開妥一個入口，然後由此向著裡面，圍成像海灣一般形狀的新柵欄。

我先把入口打開著；用發電以引擎的聲音來引誘，於是齒裂便接二連三地進來。兩天後我關掉入口，然後用火焰噴射器將兩百多棵的齒裂一起燒死。

當第二次使用時，齒裂便完全不再集中了。即使改變使用地點，也是同樣的情形。最可行的方法，乃是每隔幾天帶著火焰噴射器環繞柵欄的四周掃除那些奇異植物。然而這種方法的缺點則是花費時間太多，以及用了許多火焰噴射器的燃料。

我曾經向密集在一起的齒裂發射二、三次舊砲，其結果並無預期的效果；畢竟牠是種植物，受了嚴重的傷也不會死。

如此，雖想出種種方法，嘗試過新的陷阱；但隨著日子的消逝，柵欄外面的齒裂植物仍然有增無減。

有一天早上，蘇珊跑進我們的寢室大聲叫道：

「那些傢伙完全把我們的房子包圍起來了！」

蘇珊因為要擠牛乳，所以起得很早。臥室的窗子很光亮，可是一到樓下則整個昏暗起來。

我感覺奇怪，便要蘇珊開燈。電燈一亮

，竟看到緊貼在整個窗子上的葉子。

「不得了呀！」

我急忙關閉寢室的窗戶；毒鞭已從下面伸上來，砰然一聲打在玻璃上。

房子四周的牆壁邊，已有無數的齒裂植物，互相重疊地站立著。

「非到外面的貯藏室拿火焰噴射器不可了。」

我急忙着手準備，我穿上厚衣服，戴手套，戴著皮質盔形帽，在鐵絲面具下，又掛上防塵眼鏡，手裡拿著最大的菜刀。

一來到院子裡，它們便擁擠過來；向我進攻；我拿著菜刀一面殺出重圍，一面前進。

毒鞭接連不斷地擊中鐵絲面罩，面罩立刻變得濕淋淋；毒液形成細霧進入面罩裡，使眼鏡模糊不清。

好不容易才跑到貯藏室，摘掉眼鏡，洗了臉。

歸途中我有了火焰噴射器，在印有足跡的地面上，只要迅速一吹，使火焰噴射出去，齒裂們便會讓出路來。

回到屋子裡，我從二樓的窗戶探出身子，拿著火焰噴射器向四面發射，大部分的怪物都

被火焰燒着。

蘇珊也準備好整束，開始用另一具火焰噴射器來消滅怪物。

不久，齒裂們留下同伴焚燒的屍體，開始退却了。

「以後看你了呀！」

我把房子交付蘇珊，開始出去追擊。

一部份農場柵欄被破壞了，另外一批齒裂形成一股搖擺的綠色大浪，由缺口處攻進來。

我從正面發射火焰，齒裂停止前進，同時開始返回原先走來的路綫。

再次把火焰撒在牠們頭上，牠們更是加緊逃命。

等齒裂的踪影完全消失之後，我開始檢查柵欄的破損程度。牢固的欄柵約有二十公尺長的距離，木樁被折斷，鐵綫被拉得斷成小塊，有的甚至倒在地面上。

我請喬吉拉和蘇珊來幫忙，並花了一天的時間修理。

「那些傢伙也許半夜裡還會來破壞柵欄呢！」

蘇珊說。

正如其所言，想構築一道能抵擋好幾千棵齒裂大軍的柵欄，實在是不可能。

「在柵欄上通電看看。」

我想到了科學的方法。

我把在城裡所發現的軍用發電機，連同拖車一起運來當做動力源。

我和蘇珊兩人，把電線圍繞在發電機上；這並不能整天開著電流。因爲發動發電機必須花費許多珍貴的汽油。

因此，便決定一天僅通電一、兩次，而每次有數分鐘的時間。

即使齒裂似乎也害怕電流的刺激，因此不敢接觸柵欄。

我們便在內側的圍牆上裝置警急用的電線，以便柵欄遭受破壞時，能立刻防禦。

電流作戰並非長久有效的利器。齒裂們在電流通過時離開柵欄；而在電流切斷之剎那，便又立刻靠上來。

「那些傢伙好似能利用發電機引擎的聲音，分辨出電流是否通過一般啊！」

蘇珊說道。

齒裂眞能分辨出發電機引擎的聲音及電流的關係嗎？

由於經驗之累積，齒裂的智能確實急速地增加。

我們配合種種方法，一面阻止齒裂的侵襲，一面在柵欄中不斷的致力於農業的生產。

是天災？或是人禍？

第六年的夏天來臨了。

有一天，我和喬吉拉來到海邊。第比多已長大許多了，因此交給蘇珊託管也無所謂。

道路很壞，我們使用後輪是履帶式的卡車。

已經很久，我們倆人沒一齊出來玩過了；我們並排坐在俯視英倫海峽的斜面上。炙熱的太陽照射在白色的沙灘上，過去曾是熱鬧非凡的海邊，現在已看不到半點人影，也沒有漂浮在海面上的船隻。

和往昔沒有改變的是那唯一翺翔在海面上的海鷗。

「我們到底爲什麼而活呢？只是抵禦齒裂的侵襲，而終此一生嗎？比爾，你是個齒裂的專家，難道沒有方法將那些傢伙一舉消滅嗎？」

喬吉拉問道。

「我想方法是有的。只要製造出撲殺齒裂的藥品，或是控制齒裂的性質，或使用馴服植

物的荷爾蒙製劑便可以了。然而，這必須有實驗所及設備，以我個人的力量根本毫無辦法。現在我們唯有從齒裂的侵襲中保住生命，然後設法忍耐，以期待下一代的來臨。我打算將自己所知道的知識，全部教給第比多；關於生物學或生化學的書籍，我也收集了很多。」

我只能如此回答道。

在沙灘前方的原野上，四棵齒裂搖搖晃晃地橫越而過；喬吉拉一面俯視那些齒裂，一面深鎖眉頭說：

「我曾經想過那些怪物可能並非植物，而是動物；一棵一棵雖沒什麼大不了，可是，一集攏起來便可發揮動物之智能；就像螞蟻或蜜蜂似的，爲了某種目的，而集中力量共同奮鬪！

而且，那些傢伙似乎也有學習能力呀！一次落入你所設計的陷阱之後，第二次起便會小心注意，不會再犯。這到底是誰想出來，要在世界各地栽培那種東西呢？」

「這不能歸咎於任何人；從齒裂所提煉出來的食用油，確實給予爲糧食不足而煩惱的人們，喘了一口大氣呀！只要不發生六年前的失明事件，人們也不會受齒裂虐待的。」

「是的，眞是天災呀！由於地球進到慧星尾部，大家才會看到流星雨。」



「你認爲那些流星雨是天災嗎？你還相信那是慧星尾巴所下的嗎？」

「比爾，你是說那並非慧星的關係？」

喬吉拉張大驚異的雙眼注視著我。

「是啊！」

我點頭道。

「那麼，是什麼？」

「是人禍呀！」

「人禍？」

「是的。」

我仰望著海上廣濶的藍空，繼續說：

「在天空中，有無數的衞星武器到處飛躍著；或許現在也正繼續在地球的四周環繞著。其中被稱爲核子物質，放射性物質、細菌、濾過病毒等等，均只須在地上一按按鈕便會爆炸。

假若根據地球上的一道指令，而爆炸了其中一顆衞星武器，那麼人類和家畜們的眼睛……

如果將燒毀視神經的放射綫，胡亂散佈到全地球上的話……。」

「哪會有這種事呢？世上會有做出像魔鬼那麼狠毒之事的人嗎？……我實在難以相信呀！」

「當然，這沒有證據，或許是意外也說不定；那些流星群也許確實是掃把星所爲；因其中之一偶然碰撞了衞星武器，而使其爆炸。

如果這麼想的話，那麼，這次的意外疾病便能說明了。那並非傷寒；不管怎麼說，那一定是衞星武器爆炸之後，散佈出細菌或濾過病毒，而使新型傳染病流行在整個地球上。人類創造了衞星武器，而且相信本身能夠完全地控制它；然而，一旦有了錯誤，卻沒有完全抑制偶發事件的方法。我們一直在不斷的冒險中，最後還是失足墜落了。」

喬吉拉點頭說道。

「如果真如此，我們可得警告我們的子孫，別再犯同樣錯誤。」

此時傳來一陣微弱的聲音。

我們遠眺西邊的天空，有一點狀物體，沿海岸平行地慢慢靠近來。

「是直昇機啊！」

喬吉拉興奮地歡呼著。

我立刻擺動雙手。

「喂—！喂—！」

直昇機在四、五公里之前，突然改變航路，而轉向內陸方向去了。

雖然沒有連絡上，可是只要看到直昇機的蹤影，我們便覺信心大增。因爲我們已知道，在哪個地方有著使飛機飛行的强大團體存在。

我們坐進卡車，踏上歸途。

到達夏寧谷的路程約過了一半時。

「你看！」

喬吉拉突然叫喊道。

從小山的半腰，冒出一縷一縷的黑煙；那兒正好是夏寧谷農場的附近。

「失火了！也許就是我們家呢！」

我將卡車加足馬力。後輪是履帶式的輪胎，雖然在壞路上好走，可是速度卻很慢。

逐漸靠近後，火源的位置已看清楚了；正如所料，就是在夏寧谷農場。

卡車一面迸開齒裂所打在窗戶上的毒鞭，一面在原野的道路上奔馳著。

當轉過最後的轉角，始見到火災的全景；所燃燒著的東西，並非房子的建築物，而是堆積在庭院上的柴火堆。

我稍微鬆了一口氣，就鳴著警笛；蘇珊跑來拉著開門的繩子。

我們驚訝著有人將車子開進庭院深處。

原來，草坪中央正停著直昇機！

我們一下車，便有一個男人從屋子裡走出來；他是個高個子的金髮男子，身上穿著皮上衣和馬褲。

（以前好像在哪兒見過；是在哪兒呢？……。）

我正思考之餘，對方已揮著手，爽朗地笑著說：

「你是比爾梅遜先生吧！我是艾班．辛普遜。」

「啊！我記得；就是那晚坐直昇機到大學來的人吧！」

喬吉拉說。

「我也記得妳，喬吉拉．布雷頓，女作家、作品是〝女性的冒險〞…。」

「錯了；我是喬吉拉，梅遜，農家主婦，作品是〝第比多梅遜〞…。」

「啊，是的、是的。現在我正在你家欣賞妳那可愛的作品呢！」

艾班微笑著說。

我無法悠哉地聽取那些話。

「你，那些火？」

「是蘇珊聽到直昇機的響聲，而點燃報信的狼烟；眞是腦筋靈巧的小姐啊！」

由於風正吹向與房子相反的方向，因此，無須擔心會延燒到房子。

我們走進屋子裡。

「對了，麥可畢德利說見到你，要先向你致歉。」

艾班說出奇怪的事情，連我也不知他指些什麼。

「爲什麼畢德利要向我道歉呢？」

「關於齒裂的事呀！你說齒裂危險，他不相信，結果遭受了相當嚴重的損害。」

「原來如此…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呢？」

「我是問過柯加，然後再加以推測的。」

「這麼說，柯加還活著嗎？……」

「是的。現在在我們的共同組織裡工作，是個能力很强的人。」

艾班吃完飯後，邊喝著白蘭地，邊和我們長談著。

迎接天明

麥可畢德利的共同組織和芙洛蓮絲‧迪蘭特她們分開後，便離開汀夏姆莊而轉向東北方，進入奧克福托夏。

畢德利他們並未繞道比希斯塔，而且連那地方的名字也沒人說；原來這是迪蘭特向我及柯加撒謊的。

畢德利他們找到一間大宅邸住了進去；由於遭受大批齒裂的襲擊，於是柵欄的加强便成爲主要的工作。

第二年夏天，畢德利他們移到外特島；在這裡也有許多齒裂，只要將其消滅，便無須擔心此地會產生新的齒裂來。想防止齒裂植物，利用水是比利用火要來得有效。

當然，每年一到秋季，齒裂的種子便乘風過海飛到島上來；翌年春天所有人員便環島步行

，以將齒裂的萌芽全部拔除。

如此，畢德利他們好不容易才有時間著手於共同組織的組成。首先是耕種島上的農地，以圖謀食物的自給自足；其次則訂定增加有才能之同伴的計劃。

艾班駕駛直昇機在本土上空飛行，只要從上空發現到散佈在各地的小組織，便去勸誘使其與外特島的共同組織合併。

有些團體願意合併，有些則拒絕；甚至也有開槍追逐艾班的集團。

一年之內，外特島共同組織的人數，約增加了三百多人。

艾班遇到柯加的隊伍，乃僅約一個月前的事情。

柯加和我分手返回汀夏姆莊，過幾天之後來了兩個從倫敦去的女人，於是便帶來了同樣的傳染病。

僅僅幾天的時間，疾病便蔓延起來，汀夏姆莊的人們一個一個地病倒了；若再磨磨蹭蹭地拖延下去，就會全部死光。

柯加乃決定帶領健康的人，轉移到別的地方。迪蘭特不想移動，於是便說，照顧病人是其職責，等料理那些人之後會追趕過去；結果她始終沒追去。

柯加他們的轉移很痛苦；病人接二連三地增加，爲了淘汰那些病人，不得不三度更換居所。

最後，來到了頂波夏。他們在那邊築起圍牆的柵欄，一面與齒裂抵抗，一面努力奮鬭達三年之久。由於消滅齒裂花費不少的時間與精力，因而，對於共同組織的組織創設，完全毫無進展。

這時，艾班的直昇飛機出現了。

柯加毫不猶豫地，決心與畢德利他們合併。他們將行李堆積在漁船上，帶著同伴於兩星期後到達了外特島。

「柯加說你可能在薩西庫斯附近，要我立刻來找；我才趕緊跑來。」

艾班望著我的臉。

現在，在外特島上以畢德利爲中心，爲了找出消滅齒裂的科學方法，正打算成立研究班。

「據柯加所言，聽說你是個齒裂的專門生物學家啊！你是否願意到外特島來，做爲消除齒裂的領導人呢？畢德利也說，他絕對歡迎你和你的團體一起去。」

「謝謝。」

我的心裡已經決定了，不久，艾班坐進直昇機中離去。

機影消失在西南方的晚霞中，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每一個人。

今後，若繼續留在這個農場，會變成什麼情形呢？

對喬吉拉和梅亞麗來說，也許還會生下小孩；對蘇珊而言，也非得給她結婚育兒的機會不可。

團體的人數逐漸增多，而農作物的生產卻無法如所希望地增加；不久，糧食不足的困擾勢必降臨吧！

其他的物資也逐漸減少，首先由燃料開始，繼而鐵絲也用盡；而柵欄之外的齒裂們則正等待那一天的來臨。

雖然離開夏寧谷農場，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是如果爲了下一代的未來，除了退到外特島之外，實在別無他法。

「總而言之，這只是戰略性的退卻；有一天我們還是會回來。爲了大規模的除去那些可憎的齒裂，收回我們的土地，只好暫時退卻了！」

喬吉拉說。

於是，我們開始着手於搬家的準備；為了調查新居所，我到外特島會見了柯加和畢德利他們。至此，我同時把以前所收集的貯藏品和用具，分成數次搬運到新的住處去。

有一天早上，蘇珊說：

「儲存的薪柴沒有了呀！」

「好，去取煤炭吧！只要能用到搬家之前就夠了。」

我和蘇珊一起乘坐卡車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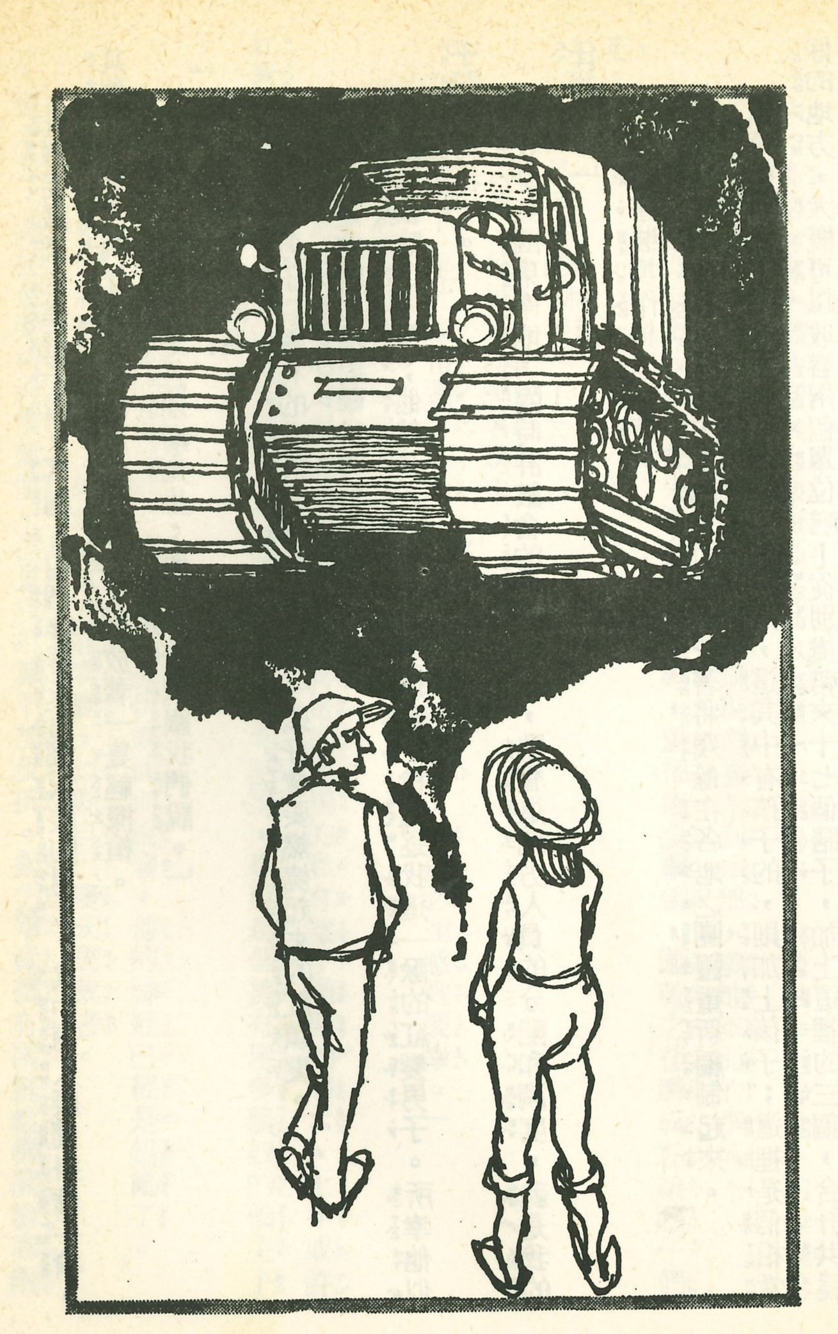
到最近的鐵路煤炭集聚地，雖然只有十五、六公里而已；可是由於一部分道路損毀，不得不繞道而行。以致時間花費許多，回到家時天色已開始暗下來。

在庭院上停著奇怪形狀的車子。

「這是什麼東西？」

我走進車旁仔細看著。那是在軍用的履帶上，裝上卡車的車體；整個看起來，有如汽艇和有蓋卡車的混合物。

「總而言之，有客人來了。」



我催促蘇珊走進屋子裡。客廳有四個穿著灰色溜冰裝的男人，其中兩人腰間掛著手槍，其他兩人坐在椅子上，而兩人之間的地上則放著一隻輕機槍。

「比爾，這一位是托連斯先生；他說有話要跟我們說。」

喬吉拉冷冷地說著。

其中一個男子以銳利的眼神望著我。他有一頭好像要燃燒起來的紅頭髮。

（那不是當時用槍射擊我的男子嗎？）

我暗地裏吃了一驚；他就是在哈姆斯第多揮動手槍追逐我這一隊的紅髮男子。所幸他似乎記不得我了。

「我是英國東南地方臨時評議會的行政首長，監督這地方人員的分配和調度，就是我的任務…。」

紅髮男子裝模作樣地說著。

評議會在布萊頓設置地方本部，而正施行著將殘餘在各地之團體重新編制起來。

「每個單位十個瞎子和一個看得見的人，這其中有孩子的，則加上孩子；這裡是個相當好的地方，大概可以收容兩個單位吧！從別處帶來十七個瞎子，加上這裡的三個，合計共為

二十人；當然，有小孩的話，也加在那部分。」

托連斯將夏寧谷農場的管理交給我，而蘇珊則需被帶到本部，讓她做別的事情。

另外，托連斯又勸我說，如果糧食覺得不夠，就把齒裂擊倒，晒乾之後磨成粉給瞎子們吃。

「那是家畜的飼料啊！」

我一抗議，托連斯則笑著說：

「瞎眼的人是比家畜還不如的；只要能繼續活下去，他就必須感到慶幸。」

之後，又像要討好我似地補充說：

「如果依照評議會的方針去做，你便能取得這座農場的私有權；剛開始的六、七年或許比較辛苦，不久之後孩子們長大成人而會工作；換句話說，你就是個擁有衆多農奴的領主了。」

這些話在眼睛看不見的戴尼斯、梅亞麗和裘伊絲面前說著，他的神經已經是錯亂了。

托連斯便是想將新的封建主義社會奠定在英國，以期自己變成獨裁者。

雖然我一開始便覺得非常氣憤，但是我打算不加反抗。對方畢竟擁有兩挺輕機關槍和兩

支手槍，而且托連斯又是個將人當做螻蟻之輩殺害的人。

「我們邊吃飯邊談吧！我還想更詳細地請教你呢！」

我說著讓托連斯他們安心的話，而招待他們到餐廳；然後伺機向喬吉拉輕聲說：

「給我準備最上等的酒菜，讓大家吃個飽，並招待托連斯他們，把最上等的酒讓他們喝得飽；吃完飯後，我暫時離開。爲了隱瞞他們，不妨將唱片放開，讓他們熱鬧地喧嚷胡鬧。另外還有一件事：任何人絕對不能談起外特島，以及畢德利他們的事情。」

「知道。」

喬吉拉微笑道。

不久之後，熱鬧的晚餐開始了。托連斯他們飽飲最好的酒，已經胡鬧起來了。

我找了一個適當的機會，偷偷地溜出餐廳。

搬家的行李，老早已準備好了；我把毛毯、衣物、糧食等包袱，一個一個地裝在儲藏室中那輛半履帶式的卡車上。

我拉出油槽車的管子，把汽油充分注入卡車的油桶。

接著，走近托連斯他們的奇異車子邊，把一瓶蜂蜜灌進汽油桶裡。

如此，準備已完成了。

我若無其事地回到宴席上，和大家一起喧鬧著。

兩小時後，托連斯和三個部下都已經醉得不省人事，酣然地睡着了。

我向喬吉拉做手勢，然後走向儲藏室。

月亮已昇上來了，微弱的白色光芒照射在庭院上。

其他的人也陸陸續續地走到明亮的庭院裡。布雷特夫婦和裘伊斯走在前面，雖然三個都是看不見的人，可是因爲已熟悉自家的環境，也無需拉手行走。

其後則是喬吉拉和蘇珊，每人各抱一個小孩。

我讓喬吉拉和第比多坐在助手席上，其他的人則坐在後面座位，然後爬上駕駛台，呼出

突然，第比多發出了睡覺打鼾的聲音，喬吉拉急忙按住他的口。

一口大氣。

柵欄外面的齒裂，仍像往常那樣吱嘎吱嘎地響。

我發動了卡車的引擎，然後將前進齒車排入第一檔，避開托連斯的車子繞了個大圈，接著就加速度朝著大門衝過去。

堅固的擋泥板把大門嘎喳嘎喳地壓塌了，接著車體越過鐵絲網及折斷的木板，同時輾倒了十幾棵齒裂。

其他的齒裂，從原野道路的兩側，瘋狂似地襲擊過來。逃出了怪物們的攻擊，爬上上坡路，我將卡車停在能夠俯視夏寧谷農場的地方，關掉了引擎。

房子的窗戶仍然亮著燈光，奇異形狀的車子已開亮了大燈。

發動機呻吟著，引擎轟隆轟隆地響著，同時履帶的方向，也開始轉向大門。

然而，尚未完全旋轉一圈，引擎已發出「碰—」一聲停下來了。這是汽油攙混了蜂蜜之故。

發動機仍然嗚嗚地響著，可是引擎再也不動了。

齒裂的行列，已從倒塌的門的地方進去了；它那細長的樣子，在月光和車子大燈互相攙雜的亮光中，令人毛骨悚然地擺動著。

看到這裡，已經夠了。

我跳下卡車，除去纏在卡車前面的東西，然後又擦掉車窗玻璃上的毒液。

回到駕駛台上時，小兒第比多仍在母親懷中安祥地熟睡著。

我擁吻了喬吉拉之後，便發動了車子。

卡車越過了山嶺，便朝著西南方的海岸駛去。

這是向著光明未來的出發。

（完）

解說

招致人類之毀滅的科學武器

A武器之恐怖

科學武器經常被稱爲一把雙刄的劍。此乃由於它能帶給人類幸福，同時亦有招致意想不到之災禍的緣故。

現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均爲公害問題所困擾；以爲人類創造幸福的目的，而逐漸發達的科學技術，破壞了自然環境，導致大氣污染以及海洋污染，因而遂變成威脅人類生存的東西。

各各先進國家，好不容易地發覺了公害的可怕，因而開始著手於防止公害的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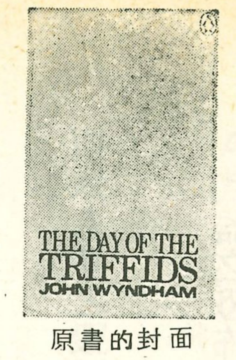
然而，人類在此刻卻已擁有了比公害更爲可怕的東西；那就是A武器和BC武器等等的科學武器。A（原子）就是核子武器，B（細菌、生物學）即生物武器，C（化學）亦即化

學武器。

現在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有美國、蘇聯、中共、英國、法國五個國家；而其數量只要是美國所擁有的量，便足以將全人類完全消滅的。

當然，每個國家都宣稱「為維持和平才擁有核子武器，因此絕不會自己先使用核子武器，來攻擊對方。」可是，每個國家卻都為了若遭受核子武器的先制攻擊，隨時隨地都能立刻施以反擊，而擁有核子戰略體制。

例如，美國為了儘早知道蘇聯的核子導彈飛彈之來臨，便從阿拉斯加、加拿大北部，直至格陵蘭，連續設置了警報雷達網。



原書的封面

同時還在大氣層外，還發射了一〇〇顆以上的偵探衛星。這些偵探衛星包括有雷達、照像機、電波改受機、紅外綫、紫外綫、X綫探測機等等，不斷地監視著蘇聯和中國大陸的領土。

如果蘇聯或中共領土內顯示出核子導彈飛彈被發射出去，或蘇聯的衛星武器有任何攻擊性的行動，其情報便立刻傳到奈布拉斯加州之奧瑪哈的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之地下戰鬥司令部。

地下戰鬥司令室裡，將情報送進電子計算機中，如果知道是「敵人的核子武器」，便立即向戰略轟炸機隊下達出擊的命令。以B52.為主力的戰略轟炸機隊，便裝載氫彈，不斷地巡邏在世界各地的上空。

同時，向全世界的戰略空軍基地，下達緊急迎戰準備的命令；並命令核子導彈飛彈基地，進入準備發射的狀態。連接在核子彈頭的導彈體，很早就已瞄準了蘇聯或中共的軍事基地和主要城市，任何時間都能立刻發射的。

此外，ABM網的引導飛彈迎擊系統，為了擊破敵人的ICBM（洲際引導飛彈），完成發射準備；在太平洋、北冰洋、北海等地的核子潛水艇，也開始準備以核子引導飛彈的報復攻擊。

蘇聯的ICBM到達美國約花費三十分鐘；在這三十分鐘前為了施予報復攻擊，約可在十分鐘內完成所有準備，剩餘的二十分鐘，則給予總統下達是否按下發射按鈕的最後命令。

萬一敵人發動核子武器之先制攻擊的情報是錯誤不實的，但或許也會因此錯誤，自然而然地突入核子武器戰爭的危險。事實上，這種情形也有好幾次眼看就要發生的。

由意外所開始的核子戰爭

在科學幻想小說中，有許多是以情報之錯誤，或機械的失靈等意外，而導致核子戰爭，來做為小說之體裁的。其中尤以英國作家比爾修特的「海邊」最為有名，而且也被拍成電影。

這個故事是以美國的核子動力潛水艇史可匹奧號，要進入澳國的美爾鮑倫港口時的情形為開端。美爾鮑倫原是個熱鬧的城市，可是仔細一看，汽車已全部為馬車所代替；而且城裡的每一個人，臉上均浮現出暗然、絕望的表情。這也難怪，因為每個人都受到放射能的侵害，其命運唯有等待死神的來臨。

幾個月前，中東紛爭發生時，由於聯合國把阿拉伯的飛機，錯認為蘇聯的飛機，於是遂引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北半球的所有國家，已全被數千顆的核子飛彈所滅。所以僅存的一艘史可匹奧號，才逃到南半球的澳國來。

然而，飄浮在大氣層上空的死灰，卻隨著季節風的來臨飄到南半球，且降落在澳國境內，因此所有人便一天天地接近死亡。

不久，澳國當局將自殺用的葯片交給市民們。然而，史可匹奧號的乘員們則要求，如果非死不可則就死在美國身邊。於是史可匹奧號便默默地駛離了美爾鮑倫港。

另外由尤金巴第克哈具．威拉所共同創作的「費魯則夫」，則是因傳遞情報的機械錯誤，而引起核子戰爭的故事。

有一天，有六架美國戰略轟炸隊的B47.轟炸機，由於機械錯誤，因而以為已經發生全面戰爭，便依照預先所被交付的任務，直往蘇聯本土，戰略空軍司令部，已沒有時間喚回這群轟炸機，因此，美國總統為了避免戰爭，便通過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的熱線（直通電話），向蘇聯首相通報這件意外，並託其擊落這六架戰略轟炸機。

蘇聯空軍立刻施予迎擊，雖然擊落了兩架，可是剩餘的四架卻飛到莫斯科上空，投下了氫彈。獲知這個消息的美國總統，則命令美國戰略空軍，親自在紐約投下氫彈，以證明美國方面並無敵意。

這種情形的事情，並不只限於S下的故事中，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也有這種可能性的發生。

BC武器之恐怖

BC武器也和A武器同樣，威脅著人類生存的可怕東西。

在C武器方面較爲有名的就是有毒瓦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初次派用上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發明了最新強力有毒瓦斯，在亞舒比茲及其他的強制收容所中，大量虐殺猶太人。

即使現在，各國也實行化學戰爭的準備，以及C武器的研究開發，而不僅限於有毒瓦斯而已。在中南半島的越戰中，美國空軍爲了驅逐躱藏在原始森林的解放軍，便撒下除草劑之類的農藥，採取使樹木枯萎的作戰方法。因此之故，人類和家畜便受到相當大的損害。

B武器似乎很早以前即被使用了。十八世紀時，法國軍隊也曾在印度，將帶有天然痘菌的手巾送到敵陣，而使天然痘流行的記錄。

不過，培養病原細菌來使用的情形，則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那時候，德國間諜撒下了病原細菌，使聯軍甚覺棘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德國等，又實施細菌武器的研究；後來在韓戰中，傳說美國又使用了細菌炸彈。

現在，在美國有大規模的生物學武器研究中心，以及生產工場，其實驗部隊也被派遣到海外。英國方面也有陸軍細菌研究所，以實施細菌武器的開發研究。

最近，做爲B武器而被研究著的細菌，有炭疽菌、臘腸菌、赤痢、傷寒、霍亂、鼠疫、流行性感冒、日本腦炎等等。這些細菌的威力，並不遜於氫彈。例如以臘腸菌來說，它雖產生於香腸或火腿之中，但僅需一盎斯（二八・三五公克），便帶有能使一億以上的人致死的劇毒。

或許每個國家都不想使用非人道的有毒瓦斯或細菌武器以先制攻擊，然而卻採取如果對方使用的話，我也使用的報復姿態，以進行研究開發。

因而，這亦與A武器的情形相同，一有任何意外，可怕的病源菌便被散布在世界各地，而有導致人類滅亡的虞慮。

以此種問題爲題材的S下中，有喬治・R・司鳩華特的「大地是永恒的」，威爾遜・達卡的「悠久而偉大的沈默」，以及小松左京的「復活之日」等等。

「復活之日」乃是以在英國細菌武器研究所中所完成的最新細菌武器MM八八，被秘密地偸出；而裝載此細菌的飛機卻在北義大利墜落爲開端，而開始了一連串的悲劇。

被稱爲MM八八的細菌，像流行性感冒的濾過性病毒樣，藉著空氣的傳染散佈在世界各地。而一旦進入人體中，便破壞神經細胞，引起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全身痲痺，最後奪取人的生命。對於此種疾病，非但血清無效，甚至完全沒有治療的方法。

數個月之後，全世界共死了二〇億人口，人類已面臨了絕滅的邊緣」。

像這樣的悲劇，能斷定它絕不會在眞實的社會中發生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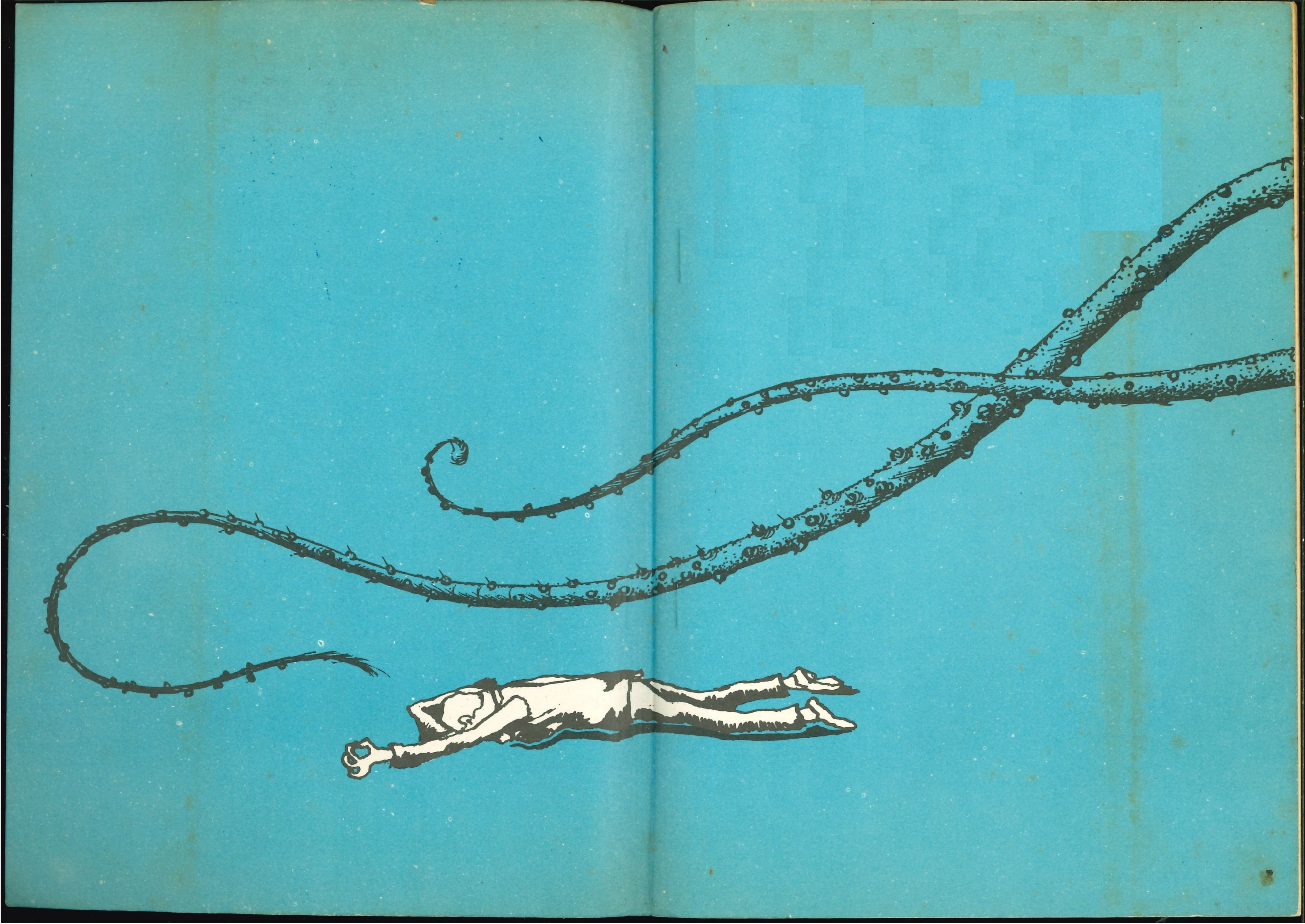
A武器和BC武器的問題，不同於公害問題，當然公害也有招致人類滅亡的憂慮，但這卻是由於爲了人類的發展和幸福，而過于濫用科學技術所引起的。而A武器和BC武器則是一開始即以殺傷和破壞爲目的而創造的。

今後，即使解決了公害問題，可是卻仍舊擁有A武器和BC武器的話，也是毫無作用的。

縱然美國、蘇聯、中共、英國、法國等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訂定了互不侵犯條約，實施了和平共存的宣言；但是只要相互間繼續著A武器和BC武器的發明競爭，人類絕滅的危機就不會消失的。

警告人類滅亡的S下，或許將變成眞實的情況也說不定的。

【全書完】



11 鋼鐵都市

艾札克・亞西摩著／陳櫻櫻譯

機械人是人類的敵或友？

遙遠的未來世界，地球人將居住在地下的巨大鋼鐵都市，由移民太空的子孫—太空人來控制。爲了偵破太空機械人學者被殺事件，地球人的刑事貝利和機械人的偵探丹尼爾，開始兜著案件活躍。「機械人工學三原則」的樹立，是機械人科學幻想小說的傑作。

